

海上漱石生先生輯

名人
巨著

多寶串

上卷

上海圖書館發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3 7949B

序

日月星辰。爲章於天。天之寶也。山川樹木。賦形於地。地之寶也。人亦有寶。曰筆。曰墨。曰紙。曰硯。以是四者。發爲文章。而宇宙間不可方物之事。不可殫述之言。皆得由是以傳。與日星河嶽相乘耀。此文字之所以可寶。而多寶串之所由輯也。多寶串之文。凡三百有二篇。作家一百十六人。皆曾散見於初發軔時之大世界報鴻雪欄者。大世界報鴻雪欄。向多名士。見貽之作。爲閱者所激賞。然報紙最易散佚。苟積年既久。什襲而藏者。恐世鮮其人。卽偶有之。檢閱亦殊感不便。是則何啻以瑰奇之寶物。僅作曇花一現。不復陳列諸多寶櫥中。以供世人之珍賞。微特有負作者心血。抑且使欲觀者不能人手一編。可慨莫甚於此。爰於編輯大世界報之暇。搜集諸名稿。彙成一書。以資瀏覽。顏之曰多寶串。寓珊瑚玉樹。瑪瑙珍珠。貫串而

多寶串序

二

成之意。間有漏刊之稿。滄桑不少遺珠。且是編僅自丁巳歲報中起。至己未止。庚申以出皆未列入。則當續輯二集。以公同好。夫我人閉戶著書。與閉戶讀書。皆一樂也。竊謂此多寶串出書。著者喜撰述之得傳。當其樂無藝。閱者喜獲此瓊琳琅玕之文。可百讀不厭。亦必欣賞有加。惟惜集中如樗癭閑閑吳秉恬三老。皆已痛赴道山。不得見是書之成。殊爲於邑不已。然而其人已逝。其遺文乃愈爲當世所珍。蓋讀其文者。必心儀其人。悵此後於多寶串外。欲再讀三老之文而不得。而此初集多寶串。乃益爲無價價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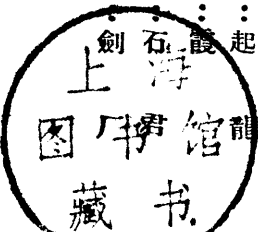
民國十二年癸亥巧秋海上漱石生序於退醒廬

多寶串上卷目錄

僧了因	：：：：：：：：：：：：：：：：：：：：：：：：：：：：：：：：：：：：：：：	：：：：：：：：：：：：：：：	穎川秋水
金陵豪飲客	：：：：：：：：：：：：：：：：：：：：	三	穎川秋水
江燕奴	：：：：：：：：：：：：：：：	五	尖 鳳
殷某	：：：：：：：：：：：：：：：	七	尖 鳳
蔡嵩承	：：：：：：：：：：：：：：：	九	尖 鳳
俠婢尋主記	：：：：：：：：：：：：：：：	一〇	夢 魁
血影	：：：：：：：：：：：：：：：	一一	子 英
奇丐	：：：：：：：：：：：：：：：	一三	叔 型
吳三寶	：：：：：：：：：：：：：：：	一四	濟 羣
登州府署之玄狐	：：：：：：：：：：：：：：：	一五	樗 癩
魯丐	：：：：：：：：：：：：：：：	一六	梅 初
獨眼僧	：：：：：：：：：：：：：：：	一七	莞 厂
鏡石	：：：：：：：：：：：：：：：	一八	樗 癩
海狗	：：：：：：：：：：：：：：：	一八	樗 癩

多寶串 上卷目錄

狐魅	：：：：：：：：：：：：：：：	一九	行 錄
某僕婦	：：：：：：：：：：：：：：：	二〇	閑 錄
五龍將軍	：：：：：：：：：：：：：：：	二〇	伯 蘭
金逸蟾	：：：：：：：：：：：：：：：	二一	樹 鴛
很毒女	：：：：：：：：：：：：：：：	二二	叔 型
義狗捉姦記	：：：：：：：：：：：：：：：	二三	陋 夫
記夢	：：：：：：：：：：：：：：：	二三	陋 夫
串月	：：：：：：：：：：：：：：：	二四	閑 夫
數千年之古樹	：：：：：：：：：：：：：：：	二五	樗 閑
登萊青道署古藤	：：：：：：：：：：：：：：：	二五	樗 癩
粵省食蛇之盛	：：：：：：：：：：：：：：：	二六	樗 癩
李成	：：：：：：：：：：：：：：：	二六	夢 仙
瘋僧	：：：：：：：：：：：：：：：	二八	起 龍
義貓記	：：：：：：：：：：：：：：：	二八	龍 館
神童	：：：：：：：：：：：：：：：	二九	石 館
葛雲飛軼事	：：：：：：：：：：：：：：：	三〇	劍 館



多寶串 上卷目錄

一百金點戲之趣談……………三〇：樹鴛

一文典……………三一：樽瘦

嚼燭……………三二：醉癡生

鉄公鷄……………三二：友菊

稻柴校董……………三三：滬春

飯給些……………三三：晉侯

殺姦奇案……………三四：蕭乘

九齡娶妻……………三六：聽月

黃河水……………三六：振武

蛇吞蛋……………三六：樹鴛

說虎……………三七：晉侯

水老鴉……………三九：醉癡生

離魂……………三九：醉癡生

魯鐵匠……………四〇：鐵崖

挖耳井……………四〇：樽瘦

鷄毛帚却賊……………四一：蒼蒼

海浴……………四二：天倅

蘇小小墓考……………四二：朱大可

潘虎……………四三：富華

黑毛狐……………四四：夢仙

奇胎……………四五：奇仁

廣州之龍……………四六：奇仁

九夫墓……………四六：霞

一角……………四七：夢仙

異卵……………四七：夢仙

記光緒乙巳川河海嘯……………四八：穎川秋水

傲僧受辱……………四九：維摩

高孝子……………五〇：聽月

李勇……………五一：秋鏡

裸姑山……………五二：樽瘦

毒蛇……………五三：瘦鷗

義鴉……………五三：聽月

大力姑娘：：：：：七七：醉樵
 李玉：：：：：七八：吳秉恬
 蜂：：：：：七九：吳秉恬
 瓊州盜：：：：：七九：達抱
 翠娥：：：：：八〇：周愛蓮
 鄉老殉國：：：：：八一：周愛蓮
 記林樂庭事：：：：：八一：叔豪
 林生：：：：：八二：梅癡
 戴某：：：：：八三：品瘦
 義婢：：：：：八三：莫釐秋白
 妖由人興二：：：：：八四：老朽
 趙忠：：：：：八五：梅癡
 某相國軼事：：：：：八六：梅癡
 某翁：石僧：：：：：八六：梁溪仲堪
 旋風：：：：：八七：滬春
 耳中長蟲：：：：：八八：滬春

奇夢：：：：：八八：叔型
 六壬術：：：：：八八：叔型
 濟陽涉河：：：：：八九：樗瘦
 濟南名勝：：：：：八九：樗瘦
 鄭烈女：：：：：九〇：香瘦
 錢串幻蛇：：：：：九一：閑閑
 應氏婦：：：：：九一：閑閑
 天后宮：：：：：九二：樗瘦
 余節婦：：：：：九二：樗瘦
 金小媛媛：：：：：九三：香瘦
 再世奇緣：：：：：九四：陋夫
 張秀寶：：：：：九：閑閑
 黃碧霞：：：：：九六：滌煩
 玉梅花館主：：：：：九七：閑閑
 記金壇庚申之難：：：：：九八：樗瘦
 嚴桐孫：：：：：九九：柏上

題壁詩	九九	劍	廠
縣署狐	九九	大	炎
潘道士	一〇〇	樗	瘦
花妖	一〇二	達	抱
葉嘉生	一〇二	達	抱
亳州盜	一〇三	蔣鶴鳴	
寺前薄荷	一〇四	梁溪仲堪	
夢兆	一〇五	梁溪仲堪	
殺虎	一〇六	李夢癡	
龍涎香	一〇七	蠶	魚
袁瞎子	一〇七	蠶	魚
計飛久	一〇八	朱	甦
跛僧	一〇九	石	龍
牛護幼主	一〇	岳	
八先生	一一	朱	甦
朱坤寶	一一	朱	甦

多寶串 上卷目錄

黃彪	一二	蠶	盒
婚姻趣聞	一三	梅	癡
義賊	一四	岳	
石鼓	一四	達	抱
石工	一五	達	抱
丁海珊	一五	冷	人
記沈孝子	一六	冷	人
瀚海車圍	一七	達	抱
貴妃遺像	一七	達	抱
王道平	一七	岳	
葉成島	一八	達	抱
騾車比賽	一八	達	抱
白雲觀道士	一八	達	抱
祝由科	一九	岳	
某幕僚	一九	蠶	盒
殺子慘	二〇	失	名

名
人
巨
箸
多
寶
串
上
卷



編輯者 海上漱石生
校訂者 鑽沙徐行素

▲僧了因

(潁川秋水)

僧了因。清道咸間。贛人。俗姓袁。佚其名。譽於才。而蓄於遇。侘傺無聊。嘗往來江浙游。名山水。以自遣。一日渡普陀。遇一老僧。龐眉皓首。衣履污敝。獨坐巖石間。見袁來。卽合十問訊。謂居士。從何許來。今夕從何許去。耶。時袁適行。路勞頓。遂亦趺坐。與僧問答。僧言觀居士面目。似非久困風塵者。奈何憔悴若此。生因具言平生踰躓事。且謂自問入世固無大功德。然亦未有大過惡。僧笑曰。以在生功過。衡窮通迂談也。意者其造因於前生乎。袁謬應之。僧曰。居士倘不嫌出家人多事。納有小德。可以略爲一試語。畢探懷出古鏡一大。如滿月瑩潔可愛。隨曰。持此可知前身種種也。生殊不信。姑窺之鏡中。忽網縊如雲霧。旣而從雲霧中隱約現一宰官身。有時或怒髯戟張。作呵叱恣睢狀。有時或卑躬偻促。作趨踰委蛇狀。如是者各十餘次。每一次後。其冠履服色亦必改觀。袁罔識所謂。請於

僧○僧○嘆○曰○居○士○慧○心○人○奈○亦○不○解○此○中○三○昧○耶○細○味○之○自○得○毋○煩○老○僧○饒○舌○也○無○何○雲○霧○又○起○而○所○謂○宰○官○身○者○恍○惚○化○爲○龐○然大○物○面○目○模○糊○身○體○臃○腫○袁○急○呼○僧○曰○嘻○是○豈○亦○僕○之○前○生○耶○僧○點○首○曰○或○然○居○士○幸○諦○視○之○袁○素○患○近○視○至○是○遂○移○步○置○日○光○中○逼○視○則○公○子○彭○生○化○身○也○袁○怒○曰○汝○何○戲○我○亟○取○鏡○擲○僧○懷○示○不○欲○觀○僧○曰○子○毋○然○有○因○斯○有○果○請○觀○其○究○竟○語○次○仍○持○鏡○授○袁○袁○因○詳○細○觀○之○則○歷○見○其○受○種○種○宰○割○之○苦○如○是○者○亦○約○十○餘○次○始○止○而○雲○霧○又○作○矣○霎○時○復○從○雲○霧○中○現○一○角○紅○樓○珠○簾○半○捲○簾○內○隱○約○坐○一○年○事○十○八○九○之○女○郎○豐○容○盛○鬢○秀○麗○天○成○而○珠○翠○之○精○瑩○綺○羅○之○豔○麗○尤○爲○得○未○曾○有○第○見○其○有○時○面○露○喜○色○嬌○憨○跳○盪○侈○肆○殊○甚○有○時○易○以○怒○容○則○暴○厲○恣○睢○令○人○不○堪○畢○視○環○而○侍○者○四○五○輩○女○郎○咸○頤○指○氣○使○不○少○假○以○辭○色○此○四○五○輩○者○亦○屏○息○重○足○一○維○女○郎○之○指○揮○是○聽○若○不○勝○其○數○觥○者○袁○舉○以○詢○僧○曰○是○亦○僕○之○前○生○耶○僧○曰○然○袁○生○曰○若○果○生○生○世○世○如○是○雖○不○幸○作○女○子○身○子○亦○甘○之○矣○言○畢○重○視○則○向○之○所○見○諸○人○俱○杳○其○衣○綺○羅○被○珠○翠○高○坐○於○紅○樓○簾○下○者○忽○爲○一○醜○婦○而○匍○匍○於○此○母○夜○又○膝○前○者○其○面○龐○恰○似○前○此○中○事○十○八○九○之○女○郎○旁○立○一○健○婦○持○鞭○作○欲○撻○狀○女○郎○掩○袖○嬌○啼○若○不○勝○其○酸○楚○者○袁○亦○不○覺○淒○咽○曰○噫○人○事○反○覆○何○其○速○耶○僧○曰○在○今○日○鏡○中○窺○之○一○彈○指○頃○耳○實○則○因○果○相○乘○已○非○一○世○矣○語○畢○僧○笑○欲○索○還○其○鏡○袁○反○不○忍○擇○手○從○而○復○觀○其○異○則○一○切○無○有○僧○曰○觀○止○矣○袁○曰○彼○此○相○除

罪惡宜清除盡矣。奈何今生猶困頓耶。僧曰：恐宿孽猶未清耳。袁不覺下拜曰：師奇人也。向者弟子亦如墜雲霧中。故以世俗之見將一時功過衡窮通而怨天尤人。今知誤矣。願師有以點化之。以了夙因。遂自披薙出家。自號了因和尚。

▲金陵豪飲客

(穎川秋水)

客有飲於金陵市肆間者。年事約四十許。猜謎行令。酒興甚豪。同席者皆不勝酒力矣。而此客舉杯狂飲。若長鯨之吸百川。無一毫醜態。惟時酒客麈至。見其狀異焉。或進而問之曰：客飲能幾。何答曰：可五十斤。或駭曰：客縱豪於酒。烏能飲五十斤者。客曰：固也。子姑坐。請畢其辭。乃續爲之語曰：僕少年時無他好。惟酷嗜杯中物。終日在醉鄉。非極醑酊不止也。時同邑有沈姓者。業燒鍋。與余先代爲世讎。至余年十四五時。兩家上人皆作故。於是由戚友之介紹。遂棄舊讎而卽新好。兩無間言。豈意余性率直。固坦白無城府。而沈實深心人。謀所以處置余者屢矣。一日有友邀飲。沈亦在座。酒至半酣。余嫌酒味薄劣。擬請主人更易。沈乘間攙言曰：此間無佳釀。君所知也。雖十易恐亦無以當足下意。某日盍至僕許。當有良醞餉君也。僕聞言喜甚。亟諾之。至期晨而往。果獲美酒。及晚始醉飽以歸。自是與沈交益密。每隔數日。沈例遣奴子招飲。飲必盡量。時室人嘗正言規諫。謂觀沈舉動。雖似忘却。

前嫌。然人心叵測。不可不防。故沈處不宜多往。縱往亦不宜過飲。余雖諾之。惟自飲沈酒後。覺他處縱有醇醪。皆不足以沁脾適口。故仍時踵其門焉。某年端陽令節。沈特設盛筵宴客。是日之酒。忽較平日飲余者為薄。余異焉。私詢於沈。沈亦低聲告余曰。君為酒客。故特備名釀。席間諸客。烏有此量。因與以次者。君果欲之。令臧獲取平日餉君者可也。乃命易以進。余則仍非是。余少年性急。又自恃為主人之熟客。即對沈請讓之。沈不憚。旁有沈乙者。主人族弟也。時似已醉聞而不平。大聲曰。何物惡客。敢以酒之優劣。對主人果欲飲者。明日自有異釀。敢來作終日飲。方稱豪量。否則不必喋喋聒人。自命酒徒。而反顯其醜也。沈亦從旁激之。余不覺盛怒。聞言弗稍讓。遂訂明日會飲之約。而返。既歸。見妻子迎於門。余備述所以。妻曰。余屢勸君勿省明日往。適不幸中吾前日之言。將奈何。正言頃。客有與余莫逆。而知兩家往事者。亦來余家。謂沈氏昆仲今日神色。非往常比。宜略慎焉。余聞言。隱自悔。恨然念勿往。則人將目吾為懦。蓋當時血氣方剛。明知機械變詐之在其前。仍不願規避。以取無用之名也。客知不可諫。即退。而妻則深憂之。即夕為余熬豚脂數斤。及晨強余飽啖。曰。此去幸無事。則如天之虛。否則亦不至喪命也。既啖而往。則沈氏兄弟迎於門。歡逾平日。曰。君信人也。今日可暢飲盡歡矣。余亦謫昨日之無狀。殊跼蹐。而主人則坦然。余心始安。登其堂。則已肴饌羅列。相將入席。即約各盡數壺。無何而主人玉山頹矣。所謂沈乙者。從

而。訕。之。余。亦。隨。聲。附。和。沈。乙。謂。主。人。不。勝。杯。酌。實。慢。容。幸。爾。我。尙。得。支。持。不。可。因。其。醉。而。失。興。此。間。有。司。事。某。亦。酒。徒。也。可。招。致。之。以。代。主。人。於。是。彼。此。相。勸。不。覺。爛。醉。而。家。中。二。健。僕。突。至。謂。主。母。不。幸。患。急。症。主。宜。亟。歸。時。余。雖。沈。酣。聞。是。語。亦。失。驚。遂。踉。蹌。返。未。及。半。途。見。妻。手。一。銅。盆。奔。馳。而。來。雙。手。持。余。首。力。搖。之。曰。子。其。速。吐。子。其。速。吐。余。既。被。搖。暈。眩。殊。甚。不。覺。腹。中。酒。皆。上。湧。乃。舉。口。大。吐。則。非。酒。而。實。火。也。熒。熒。一。碧。乘。勢。上。炎。大。擲。而。醒。後。吐。四。五。次。而。清。晨。所。啖。之。豚。脂。隨。之。俱。出。妻。乃。喜。曰。可。矣。不。足。憂。矣。隨。令。兩。健。僕。挾。余。以。歸。歸。而。困。頓。臥。床。不。起。者。兩。月。蓋。沈。既。與。余。家。爲。世。讎。固。無。日。不。欲。得。當。以。報。適。探。知。余。爲。酒。徒。故。處。心。積。慮。欲。借。酒。以。殺。余。因。輾。轉。以。求。結。好。致。余。之。戚。友。受。其。愚。而。代。爲。介。紹。余。亦。寡。於。閱。歷。而。入。其。陷。阱。也。所。幸。余。之。妻。父。亦。業。燒。鍋。故。得。料。其。事。而。預。防。之。預。防。之。而。亦。適。中。也。不。然。者。殆。矣。自。是。余。不。飲。則。已。飲。則。盡。吾。量。可。五。十。斤。客。自。言。皖。北。人。姓。則。已。忘。之。矣。

▲江燕奴

(尖風)

燕奴。光。黃。間。產。也。長。眉。入。鬢。媚。靨。生。春。所。謂。出。水。芙。蓉。不。假。雕。飾。其。嬌。豔。自。能。動。人。父。名。文。藻。爲。牖。下。老。貢。士。年。四。十。而。膝。下。猶。虛。故。謂。燕。奴。如。子。課。之。讀。無。不。解。之。義。年。十。四。失。恃。其。父。續。娶。一。婦。性。驕。悍。惡。燕。奴。慧。舉。燕。奴。書。

籍悉燒之。謂女子無才方稱美德。國家不膠科選女狀元。讀書何用。燕奴辯其非。是則益怒。披燕奴頰。至於流血。被面。父性懦。飭燕奴廢學習。女紅以將順慈命而已。其叔父買於吾邑。亦無子女。聞乃兄後婦虐待燕奴。遣人迎燕奴。至翌年而武漢革命軍起。兵火載途。燕奴思念老父。欲歸不得。然其叔自燕奴至。後營業日漸繁榮。馴至獲利三倍。吾邑高等實業師範各校學生爭趨其門。蓋意不專在購貨。而在一窺燕奴之驚鴻豔影也。燕奴之豔。遼近爭傳之時。燕奴芳齡已踰三五。於是。有登門問字者。其叔悉婉詞以諫。邑有少年唐敬陳。一龍陽公子也。雅度翩翩。皎如臨風玉樹。一日入店購貨。燕奴見之大驚。以爲世間安得有如此美男子。殆斂而弁者乎。癡立如失魂魄。而唐則罔覺。凡男子而賦女性者。對於女色。率淡漠置之。唐某其尤者也。從此燕奴常至前店。意欲再與唐遇。而唐則杳如萍鶴矣。深秋八月。燕奴隨老嫗赴同鄉之宴。道經東城根。見一巨宅花牆傾圮。一角園內桂花甚盛。茂燕奴促老嫗入園探花園。主斥老嫗無理。燕奴聞之入園道歉。園主卽唐某之母也。見燕奴娉婷可愛。轉怒爲喜。肅燕奴入室。呼婢淪茗。款待甚殷。案頭羅列唐之像片大小凡七八枚。燕奴詢諸婢。問係誰之小影。婢以公子對。復問少夫人安在。婢曰。公子尙未冠也。燕奴默然私納一最小之片於袖。辭唐母而歸。西風無情。令人消瘦。於是燕奴懨懨入病矣。作書致唐。越夕而覆書至。大旨云。卿善珍攝。良會有時。我非得卿。誓終身作鰥魚也。燕奴之

病○乃○一○旦○霍○然○遇○再○有○媒○妁○至○其○家○燕○奴○輒○詢○老○媪○是○否○係○唐○府○遣○來○其○叔○母○聞○之○疑○燕○奴○有○外○遇○防○之○甚○也○而○燕○奴○不○自○知○也○一○朝○午○夢○初○醒○街○頭○有○新○嫁○娘○經○過○登○樓○觀○之○聞○鄰○姥○言○知○爲○唐○某○娶○婦○始○知○前○日○之○函○乃○誑○已○也○甫○下○樓○昏○暈○欲○絕○遂○成○失○血○之○症○中○夜○頻○呼○唐○郎○負○我○其○叔○母○愈○疑○燕○奴○不○貞○搜○索○鏡○奩○得○唐○之○小○影○竟○認○爲○燕○奴○私○奔○之○鐵○證○痛○斥○之○時○風○雪○漫○天○迫○送○燕○奴○返○里○燕○奴○扶○病○登○舟○過○白○湖○投○水○而○死○

尖○鳳○曰○人○間○最○險○者○其○惟○情○關○乎○燕○奴○以○葳○蕤○之○身○初○不○解○人○道○爲○何○事○而○半○面○孽○緣○空○負○不○貞○之○惡○名○以○去○巨○魚○之○腹○竟○葬○清○芬○風○雪○湖○天○恨○遺○千○古○世○有○言○女○子○之○慕○少○年○其○情○熾○於○男○子○之○泥○女○色○者○燕○奴○何○不○幸○而○墮○此○魔○障○乎○可○哀○也○

▲殷某

(尖鳳)

里○人○殷○某○性○豪○縱○不○羈○深○信○無○鬼○論○常○謂○鬼○由○心○造○人○畏○鬼○則○鬼○至○矣○世○固○有○目○覩○魍○魎○之○怪○象○於○昏○夜○者○百○說○不○能○破○彼○之○惑○然○無○非○其○人○爲○懦○怯○之○輩○神○經○衰○弱○目○光○昏○瞶○所○致○耳○其○言○雖○與○今○日○研○究○鬼○學○者○之○宗○旨○相○背○戾○要○亦○含○有○至○理○不○可○抹○殺○也○殷○某○年○弱○冠○時○就○學○於○邑○之○北○山○中○年○畢○放○假○因○風○雪○所○阻○延○至○臘○月○下○旬○始○偕○同○學○三○人○返○家○三○人○皆○胆○怯○而○信○鬼○者○行○經○金○甲○店○距○城○尙○有○十○餘○里○之○遙○夕○陽○已○落○風○緊○天○寒○三○人○皆○主○

張○寄○宿○逆○旅○。殷○獨○敦○促○前○行○。三○人○不○獲○已○從○之○。既○出○發○。殷○堅○請○走○山○坳○小○路○。因○其○較○官○路○可○近○。二○三○里○。三○人○執○意○不○從○。且○告○殷○曰○。山○路○旁○有○王○姓○墓○。古○樹○陰○翳○叢○莽○紛○披○。爲○鬼○怪○盜○賊○屯○匿○之○所○。值○此○夜○深○路○黑○。何○爲○送○命○前○往○乎○。殷○大○笑○曰○。盜○亦○有○道○。吾○輩○學○童○。空○無○所○有○。即○遇○之○。定○不○加○害○。倘○遇○鬼○。則○由○我○一○人○驅○逐○之○可○也○。衆○不○聽○。與○殷○分○道○行○。殷○獨○步○山○坳○。距○墓○山○百○餘○步○。聞○木○鉄○相○撞○之○聲○。起○於○林○密○時○。殘○雪○未○化○。殷○向○前○探○望○。絕○無○人○影○。行○經○墓○山○邊○。而○聲○益○巨○。殷○發○寒○慄○者○。再○欲○退○行○。官○路○又○恐○爲○同○學○所○笑○。乃○邁○步○穿○墓○山○而○過○。巨○聲○息○。而○鬼○嘯○之○聲○。又○作○。殷○大○恐○怖○。猛○抬○頭○。見○一○最○新○殯○宮○。前○立○一○巨○鬼○。額○上○毛○直○豎○。高○可○一○尺○。鬚○長○倍○之○。肩○背○之○上○。毛○更○茸○茸○如○麻○。殷○駭○退○數○步○。身○幾○欲○倒○。乃○亦○狡○作○鬼○聲○。而○鬼○聲○更○鳴○。咽○驚○人○。殷○富○膂○力○。平○日○常○思○與○鬼○鬥○。至○此○注○神○視○鬼○。鬼○身○甚○高○。及○拚○力○向○鬼○猛○擊○。一○拳○鬼○竟○倒○矣○。再○擊○之○。鬼○連○聲○呼○痛○。而○遁○。殷○追○及○而○揪○其○背○。乃○棕○欄○所○編○之○篋○也○。始○知○非○鬼○。問○曰○。汝○窮○徑○者○耶○。則○答○云○。椎○埋○耳○家○父○抱○病○而○年○闕○。又○逼○無○門○呼○籲○。聞○富○家○翁○多○以○寶○玉○殉○葬○。欲○斲○其○棺○之○後○。方○摸○取○寶○玉○耳○。殷○視○其○鬚○髮○皆○係○編○麻○爲○之○。斥○之○曰○。若○不○畏○鬼○。祟○與○官○法○耶○。果○有○病○父○。汝○亦○孝○子○也○。當○至○汝○家○覘○其○實○如○誰○也○。當○執○汝○鳴○諸○官○。其○人○導○殷○至○其○家○。其○父○適○呻○吟○不○已○。殷○憐○之○。其○人○卸○去○鬚○髮○。乃○女○子○也○。身○長○玉○立○。眉○目○俊○俏○。但○春○山○低○蹙○爲○傷○。貧○耳○殷○大○驚○。出○紙○幣○五○枚○贈○之○。女○跪○謝○。並○乞○殷○秘○其○斲○棺○事○。殷○曰○。汝○後○當○自○戒○。吾○洩○汝○事○。決○不○贈○汝○也○。辭○

女歸抵城。天已曉矣。嗣後殷偕同學返校。重經其地。其父女業已遷徙。問諸近鄰。云該父女係山右籍。度歲後不知所往。

▲蔡嵩丞

(尖鳳)

因果之談。爲達人所不信。然大道雖遠。冥漠中報施之來。若隱有鬼神。握其權衡。而未始或爽者。若余師蔡仙先生之父蔡公嵩丞之往事。可述之。以爲好生樂善者勸焉。吾邑僻處叢山之中。爲東漢馬武王鳳王匡故址。草澤雄風。歷千餘年而未替。邈清時代。草間嘯聚者尤多。洪楊兵燹以後。鷄犬皆空。居民窮而思亂。土豪金元芳引類呼羣。揭竿而起。焚城掠庫。結寨稱雄。上憲派幹吏率兵蒞境。以密計偵得金氏黨冊約二萬餘人。將窮治之。以清萑苻。時蔡公方棄儒習吏。承管刑政。機宜攜冊還家。遇有鄉曲善良。被金氏竄列其中者。卽撕去其頁。嗣見該冊號數分明。冊尾復總計若干人數。蓋有金氏印章。公乃大驚。失計。既而歎曰。除金氏外。此二萬衆皆堪矜憫者。誰當救誰。不當救耶。吾何妨以一身拯此二萬衆乎。一家哭較善於一路哭也。乃遣其夫人隱匿戚家。乘夜縱火燬其住宅。詣幹吏自首。其住宅失火。黨冊被焚之罪。幹吏凝思良久。拱手向公曰。蔡某汝眞長者。汝不惜以一身活二萬衆之命。汝之功德不淺哉。置不究擒金氏斬焉。宜告結案。邑人誦幹吏仁慈。不知皆公陰德之所致也。公當

時○尚○無○子○踰○年○卽○生○余○師○荅○仙○先○生○以○次○生○燎○庭○鯉○雙○玉○當○味○齋○諸○公○一○門○競○爽○科○甲○蟬○聯○鯉○雙○先○生○功○名○尤○顯○入○典○兵○部○主○事○出○司○民○政○時○人○榮○之○比○諸○燕○山○五○桂○永○年○武○次○彭○中○翰○宰○吾○邑○時○贈○帥○門○一○聯○云○陰○隲○聿○與○司○馬○第○義○方○堪○娘○寶○燕○山○蔡○公○真○當○之○無○愧○色○也○以○蔡○公○如○此○之○陰○德○彼○蒼○固○應○蕪○庇○其○子○孫○余○則○以○爲○幹○吏○之○仁○恕○廉○明○尤○屬○不○容○隱○沒○安○得○採○風○者○紀○而○存○之○乎○

▲俠婢尋主記

(夢甦)

禾城王某家資富有生子曰劍雲才華豐厚賦性風流生平喜讀西廂紅樓諸說部蓋亦世之多情人也年十七應鄉試攜一老僕同行詎黃鶴一去久而不返王某夫婦日占蓍草夜卜燈花偵騎四出卒不知其下落或謂劍雲殆被僕所殺否則何二人俱渺無蹤影或謂老僕傭王家有年人素誠實必不出此於是議論紛紛莫衷一是日復一日而劍雲之消息仍似石沉大海王氏有婢曰翠兒碧玉年華工詩善畫嬌小玲瓏貌更昉麗夫人驚其豔愛其才不以常婢目之命侍劍雲讀郎騎竹馬妾弄青梅耳鬢厮磨兩小無猜髣髴怡紅公子之與襲人也及劍雲失蹤翠兒終日情淚暗彈芳心欲碎其抑鬱之情殊不亞於王氏夫婦既而自念曰夫人憐我公子愛我皆可謂情之至矣吾若坐視公子失蹤不知劃策將何以報主人之德哉乃決意出覓劍雲與之俱歸托言返

鄉探親拜別主人束裝上道自蘇至贛每抵一處必詳訪劍雲消息途中備嘗艱苦金盡竟致以乞餬口蓬首赤足狀同丐女旅行凡八閱月終不得劍雲蹤跡後聞人言其在濟南乃展轉至其地時方嚴冬朔風蕭瑟大雪紛飛木落艸枯萬山無語女避雪巖下枵腹薄衣飢寒交迫此中苦狀罄竹難盡幸彼蒼似亦哀憐此無告之俠女乃使一人救其命於冰天雪窖中蓋其時履聲囊橐有一老者蹒跚而來見女戰慄狀立止步弗前柔聲問曰汝何人胡爲至此似此天氣得不畏寒耶女且泣且告老者亦爲之淒然既而曰可嘉哉女郎俠婢尋主誠古今創聞也雖然女郎當譏矣余家距此不遠曷偕同至舍當令小女殺鷄享客卽汝主人之消息余亦當竭力代爲訪覓也女見翁出言和藹面色仁慈度無他虞遂偕赴其家翁無子妻早卒一女年及笄亦和善可親翠兒居而安之然中心耿耿仍念劍雲不已老翁日出爲之偵訪翠兒偕其女亦常徘徊路隅冀有所遇如是者數月一日翠兒偕女復出彳亍道左見一賣卜少年貌頗似劍雲然不敢冒昧前問歸遺翁往詢之則果劍雲也遂邀之歸翠兒大喜出迎曰踏破鉄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婢子此行不虛矣劍雲亦愕然問女何以至此翠兒曰婢子事慢相告且問公子何以落拓至此老僕何在劍雲長歎息曰老僕染疫身歿情殊可憐余則自作之孽夫復何言翠兒固詰其詳乃言曰自余離家鎮日作狹州游考試場中無儂隻影枇杷門巷有我游蹤以致床頭金盡落

魄○江○湖○不○得○已○賣○卜○爲○生○鞭○轉○至○是○鄉○不○料○與○汝○相○值○也○翠○兒○欲○與○同○歸○劍○雲○曰○困○頓○至○是○有○何○面○目○見○江○東○父○老○卽○父○母○憐○而○恕○我○甯○不○爲○親○友○輩○所○齒○冷○乎○翠○兒○動○以○大○義○曰○主○人○膝○下○僅○有○公○子○一○人○自○公○子○出○亡○主○人○主○母○寢○不○安○席○食○不○知○味○專○盼○公○子○歸○且○公○子○卽○不○爲○主○人○主○母○計○豈○不○爲○王○氏○血○脈○計○耶○生○危○然○動○容○曰○翠○兒○吾○昔○以○婢○目○汝○幾○失○汝○矣○遂○毅○然○偕○翠○兒○歸○復○以○千○金○謝○老○翁○王○某○感○婢○之○恩○卽○以○妻○劍○雲○劍○雲○旣○得○內○助○痛○自○改○悔○次○年○重○復○應○試○一○舉○而○售○後○官○至○卽○中○頗○有○政○蹟○聞○於○朝○翠○兒○生○子○四○女○三○治○家○井○然○以○賢○母○稱○至○今○禾○人○猶○津○津○樂○道○焉○

▲血影

(子英)

鴛○湖○西○門○外○三○里○許○有○地○曰○三○塔○以○其○地○有○三○塔○故○名○塔○前○多○石○牌○樓○其○一○上○有○血○影○遇○天○雨○尤○顯○此○血○影○之○由○來○說○者○不○一○有○謂○洪○楊○時○太○平○軍○旣○據○鴛○湖○某○酋○性○好○漁○色○遣○部○下○遍○覓○四○鄉○豔○女○囚○之○三○塔○寺○中○晝○夜○宣○淫○哀○號○之○聲○慘○不○忍○聞○住○持○某○僧○憫○之○遂○乘○不○備○盡○釋○諸○女○及○酋○覺○大○怒○乃○命○縛○僧○於○牌○樓○柱○上○積○薪○焚○之○血○迹○留○石○上○雖○風○雨○不○能○去○也○或○謂○清○乾○隆○帝○南○巡○至○禾○駐○蹕○三○塔○某○孝○子○與○其○母○往○觀○以○人○衆○其○母○不○能○見○孝○子○抱○之○上○帝○驟○驚○遂○命○焚○之○牌○樓○上○乃○永○留○血○迹○予○謂○前○說○近○是○蓋○前○清○帝○王○之○尊○警○蹕○所○經○向○禁○下○民○瞻○視○則○何○有○於○考○

子被焚事。然質之鄉里父老。亦皆不能斷也。

▲奇丐

(叔型)

奇丐。吳郡人。佚其名。嘗流落於秦。丐食長安道上。日以殘羹冷炙充饑。夜則棲宿城下。輒展卷讀。祁寒盛暑。媿媿不倦。好事者詰之。則曰。使不讀書。則吾不至丐矣。問以晷故。則對曰。予非生而貧者也。予父爲吏。雖所入不甚豐。然頗足以自贍。予時方十四。父命就塾師讀。予天資本不甚拙。讀三年。卽能屬文。且頗知禮義。廉恥之必要。居無何。父遭疫死。母亦亡焉。母臨殞時。以余寄養於族叔某。叔利予幼。將遺產悉歸己有。而待予甚於婢僕。役予過於犬馬。隆冬嚴寒。單衣瑟縮。食既不充。衣復不暖。人非金石焉。能支持以是。予體日削。力日薄。叔見余病。鞭笞交加。蓋昔之所以尙肯以婢僕蓄予者。利余可爲之操作耳。旣而延醫診治。予方詫其心。何一變。則見叔以溫和之語言。余曰。爾聞古人之訓乎。古云。由檢入奢。易由奢入儉。難。予之待爾不厚者。非以予家僅中資。不足以供揮霍也。誠恐奢侈旣慣。一旦出爲世用。不能受人羈勒耳。爾試思之。叔豈肯以骨肉之親。而蓄之如犬馬。輕之如鴻毛乎。叔之苦心。爾未嘗知。以至縈紆鬱悶。釀而成疾。爲叔聞之。得弗悔心。然叔亦不爾責。誠以爾未經世故。不知艱難耳。今叔已延名醫爲爾調治。不日諒可痊愈。但爾切勿以叔爲薄待爾也。予聞之。中心竊喜。未幾病竟愈。而叔之

待○予○亦○異○昔○一○日○叔○忽○謂○余○曰○長○日○無○事○寂○然○寡○歡○予○欲○作○秦○中○遊○攜○爾○同○往○願○乎○予○聞○言○首○肯○越○日○抵○秦○中○叔
言○王○姓○與○吾○有○葭○莩○親○將○往○投○宿○遂○同○往○則○云○王○氏○係○予○姨○姑○以○經○商○秦○中○遂○家○焉○待○予○殊○不○薄○數○日○後○叔○以○事
出○竟○不○返○數○日○杳○無○音○問○余○以○或○有○意○外○欲○出○訪○尋○則○姨○姑○語○予○曰○實○語○爾○我○非○爾○姨○姑○乃○爾○主○人○翁○也○爾○叔○已
貨○爾○於○余○今○已○返○矣○予○始○驚○悉○被○給○忿○不○欲○生○然○猶○強○作○鎮○靜○狀○主○人○乃○衣○予○敗○絮○使○牧○豕○歸○掇○陶○器○與○諸○奴○啖
饘○飯○噫○以○余○讀○書○人○豈○肯○寄○人○籬○下○仰○人○鼻○息○乎○乃○立○意○潛○遁○甯○爲○餓○俘○不○願○爲○人○圍○僕○也○或○曰○然○則○子○爲○丐○兒
非○仰○人○鼻○息○乎○丐○曰○余○雖○非○齊○之○餓○夫○甯○肯○食○嗟○來○之○食○乎○余○之○爲○丐○與○人○異○非○毀○面○屈○膝○以○圖○全○也○人○有○給○予
予○亦○不○却○人○不○予○給○余○亦○不○求○也○言○已○復○大○笑○曰○予○雖○貧○困○如○此○幸○廉○恥○未○盡○喪○予○立○於○世○亦○無○愧○矣○大○笑○而○去
人○皆○以○其○爲○癡○丐○而○予○獨○目○之○爲○奇○丐○曰○非○特○常○人○所○不○及○抑○亦○士○大○夫○之○所○難○也

▲吳三寶

(濟寧)

竹匠吳三寶上海人年已古稀爲人誠懇樸訥家於高昌廟附近之某村落距製造局西柵僅半里許癸丑之役
戰事遽發猝不及避而又恐流彈之偶及不敢安寢席地而臥與鄰人名阿桂者抵足同睡周覆棉絮時天氣酷
熱如入蒸籠汗浸浸若沐不可以耐然外間彈雨紛飛聲如裂石聞之令人魂悸魄落以故蜷伏不敢稍動時攻

西柵者適爲鈕君永建以。攻最力局中還砲亦獨猛黎明三寶以熱甚探首被外忽一巨彈穿屋入適中三寶首血肉四濺腦漿迸流彈裂絮焚阿桂大驚急起狂奔大呼乞救三寶之子若媳咸匿居屋後地窟中聞聲出視急擔水潑火火熄顧視三寶則屍身彌挺血泊中頭已盡粉矣迨戰稍輟舉家倉皇避入租界猶恐或步三寶之後塵也厥後戰事暫息局中防範未懈三寶之子市棺思往殮其父雇役舁之行近斜橋爲局軍瞭見發鎗狙擊一彈飛來礮然洞棺衆大駭棄棺四散七月旣朔大局漸平居民之凡有家室於局旁者咸思一視其屋廬三寶之子往視棄棺已無有矣返家則故舍雖存多經彈毀不禁淒然淚下覓三寶屍不得窮搜牆陰屋隅始得脛骨數莖餘已杳不知何處去矣蓋當此六月炎夏一有臭味自然蠅蚋腐集狸犬羣至相聚而咕嘔之人身骨肉幾何烏足以供若輩封豕長蛇之慾壑耶然而以三寶之年之爲人尙不能保其首領以老死戶牖下乃竟遭此至慘至酷之橫禍嗚呼誰之咎歟

▲登州府署之玄狐

(樗瘦)

辛卯四月余居停江守酌濤病沒於登署午後蓬萊令胡君伯榮挈府印貯庫是晚月明如晝余至同事處閒談由二堂折而西過西圃門瞥見一物毛片深黑長五六尺映月光如鏡見余至返身走尾蒙茸然四足極短而行

走如風回頭。一顧兩目灼灼有光。余始疑是犬。及知是狐而已。杳無蹤跡。殆竄入後圃矣。余告同事范君德輿。據范君言之鑿鑿云。狐司署中印信。新官上任。必拜儀門。卽祭司印之狐也。並云。山右某縣三堂後。卽狐仙樓。縣官印信用後。卽送入樓中。如有私用印信者。則登樓必見一白鬚老者坐其旁云。狐鬼之說。余絕不深信。然登署之狐。則爲目覩。何以居近一年。未嘗一現。而偏出現於印信出署後耶。

▲魯丐

(梅初)

蘇鄉木瀆鎮。乃入太湖要道。商業之盛。爲各鎮冠。故客商輻輳。咸齊集此處。鎮東有古廟。爲魯丐者所居。丐雖兩足不仁。而性極義俠。不類乞者。每日朝出暮歸。不離木瀆左右。一日晨起。見廁旁有遺囊。拾而閱之。中藏白金數百。因思是必過客所遺。吾薄命人。安能享此。且不知其作何勾當。一旦失之。有關性命。亦未可知。乃捧金歸廟。守而待之。午間果有人飛步而來。頓足捶胸。狀甚惶急。因上前問之曰。君何無失物者乎。客曰。然汝拾之耶。魯丐曰。有之。但須將內置之件。陳說不謬。方可完璧歸趙耳。客大喜。爲述我來此採辦米糧。囊中有金若干。封若干數。是何銀色。在何處遺失。一一均相符合。魯丐乃將原物還之。客見分毫未短。因感其誠實義俠。願以其半相贈。魯丐笑曰。君癡耶。予不拜君。全惠而乃貪其半乎。且損君半。又不能成君大事。請卽速去。勿誤我乞。客不得已。檢三十

金與之而別。丐乃至街頭。忽見一絕美之垂髫女郎。依母而泣。觀者如堵。因問於衆。或告曰。此係本鎮姜氏母女。因被董某索債。急欲奪此女去爲償。故悲耳。問債欠幾何。衆曰。三十金。魯丐聞而怒曰。盤剝私債。兇惡如此。設欠官項。又將如何。且三十金亦小事。何爲富不仁。竟至如是。詎知債主在旁。聞言大怒。指魯丐問曰。似汝填溝壑者。亦來說仁義。耶。既出大言。可能爲彼償否。魯丐慨然允之。即將客所贈盡數爲之代償。欠項而散。董之本意。原在女。而不在金。恨魯丐破其姦謀。乃賄捕役指魯爲賊。鎖之送官。該鎮巡檢某公深疑其冤。遲未上詳。遺金客聞之。立即奔來代爲昭雪。某公閱呈喜曰。此俠丐也。照反坐例。重懲董某。及捕役。並傳諭木瀆各米行主曰。所有日收米樣。俱着賞給魯丐。免其朝夕沿門求乞之苦。且爲披紅令肩輿送歸。於是魯丐日坐享米樣之利。不一載已積金不少。遂漸延求名醫診治足疾。一日有道士路過。與之醫足。並贈以藥數包。囑爲朝夕煎洗。不數日足竟愈。與常人無異。七八年後。居然在該鎮置產屋。娶妻室。作小康翁矣。有人謂魯氏子孫至今尙在云。

▲獨眼僧

(莞厂)

余友陳生。年弱冠。應鄉試。舟過富春江。天已曠黑。繫舟於蘆灘。餐未竟。忽一老僧至。求生附載。生以舟行寂寞。允焉。僧年約七十餘。跛足。隻眼。狀若甚。憊登舟。跌坐蓬下。默然不一語。生亦倦甚。頽然入睡。鄉比醒。喧攘異常。見蘆

叢中突出盜十餘人躍躍欲登舟僧合十起立而盜曰壯士勿爾此書生筆墨一囊破書數卷此外一無所有也盜魁曰秃奴此何預汝事言時揮刃欲殺僧僧亟以手指之盜立僵盜衆大譁紛紛競上僧舉手揮之僵者七人僧掀鬚笑曰噫孺子膽大如是耶今姑宥汝輩速改前行脫再劫孤客者老衲知之決不汝貸也語已以手指僵者曰去僵者即醒衆盜相顧驚慄紛紛作鳥獸散僧亦不見生追覓之卒不可得

▲鏡石

(樽瘦)

蓬萊閣避風亭外面海之牆嵌石塊一其平如砥劉君鄂庭告余云是名鏡石天清日朗目力佳者能見旅順口外風檣帆借馬不知何時爲無知婦女以穢手拂拭而黝然無光矣兩間寶物顯晦有時蓋不能專爲此婦女咎也

▲海狗

(樽瘦)

海狗出登州海中取其腎入藥功能壯陽登市有售之者每條須墨銀三四元不等余嘗購一活海狗放生價合東錢四千(每千五百)狗頭魚尾聲如獺犬之嗥漁人取置地上委頓不堪購成後合漁人遙擲海中沉入水際頃刻浮起已在二丈以猶迴顧岸上諸人乃悠然而逝

狐魅

(行錄)

王生筱棧長沙東鄉人年二十許美丰姿就館省垣某巨室一夕課畢獨坐觀書忽一少婦峯簾入向王檢衽已
亭亭玉立含笑嫣然王驚起問訊婦自承爲居停婦慕君風雅不畏多露敬以相就王喜出望外遂促坐焉無何
握手登床綢繆曲盡凌晨婦起堅囑秘而勿宣王諾之由是往來無虛夕月餘王憊甚未爲意也某日適友人某
過訪見王驚曰子病耶何憔悴至是王諱言無越數日友復來見王益駭曰子面有邪氣毋有所遇耶王仍諱
言無友疑之極力研詰且曰我輩致好何隱爲王無奈具以告友凝思良久慨然謂王曰此必狐魅假託以取精
耳不然渠非無夫之婦詎能夜夜與偕戀其美而不早爲之所子其殆矣王念明明麗人安得爲狐魅意友故爲
恫嚇置不答友會其旨乃勸令赴定湘王求符縫諸袋內懸之帳鉤以瞻之定湘王者省邑城隍神也靈應素著
王如言訖至夜婦來覩袋勃然怒曰此胡爲者君疑我耶王言香袋婦曰分明是符奚誑爲王百詞慰解始轉怒
爲笑歡好如初居無何王病益劇心懼密招友人謀之友力勸解館以避王然之不辭而遁抵家醫治月餘始愈
未幾鄉村農忙力作徧野傍晚未息忽一美婦手持雨傘就詢王某家諸力作指示之婦卽越陌度阡迤邐而去
飯後諸力作之好事者約同往探比問其家則云烏有正議論問突聞王呻吟呼喚聲羣趨視則氣如遊絲而下

已遺矣。救治移時始蘇。云頃見某婦來。謂我不謀而歸。怒致詰責。已而即強與合。予拒之。不得。人即昏迷也。自此
睫甫交。而人已入陽台之境。家人百計驅遣。無驗。尋卒。此事在清光緒初間。夫見色而漁。死固其罪。世之如王生
者。比比皆是。可不戒歟。

▲某僕婦

(閑閑)

白香山句云。世間好物不堅牢。彩雲易散琉璃脆。余每讀是歌。不禁廢書浩歎。蓋世上每有璇閨麗質。實命不猶
墜落於蓬門草戶之中。是豈造物忌才。必使多方挫折乎。光緒丙辰。蘇垣某巨室。一僕婦年才二十三歲。江北人。
柔肌細體。綽約多姿。與伍儕輩。如芙蓉出水。卓卓不羣。惟性格高亢。稍欠溫存耳。嫁甫三載。祇以夫也不良。未能
家食。隨姨母備於巨室。不到半年。因抱母也。天只之恨。吞煙而殞。主人雖多方解救。而返魂無術。已同不語之嬌。
鶯噫。此婦若得生長。朱門方且弄粉調脂。一笑有千金之值。乃紅顏薄命。竟爾玉殞。香銷轉憶香山之詠。不覺爲
之淚下焉。

▲五龍將軍

(伯蘭)

同治五年秋冬之交。黃河潰決。堤傾千餘丈。江蘇巡撫李鴻章。飛飭運司丁日昌。興工堵禦。時舊日西堤。全行冲

倒南北深。有四除築壩基外。尙贖口門二百九十餘丈。深恐冬寒工誤。致礙春耕。丁公親詣北壩大王廟虔禱。十月二十日。工次忽顯神龍。方頭秃尾。四足五爪。直至壩頭。萬目共瞻。無不稱異。詢諸黃河船戶。云係五龍將軍。當卽延之入廟。逾時倏不見。嗣是風日晴和。波恬浪靜。不五旬而竟。台口考祀典高郵州志。有五龍祠。在治北二十里之清水潭。宋嘉泰間郡守吳鑄建。明洪武元年。知州黃克明重立。其地河堤。舊時最易潰決。故特祀之。宋人曹張遠有廟記。極言神之有功於河防。丁公搜尋陳蹟。果於潭鎮迤東。有廟三楹。額曰古五龍寺。詢之士老。知卽舊祠。廟宇雖漸頽圯。而神像尙巍然獨存云。

▲金逸蟾

(樹鷺)

吾邑金生逸蟾。豪爽任俠。有朱郭風精技擊。擅點穴術。居嘗穿白裕衣。舞弄銀槍。今人四週以墨水潑之。惟見槍影搖動。迷離耀眩。舞畢。神采奕然。曰衫無點污也。其母固北省名教師之女。因之幼受庭訓。長得少林名人之教。授藝益精進。名噪於江浙間。婦孺咸知。第人甚溫文爾雅。不類孔武有力者。惟秉性兀傲。不免有睥睨一切之概。母輒戒曰。虛懷若谷。古有明訓。一得自矜。爾當戒之。某歲遊於浙之某山麓。識某刹老僧。乃拳術內家。慕之久。未獲一會。思訪之。與角會。僧外遊未歸。與其徒競。徒藝弱。受創焉。生歸告母。母驚曰。汝又惹禍矣。汝知爾非老僧敵。

設來報復奈何。迨僧游返，覩徒被創，憤曰：「竟受豎子給耶！」余遲歸者，則不救矣。乃以藥一刀圭，愈徒，買棹入山，誓洗此辱。生母度子非其敵，當以策遣之去。於是迓僧進見，執禮甚恭，謂小兒遠遊未返，前事亦未審其詳。誤犯師座，尚乞原恕。僧聆歎詞，盛氣已折其半。時忽覩一少年，僕肩粗竹進，並置爐具於階下。生母離座，謂僧曰：「大師休笑。氏恐僕儕不潔，當親煮龍井以慰渴也。」言際，徐徐三指執竹，從細稍處使勁捏之。但聞嘩喇之聲，捏處陷，關爲四片，由梢直捏至根，底健而更力。如連珠砲之發聲，然僧明知其以術自炫，默念其母若是子，方年壯，設余竟不敵，不將自棄。英名而轉成豎子名，是大不可。轆轤有頃，轉思不若故示寬洪，爲兩得計。第亦不可竟默然去。致諄關茸，因起身告行。生母止之，謂過道來此，不嫌簡褻，曷再稍坐。僧曰：「公子既不在，納亦不勾留矣。」生母乃命少年僕送之。僕送僧回生母，願之曰：「兒見乎！凡僧足趾經行之地，磚已紛紛碎裂成千百塊矣。汝甯渠敵者，生爲之汗流氣沮。從此閉戶讀書，終身不談武事。蓋少年僕乃生化，卽生母策耳。」

▲很毒女

(叔型)

慈谿縣屬之某村，地處僻壤，文化未開，民俗澆薄，是以奇聞怪事，輒有所聞。有藉姓者，家本小康，一子一婦，初頗相得。後其父謝世，婦固凶悍，至是乃大發雌威。獅吼河東，鄰里側目。去臘，夫婦偶以細事口角，婦忽異想天開，俟

夫熟評裸之取沸水澆其全身皮縮肉僵大類落湯之蝦號救間鄰里猝至已奄奄一息旋竟斃命村人乃報告里正埋夫繫婦於獄而折其家產焉其母楊姓亦以其女行不類人不認骨肉然而母女之情終不能完全泯沒於是賄黃金女得釋出被逐奔海上有女二方在襁褓中呱呱待哺乃不得不仰人鼻息丐食求存今與羣丐兒爲伍叔型曰貧賤而富貴野袍而朝服此固不足爲奇也然而彼如坐擁家財一生吃着不盡乃自作其孽至於不能自活則豈得歸之於天命耶天命驗人非人隨天命斯言信然

▲義狗捉姦記

(陋夫)

會稽某甲畜一犬體長色黃形類狼性狡黠出入必隨行甚愛之一日甲出遊留犬於家會其婦私東隣某乙乙踰垣入室正歡娛間犬狂吠進嚙其足創甚不能行爲甲弟所譽往獲之送諸官男女均判徒刑嗚呼犬畜類也尙知食祿之報今有人焉坐擁皋比食粟萬鍾尸位素餐比比皆是甚或以私害公誠斯犬之不若矣

▲記夢

(陋夫)

皓月當空庭階如畫蟲聲四壁涼風襲人余方斜倚藤榻以納涼忽聞林薄中有窸窣聲探首視之見一垂髻女郎嬌豔無匹姍姍而來且行且近似有羞縮狀然秋波斜睨嫣然動人余魄爲蕩旣而趨余前握余手自稱姓楊

氏名柳仙。家居鄰村。年方二八。待字深閨。見君僮僕。故來相謁。並願供執箕帚云云。余以情不自禁。稟於父母。而納之。自結褵後。琴瑟頗調。明年生一男。又明年生一女。家庭之樂融融也。一日對坐。舉杯忘懷。暢飲。忽背後有拍余肩者。回視之。則余家老嫗促余寢也。驀然一驚。皆失所在。己身仍斜倚於藤榻中。方知爲南柯一夢。取時計視。之。僅去半句鐘耳。嗚呼。人生若夢。有何多求。此余所以有空空之字也。

串月

(閑閑)

蘇垣八月十八日。有串月之舉。舊例也。光緒初年。時適承平。好事者踵事增華。興高采烈。歲丙午。某君紀其事云。是日下午。燈船畫舫。均分泊於冶坊濱中。約以千計。青衫綠鬢。白髮蒼顏。俱倚窗凝睇。極形雜遝。更有策騎者。步行者。不可指數。俄見有數小艇。金鼓齊鳴。競渡水上。則相對角技也。有在船唇擲胡琴。彈阮咸。一鼓一板。操靡靡音者。則唱灘簧也。有兩船相對。泊各奏清音。而賭勝者。則新舊曲也。旁有響遏行雲。壓衆籟而隨風吹落。聞者一如身入邯鄲道上。則歌妓於兩行遊船中。唱京調也。又有忽鳴忽續。若往若來。如嬌鶯乍轉。乳燕初鳴者。則十數雛姬。打哆囉也。更有幽怨滿懷。欲揚復抑。既如泣。而如訴。復自問。而自答。手撚琵琶。則老去徐娘之唱。哭十郎也。隨有嘈嘈雜雜。金鉦皮鼓。喇叭綽板。同聲相應。放櫂中流者。則清客之打十番也。正當側耳。屬目之時。忽見大

船一艘徐徐前來紙灰飛揚冥器滿載其中老嫗十餘人不笑不哭口喃喃若自語咸異而詢之乃吳下老嫗從上方山進香回道出此間乘輿招搖斯真出人意外而甚怪不類矣各人方注目河中而岸上又千百成羣如排山倒海而來人聲鼎沸塵沙滿目卽上海所稱跳茅山是也若是者約數十起而金烏已墜玉兔將升衆恐城門欲上魚鑰船皆銜尾而歸名曰串月實則串日而已時有一客年約四十餘緩步徐行憶少年事頗深雲散風流之感但覺兩旁蘆荻蕭蕭與白髮相掩映興悲來幾同杜少陵游曲江吞聲暗哭矣勝地不常盛筵難再豈獨蘭亭已哉

▲數千年之古樹

(樗廬)

始皇泰山之松刊明廟前之柏古已然余未曾見也余所目覩者青州道上某廟中之皂角樹兩人合抱興化邑廟中之樹(忘係何樹)云已千餘年西湖柏堂之柏樹係六朝南齊時物滇省黑龍潭之唐梅宋柏及嵩明州黃龍山之二槐樹小者二人合抱大者三人張兩臂連接尙躡數寸五間大殿爲兩樹之陰遮滿而枝之拂於牆外者尙若干尺殆亦數千年之古物與

▲登萊青道署古藤

(樗廬)

前清登萊青道本駐萊州府城後因烟台通商乃移駐烟台余客登州時聞劉君鄂庭云萊城舊道署二堂庭內有紫藤一架千餘年古樹也枝葉繁茂花時垂垂若纓絡然每值月朗風清之夜時見白鬚老者策杖立藤下玩月羣知爲花神莫敢忤也某幕家丁不信時出謔言某夕正對樹根小遺陡昏迷倒地中惡而斃其花神爲祟乎抑僕命應絕乎不得而知已

▲粵省食蛇之盛

(樽癩)

載君楚鄉新自五羊城來告余云省城售蛇胆酒者固爲一種極盛買賣而售蛇脯者亦夥以兩儀軒爲最著名肆中所窠活蛇鐵籠內不下數萬條以三條爲一副每副連膽售須墨銀四元若祇售其肉一元足矣然配以雞肉火腿製成每籃亦須價三四元之譜一副之中大者名翻樹藤黑質斑文約茶盅粗細次者名金腳帶黑質金章約酒杯粗細小者名過樹龍黑質黃章約小指相細惟翻樹藤不易得以三索線代之每歲祇十冬臘正四個月內毒聚于頭去其七寸無毒可食過此節令則毒散過身不宜食矣蓋粵東溼癘之鄉此種毒蛇功能驅溼初次食後約一週時周身沉悶不快及遍體發出黃汗而三百六十骨節皆覺舒暢卽驅溼外出之效大驗也

▲李成

(夢仙)

姑丈陳震爲予言狐祟事。有李成者，魯之滕縣人，美丰姿，勇而有力，家貧，以獵爲生。一日攜銃入山，伏叢薄中，見一少婦，姿色嬌美，衣飾華麗，不類村婦，徘徊森林間，似有所待。心知爲妖，初擬以銃殛之，繼涎其美，不忍施以毒手。近前挑以游詞，婦不怒而微笑。珊珊竟去，成尾之。至一甲第，巍然類顯宦宅，乃趨趨不前。婦招以手，遂大膽入，詢其家世。婦自言爲京中某顯宦女，其父以要務盡室入都，留女守屋，以不慣寂寞，故而相就，成惑之，亦不深究。蓋此時已不以妖魅目之，而以爲怨女私奔也。婦置酒相待，勸飲甚歡。陳更大惑，心旌搖搖，不克自持，遂相燕好。如是數日，亦不思歸。一夕，婦出不返，成獨處，狀極無聊。時已夜，午仍不見婦歸，疑之，忽聞門外綈縈有聲，異之。藉星月微光，就門隙窺視，見婦負一尸，歸，忽衣飾委地，如蛻，尋化爲狐，睛光灼爍，猙獰可怕。嚙尸體，格格作聲，細視之，尸乃同村樵夫王六也。大驚，欲號，思奪門而出，又懼爲所見，乃越後窗而遁。黑夜中，不辨路徑，回前狂奔，力竭倒地，翌晨有鄉人過其地，見成酣臥叢塚間，大聲呼之，須臾成醒，神昏語亂，言失次，乃負之歸，灌以熱汁，始漸清醒。具述顛末，鄉人之疑始解。時王六失蹤已二日矣。舉村人聞其事，乃倩成爲導，冀得王屍，然成亦不能指示。奮徑不得已，窮搜荒塚，閱翌日始得已，肢骸狼藉，血肉模糊。于是集資棺殮，瘞之山下，而成以驚恐成疾，一病幾殆。越二閱月始愈，後不知所終。

夢仙曰。夫力能勝強暴。而不能制妖冶。若李成之明知其爲妖。爲戀其色。而不能避。幾至傷其生。歐陽公曰。禍患常生於忽微。智勇多困于所溺。旨哉言乎。

▲瘋僧

(起龍)

曩聞先祖母言。蘭溪郊外有白露山。山勢峭屹。怪石峻嶒。僅一小道通山巔。大佛寺太平天國時。寺僧某年逾古稀。精神矍鑠。性嗜紅友。喜以牛肉爲下酒物。飲半酣。輒手敲木魚口誦梵語。喃喃不能辨人。咸以瘋僧呼之。一日僧聞賊兵壓境。耗乃邀麗山鄉人攜糧上山以避。鄰村聞警亦相率來歸。未幾賊兵果至。環山可千餘人。顧叫囂跳踉於山麓。莫能上。醜詆不堪。僧怒甚。持關公刀飛奔而下。自朝至暮。殺賊數百。饑疲不能支。遂被害。賊衆探得小道。蜂擁直上。未及山腰。忽巨石隆隆下墜。賊應聲而顛。死傷甚衆。蓋僧事前所授計也。翌日賊益衆。前撲後繼。再接再厲。而山巔始終以此策禦之。如是四晝夜。死骸徧山坡。賊竟呼嘯而去。是役也。鄉民之脫難者不下四萬人。先祖母亦與焉。噫。僧固豪俠者。流瘋云乎哉。

▲義貓記

(霞)

杭州某鄉有某富室所畜之貓。形異而靈。且義。其睛金。其爪碧。其頂紅。其尾黑。其毛白如雪。富室主畜之。珍愛異。

常同處有貴人某見貓亦愛之以駿馬相易富豪不與以千金購之亦不與於是大怒陷爲盜破其家富主見此狀乃急攜貓遠遁至南京某處之巨商家巨商亦愛是貓百計求之卒不如願不得已以鴆酒毒之而此貓與主人片刻不離左右鴆酒甫樹貓卽傾之再斟再傾如此者三富室主大悟卽同貓夜遁途遇一故人匿舟後至異鄉復渡長江富室主失足墜水貓叫呼跳號亦投水殉是夜故人夢富室主云余與貓均未死在天妃宮內翌日謁天妃宮果見富室主尸及貓均在神廡下卽買棺瘞之埋其貓於旁嗚呼蟲魚禽獸或報恩于生前或殉死於生後如毛寶之白鶴思邈之青蛇袁家兒之大獐犬楚重瞳之烏騅馬指不勝屈若貓之三傾鴆酒何其靈主死殉之以死何其義又豈畜類中所多見者耶以視夫爲人臣妾患至而不能捍臨死而不能決者其可愧也實多矣。

▲神童

(石君)

予去歲之安徽聞廬士老述一軼事頗爲士林稱頌因援筆註之安徽廬州山水雄厚人民樸素而於文字一途尤爲尊重古之名將賢臣頗不乏人卽今當道諸公亦多彼籍未始非文字開化有以致之也前清某年逢考期有學使案臨行旌由巢縣(廬屬)往廬至某鄉途中一八九齡童子疊石爲橋上一下二諸人俱未置意學使與

至輿夫惡其擋路。用足踢開。孩攔輿不讓。輿夫叱之。孩曰。汝等既將此石踢開。亦不足較。吾有一對。請宗師對上。卽行。否則廬州不必去矣。學使不甘爲此孩所難。因問何對。孩朗聲曰。踢破磊橋三塊石。學使一時思索不得。大窘。乃謂之曰。容吾返寓思之。遂命夫役返旆。重回巢縣行轅。燈下與夫人及女公子言及此事。時女公子適剪紙爲字消遣。良宵忽曰。此聯兒已對就。明日可往廬矣。學使詢之。女曰。剪開出字兩重。山學使鼓掌稱善。明日命夫役啓行至昨駐地。見此孩已在。卽以所對七字語之。孩曰。大丈夫何作女子口吻。劈開出字兩重。山曷剪字爲劈字乎。學使大奇之。詰得其姓名。妻以女焉。

▲葛雲飛軼事

(劍厂)

清道光時。鴉片之役。西兵侵定海。山陰葛雲飛守竹山門。力戰不屈。後西兵由崎峯嶺進。同時五眼溪砲台失守。公尙力戰不休。後彈中右臂。亡於竹山下。石崖上其尸直立不倒。義勇某得尸負之不起。乃祝曰。主不歸視。太夫人乎。尸乃起。蓋公母尙在也。事聞於上。謚壯節。公記其有四十自傷詩云。馬不嘶。風劍不鳴。等閑已老。健兒身。近來不敢窺明鏡。恐照頭顱白髮新。慷慨可誦。

▲一百金點戲之趣談

(樹鷺)

市僧楊某性慳吝。雖坐擁厚資。儼然一守財虜。衣敗絮。啖黃蘗。佯示窳。况蓋恐戚串輩之貸貸也。其子某衣服都麗。出入高車駟馬。揮金如土。所行適與乃父成一反比例。當時滬地初招坤角戲館。楊子每夕往觀。並喜點劇。給賞以示關綽。一夕異想天開。點某伶演罵曹一齣。打鼓時須實符劇情。袒裼裸體。園主以女伶萬難。如是戲以百金爲請。冀絕其念。乃楊子欣然曰。諾。卽今懸牌園主不得已。商之於伶。伶初堅持不允。後經思得一策。令伶腮掛濃髻。蔽胸而出。露兩肘。於是此一齣絕無僅有之破天荒劇。遂實演於紅氍毹。上楊子之百金。立由囊中飛去。夫以聲色之樂。不惜擲此巨資。有守財虜之刻毒。乃有其子之荒淫。此其中蓋有天焉。

漱石生按女伶亦演劇事。當時余亦聞之。惟所演乃黑頭戲。御果園。似係周月娥事。且演時不在劇場。乃係某公館堂會。或云並未赤體。實穿一淡粉紅汗衫。驟觀之。幾與赤體無異耳。此言點演打鼓罵曹。不知是一事抑係二事。惟捕房取締各劇場。素嚴。竊謂女伶當日斷不敢胆玩若此。是則此事或御果園一劇傳聞之誤。未可知也。

▲一文典

(標慶)

幼聞父老言。前清雍乾時。蘇州有典肆。以一文命名。相傳徽商某甲某乙。挾重資至蘇。縱情花柳。揮霍無度。流落

異鄉形同乞丐。鶉衣百結。棲止破廟中。苟延殘喘而已。時值除夕。甲乙相對飲泣。蓋尙枵腹。無法充饑也。乙於無聊之時。以手暗中向階下摸索。得銅錢一枚。擲階地上。歎曰。窮困若此。乃受路鬼挪揄。不得金穴。乃得此區區一文。豈一文能度命耶。甲隨於地上拾置手中。曰。天不絕我輩。賜此一文。未始非我輩恢復舊業之希望也。安可不拜天之賜。蓋甲工心計。久已留心於道旁竹枝草莖及敗紙麓中之色紙。以爲孩童玩具。天明與乙拾取至廟。將一文購麵粉。以冲漿糊。成玩具。若干分攜至元妙觀。兜售孩童。爭樂購之。由是克勤克儉。居積致富。合設典肆於觀前。名以一文不忘本也。

▲嚼燭

(醉癡生)

幼時聞余叔談嚼燭事甚奇。叔嘗寓邑之某村。村故有廟。歲二月爲香汛。鄉之人羣趨若狂。裙屐雜沓。香火蒸盛。於時有人焉。排衆而前。任意拔燭而嚼之。數燭立罄。罄則復拔。如前旁觀者。睜眙交阻而啖者。罔顧且津津。有餘味焉。旣復倒臥庭階。喃喃嚶語。口吐涎沫。不省人事。比蘇羣詢所苦。亦不甚悉。惟作懊恨狀耳。余叔曾目擊之。謂歲必數見。士人云係遭神譴所致。不知神何以如是惡作劇也。

▲鉄公雞

(友菊)

濟南有鉄公鷄者。性慳吝。一毛不拔。故有是名。一日忽呼媒納妾。欲資廉而貌美者。媒笑允之。越數日。攜一女至。不索價。但取衣食充足而已。鐵公鷄大悅。見女貌甚美。頗嬖之一日。與女小飲園中。女曰。君年已老。需此多錢。無用。盍散之。貧人使感德耶。鉄公鷄大怒。堅拒之。嗣後且防閑甚密。慮其暗中耗費。如是者半載。啓其所藏。忽已空矣。鉄公鷄知女所竊。拔刃問之。女笑曰。君以我爲人乎。我狐也。君家從前有後樓五間。是我一家所居。君之祖時常以酒肉相餉。亟數十載。自君掌家。以多費。故罷之。轉租取息。使我一家無食宿處。懷恨在心。故來相報耳。言訖不見。

▲稻柴校董

(滬春)

陝西同州北鄉有黃某者。日前與其對鄰。因事肇訟。及至檢廳。審詢時。聲稱校董。恍如前清時生員廩生者。渠在家時。屢對人云。前清有衣頂者。官憲輒不敢過事。實難今之校董。雖不如生員廩生。然亦未始不可作護身符也。詎廳長是日詰以校董名義。黃竟瞠目不能對。嚴詰之。黃乃謂學校事原非所悉。惟校中所燒之稻柴。因有微利。可圖。余乃包辦廳長。謔之曰。汝原來是稻柴校董。一時聞者咸爲捧腹。

▲飯給些

(晉侯)

飯給些者乞者也。音似鳥不可辨。或曰楚人乞於人輒高聲曰飯給些無乞哀狀不與之徑去無他言。日夜獨居古寺廊下問其姓名不答。其曰飯給些耳之熟者乃辨其音。遂爭呼爲飯給些。飯給些既不言又不伍羣。巧人疑其癡。閒者觀其無事時則取竹爲養鳥籠。上食筒飲筒之。以刀刻畫之作山水人物鳥獸花卉精緻無匹。售之可得美價。然興到偶爲之否甯餓乞食或與之食而強爲之者亦不爲也。後不知忤何人怒逮之。官飯給些盛氣大言明其無罪。官怒械之久乃遣回籍。後竟不復至。鄉中人久不聞飯給些聲有悵然者。

晉侯曰飯給些古狷介之徒也。彼乞食而不屑乞。哀於人較世之未至於乞食而乞哀於人者何如哉。雖然岸猶壁立處默自高非乞者事也。矧小技絕工又不肯自炫以污其品。其爲世不容宜矣。嗚呼世之乞者亦有如飯給些其人乎。氣節所關後來其慎。

▲殺姦奇案

(蕭秉)

某甲農家子其父母愛之以其荏弱不任農事有叔開藥肆於市使從之學。叔嗜飲每晚必使就對門屠肆沽酒市脯。甲時年十一二眉目娟好屠婦心愛之輒多與之酒肉。如是數年甲年十六七矣。一日屠婦語之曰若知我愛汝乎。曰知之。曰然則何以報我。甲曰不知也。婦笑曰易耳。乃出酒肉其食。食已招之登樓私焉。嗣後伺屠他

出輒就之事。秘無知者。一歲值中秋。藥肆中友皆出步月。甲亦與焉。已而雨作。諸友皆返。而甲後至。及肆則門閉矣。念叩門而入。必爲叔所責。方徘徊間。屠婦適開樓窗。下眺樓。固臨街者。見甲在下。招以手。甲曰。屠在乎。婦曰。買猪去矣。乃開門。納之。登樓而寢。少頃。屠亦因遇雨而歸。呼於門。甲窘曰。奈何。婦曰。無妨。使尾其後。以行。匿甲於門側。屠入而甲出。不知也。甲念夜益深矣。叩門而入。叔必怒。益甚。乃立簷下。以待天明。俄屠婦又啓窗。見甲。猶在曰。未歸乎。曰。然。屠安在。曰。醉而眠矣。甲忽思及帽。尙遺於樓上。因以手自捫其頭。且伸手作索。取狀。婦曰。諾。未幾。開門。招甲入。甲曰。屠在。招我何爲。婦曰。已殺之矣。甲驚曰。奈何。殺人。婦曰。汝手示我殺之。又何問焉。登樓視其牀。赫然死人也。甲曰。以何物殺之。婦曰。屠刀。甲曰。刀安在。婦曰。在牀下。甲怒。婦無良殺心。頓起。自牀下取刀。出殺婦。死。遂取帽狂奔。至家。給其父母曰。今日偕諸友步月。行稍遠。距家近矣。故暫歸也。父母喜而留之。有皮匠者。藥肆之鄰也。素豔屠婦。不得。遲明。荷擔出。過屠肆家。見門虛掩。入之。閱無所聞。皮匠固知。昨暮屠出而不知其歸。以爲屠婦必獨臥樓上。乃登其樓。見而大駭。蓋觀屠尸橫於牀。而婦尸倒於地。流血濡其履。驚而走出。歸家閉戶。臥久之。天大明。列肆皆啓。見屠肆戶已啓。而無人。呼之不應。入視。見狀。衆卽窺究履跡。而至皮匠之門。遂縛送官。不勝鞭箠。竟誣服焉。越數日。某甲返肆。諸友告之曰。對門屠夫婦爲鄰人皮匠所殺矣。甲曰。信乎。曰。到官已。自承不久。將

身首異處也。甲曰：此我爲之何誣？匠爲叔聞大詫，急掩其口。甲不可走，縣撾鼓以聞。述本末，官曰：義士也，未減其罪，得不死。此事新安程君所述，有甲之姓氏鄉里，曾記載其事，歲久稿失，今不能舉矣。

▲九齡娶妻

(聽月)

崔翁佚其名，魯之嶧縣人。清光緒時，歷任粵東某知府，有年。宦囊素豐，乃解職歸田，優養自樂，有五子，俱已娶妻。以生長宦家，除讀書外，咸無恆業。惟長子某早亡，遺一子，年九齡矣。餘子俱無所出，翁愛孫情切，常不離左右。三齡時，已爲定鄰村某氏女爲室，忽於是年冬，貿然爲之完婚。親友駭爲奇事。娶後，令女隨媳某氏臥，時女年尙十。三容貌娟好，舉止靜穆，有大家風。予曾見之，迨翁孫年二八，女年二十，乃許室。計去迎娶之時，已閱七載。當時親友中有叩翁以此舉之深意者，翁但笑而不答。或曰：此家產作祟也。其然，豈其然乎？予至今亦莫名其奧也。

▲黃河水

(振武)

黃河之水，上有泥沙，下有清水。靖逆侯張勇使人於蘭州，以百尺之繩沈桶於河底，桶上有蓋，以機閉之。桶至底，則蓋開，蓋開則水入，汲水而上，機復閉，其蓋溷濁之水，絲毫不入，取之煮茶，味過於金山第一泉。然長江巨川，底水皆清，非獨黃河而已。

▲蛇吞蛋

(樹鷺)

余友李子之父嘗服務於桐鄉謂己所居之對岸乃一收集鷄子之肆地處陸河交通便利故求售者麇集肆中逐日所收鷄子滿百枚裝置一筐藏諸後屋積有成數轉貨於人乃販出之時積面筐中必少去數枚或十餘枚不等甚至祇餘半筐者亦有之肆主疑被人竊取所致姑默察之一夕驚見一巨蛇蜿蜒梁間垂首筐中出其尖銳之舌捲吞罔圖蛋而飽啖之始徐徐由窗檻出戶而去肆主思得一計削橢圓木質數百枚罩於筐而蛋壳之上任蛇吸食翌日忽噴傳對岸石牌樓上一巨蛇絞柱死蓋蛇竊食之後必纏柱碎其罔圖蛋壳今悞吞贖鼎不能消化以致斃命也

▲說虎

(晉侯)

鄉人居石田名孝廉也善飲健談宣統庚戌秋爲余父祝五十壽豪飲於余家之西客舍酒酣爲余言其大父遇虎事大父壽八十餘古厚清奇言訥訥如不出諸口談至佳處聲情益遲鈍然咀玩之至有餘味余殊恨未得一聆風采也屠云先大父客浙江甯波某觀察署暑月借友遊某山寺甫入寺則一山當門峭壁插天不見他物繞山行大竹數十竿臥地上泉聲汨汨出入臥竹中竹邊大溪聲如雷瀑布直從人頂上落寒欲挾纒三四轉忽聞

隔溪嘯聲視之虎也急尋間道歸道中皆榜示虎跡戒行人無得入山者益相顧失魂魄既歸堂上喧談虎堂下
一木工笑曰是奚足驚怪某一生凡三遇虎堂上大嘩曰若誕耳若何不談其狀木工曰諾某年邨中醜錢賽神
某入山持銅鉦一擊之聲示遠近村落同會者既登山背之行未一里狂飈驟興沙石飛翔林木披靡一虎躍而
至倉卒中某驚仆於地銅鉦倒擲十數步直落山石上石故峭鏗訃一觸鉦脆如瓦裂響震山谷虎大驚去某昏
瞽半日乃起自此初識虎又某日爲某家工作畢被酒夜歸過近村農家屋涼月欲落古木數株昏黃掩映有物
蹲屋角眠暗中謂是牛且日夜已深此誰家牛未歸者時大醉徑欲倒曳牛尾手甫落物脫然一躍去聲動天地
不知所之某大愕歸臥至曉思夜來事頗不類牛復至其地則農家屋因物一躍已塌其半乃悟是虎轉大懼告
人皆不信然益防虎昏夜不獨行嘗六月當午熱甚順溪入山遇一石橋至潔持扇獨坐山深無人好風南來溪
聲盈耳橋左右大樹涼意蔭蔭某時微醉因倚橋柱眠未熟突覺面上咻咻然呼吸聲甚厲氣熱於火滿面都
似針鋒相刺觸醉眼朦朧不辨何物亦不及瞋目雙拳疾揮及目開見虎一拳已中虎眼虎大吼躍入溪溪水洶
洶奔騰三四里方定余怖極身不能移動良久乃歸語人曰適若瞋目見虎斷不揮拳擊之擊不中虎眼亦殆矣
或曰虎不食醉人余得酒力如此堂上復大譁謂木工善談虎先大父適至衆遂不言又謂僕總角時極憚牛大

父嚴不敢久侍。然聞談山川花木及古今軼事，必伏戶外聽。至三四鼓不倦，更記先大父與鄰翁談，有一人善擒虎，偶入山虎吼而前，逕擢是人坐之，瞥下鄰翁笑曰：是虎，尚可擒哉！正欲談是人擒虎狀，忽余至，外砢然有聲，如霹靂，當頭余倉皇奔出而石田之談鋒遂從此折斷，逕不辭而去矣。

▲水老鴉

(醉癡生)

二十年前蘇垣發現一種劇賊，綽號水老鴉，徒黨數十，均負絕技，騰躍飛行，身經如燕，行水面如履平地，伏水中能一晝夜不出，或上屋如飛鳥，或入水如遊魚，具此好身手，一時橫行省垣，巨室富家，往往被竊，鉅贓毫無痕跡，甚至撫院藩署亦屢以失竊聞，鴻飛冥冥，無一戈獲，捕役以是繫獄者，纍纍上峯，震怒下令購線嚴緝，凡獲鴉概處極刑，羣鴉遂稍稍斂跡。

▲離魂

(醉癡生)

陳某英年好學，至病瘵，猶力學弗輟，一夕家人見其自校，匆匆歸，面色慘白，舉止飄忽，心焉異之，尾隨入室，窺見黑影一團掠燈而滅，咸相顧錯愕，既而生始歸，詰其在校何作，則云方伏几假寐，踰月，意卒，說者謂爲魂離軀壳，此事乃兄耀如爲余言。

▲魯鐵匠

(鐵崖)

中州少林寺派。素稱爲拳術鼻祖。蓼城有魯鐵匠者。生而偉壯。豪俠好武。幼時其父以魯多力。命習鐵匠業。而魯於工暇。嘗從城中二三技師。學技於城東大佛寺內。魯性極靈敏。練時每一經撥點。輒能領會。於是不數年間。而魯竟青出於藍。名噪一時。會有邑紳吳某。欲佔郭秀才女爲妾。郭弗允。吳仗勢搶娶之。郭鳴官。官受賄不理。郭遂含冤而歿。女聞父死。羞憤欲絕。亦投繯殉。事爲魯所聞。頓足捶胸。憤不可遏。是夜吳紳家父子三人。身首均異。處而魯亦因之。不知去向。後有張某者。本邑人也。經商過少林寺。遇魯於途。談及魯爲蓼人。然已斑白老叟矣。魯云。觀公此番來。攜帶多金。北道不易行。恐將不免。余意送公一程。以盡鄉誼。遂相伴而行。沿途遇盜數起。皆幸得安。全者。魯之力也。至穎州界。魯向張告辭。曰。前去皆坦途。勿須吾送矣。請後會。張感激。謝以五十金。不受而去。嗣後蓼商每攜巨款。時必邀魯俱。無不慨允。魯雖七十老人。猶矍鑠精神。趨步如駛。北道強寇。聞魯之名。無不退避。三舍。魯之深得少林真傳也。

▲挖耳井

(樗瘦)

四川自流井。爲全省利源之冠。相傳鉅商某家。資豪富。相地度泉。知內蘊天然之利。爰集工人。鑿積年累。只而

井不見所有家資搜括淨盡羣工星散祇有數十工人忍飢待命蓋憐主人因是破產苟免枵腹情甘效力不忍忽然舍去也某商感其義思犒賞之無如羅掘俱窮實無資以供一飽祇剩其妻金挖耳一枝出示工人曰某感諸君之義竭力謀爲諸君果腹奈家無長物祇此金挖耳足供一醉諸君再爲某開鑿一夜如不見井者則請諸君各散另覓良圖某亦不知死所矣衆大感動各飲數杯竭力從事未及天明而井見滔滔不竭至今猶爲川省第一利源土人稱之爲挖耳井云

▲雞毛帚却賊

(蒼蒼)

邑人蔣興麟。個儻自喜。弱冠肆力於詞章。其詠懷云。祇爲蒼生傾眼淚。不妨黃祖斫頭顱。嶽崎磊落概可想。見後屢試不第。遂頽然自放。不衫不履。與屠沽輩牛飲。若將終身焉。某夜有偷兒入其家。蔣覺之。擬擊之以槌。黑暗中摸索不得。僅握得一鷄毛帚。乃挾之屏息坐樓梯。以伺偷兒上。梯至中級。蔣以帚拂其面。偷兒急退。蔣無語。偷兒復上。蔣拂之如初。偷兒又退。如是者三。偷兒不期失聲曰。是何物歟。蔣徐曰。君無恐。鷄毛帚耳。偷兒惶急踣而下。蔣大笑。偷兒急奔。忘其所入之道。磕及牆壁。顛躓者再。蔣愈拊掌笑。及偷兒已去。視室隅有血痕。縷縷。蓋頭額已磕破矣。自是蔣之門。不復有失竊。

▲海浴

(天倅)

醫家研究海水性質。夏秋之交。浴之可愈瘡疔百病。自是歐俗。每歲至西七月。皆辟暑海濱。無日不浴于海。至八月底止。相傳自交九月。則海水惡矣。故乘其水性善時。無論男女老幼。咸以深身爲衛生要義。卽襁褓孩提。亦由其母抱入海中。隨濤出沒。孩雖驚啼弗顧也。歐洲各國濱海名勝之區。岸旁每設有浴室。室分男女。卽脫衣更服之所。既下海。則容與中流。漫無區別。分曹逐隊。亦不以牝牡自嫌。積習相沿。成俗。故時有譏之者。曰少年爲魚女子。爲芳餌。一餌之投。衆魚皆躍。雖不得餌。魚則樂兮。得餌之魚。卽攀鱗戢翼。比目銜尾。游泳於烟濤浩渺之中。浴罷。相與偃臥於沙溼。遂定情焉。故歐人之男者。固習弄潮。而閨媛村女。亦莫不善泅。且有特立高處。若戲鞦韆。以身倒入海中爲樂者。

▲蘇小小墓考

(朱大可)

蘇小小墓。實在嘉興城賢娼弄。此說吾家竹垞老人持之最力。錢塘梁紹竹晉竹謬以蕭齊之蘇小小屬錢唐。趙宋之蘇小小屬醉里。(見梁著兩般秋雨齋隨筆)不知唐人徐凝嘉興逢寒食詩。已有惟有縣前蘇小小之句。徐氏平生不知五代何論。南宋此說之謬。不攻自破。(宋人王禹偁亦有縣前蘇小小有荒墳之句。王生宋初。宜不知有

蘇小小事。梁氏杭人。爭墩。惡習。或未能免。固不足爭。顧子嘗見危林卮言。引李商隱送李郢之蘇州詩。蘇小小墳。今在否。紫蘭香徑。與招魂。及彙滔寄蔣先輩蘇州詩。塚上題詩。蘇小見。江頭醉酒。伍員來。幾疑蘇小埋香之域。卽在貞娘葬玉之鄉。此真千古之疑案已。

▲潘虎

(富華)

潘虎字勇成。浙之錢塘人。性豪放。任俠尚義。早失怙恃。依於舅氏。舅氏甚強悍。以奴畜之。勇成嘆曰。大丈夫豈終寄人籬下乎。恆欲潛出。以圖樹立。苦不得遂。一夕。舅氏出外赴宴。乃得私遁。夜色朦朧。信步所之。約行里許。覓得一古剎。門牆多已頽廢。木偶亦剝蝕不全。姑入內稍憩。忽一偉丈夫岸然入。其人豐眉高額。眇一目。左頰有一大疵。目光閃閃。然不可逼視。髮則鬢鬢然繞其面。一若綠林之豪者。瞋目視曰。若何人。斯敢坐乃翁地。速起。否則怪無禮也。虎愕然。須臾始哀述。遭家顛沛。惘惘出門。欲於此假宿。一宵。明早當速行。乞壯士憐而許之。其人油然動容曰。觀子非池中物。何鬱鬱乃爾。實告子。我乃盜然。晚近貪官污吏。亦盜類也。彼所盜者。民脂民膏。我之盜則異。是擇貪官污吏而盜之。子既子然一身。無家可歸。盍從我盜飽煖。非所憂也。虎聞言。心動。願帥事之。遂從之。游縱橫秦魯間。人莫敢櫻其鋒。未幾其人患疫。逝盜黨乃推虎爲首領。整綱紀。禁旅。客與貧民。專擇官僚之

貪墨者。刳之。部下爲之一振。一日。虎信步行郊外。瞥見一藍縷少年。仰天而泣。虎詰之。少年嗚咽曰。余姓宋。字漢卿。京兆人。父本爲副將軍。因驍勇見賞於上官。後爲仇人嫁禍。坐事棄於市。家遂中落。今業商。隨舅氏至浙。詎舅氏中途遭疫。歿。飄零異地。以是悲耳。言訖。泣不可仰。虎憐之。予以百金。送之歸里。里有某富豪者。以納粟得官。睥睨一鄉。無惡不作。紳宦皆仰其鼻息。無如之何也。虎聞代抱不平。思有以處之。一夕。富豪方秉燭視書。忽有聲如落葉。諦視之一黑影。從窗外撲入。手白刃。霜鋒。凜然。犀利可畏。旋有人猝握富豪髮。以刃加其肩。曰。無噪。噪則立殺爾。富豪汗下如雨。不敢聲。惟蹙蹙。懇饒。命虎詰之曰。某案殺某氏子。是汝乎。某案姦某氏已字之女。是汝乎。受某甲之賄。殺某乙。是汝乎。奪某氏良田百畝。是汝乎。奪某乙之妻。是汝乎。失某孀婦之節。是汝乎。汝以爲茫茫宇宙。無人乎。本不屑殺汝。以汚我刃。今汝萬惡貫盈。無赦免之餘地矣。言次。白刃一揮。富豪之首已離頸而下。鮮血殷殷。飛濺滿地。虎從容出囊貯刃。縱身一躍。杳如黃鶴。不知所之。以後不復見蹤跡。

▲黑毛狐

(夢仙)

楊某。常州人。個儻善文。前尙俠中學校長也。民國二年春。創該校於滬城西門內之陶沙場。校舍凡三進。可二畝許。廳樓宏闊。屋廊繚長。彫刻細巧。陳設精緻。蓋前果育堂之遺築也。然室多曠廢。因生怪異。每當陰霾之夜。星月

無○光○萬○籟○多○寂○哭○泣○號○嘯○怪○聲○叢○作○淒○切○悲○嘆○雖○鐵○石○人○聞○之○亦○當○有○動○乎○中○楊○平○昔○固○以○無○鬼○說○自○持○者○今○處○此○幽○邃○之○廣○廈○聞○淒○厲○之○嘯○聲○亦○爲○毛○戴○顧○習○之○既○久○遂○不○以○爲○怪○其○臥○室○在○末○進○之○東○樓○几○榻○潔○無○塵○埃○詩○書○羅○集○滿○架○室○雖○小○而○陳○設○殊○楚○楚○楊○每○夜○臥○至○酣○時○輒○覺○有○物○似○伏○胸○次○目○灼○灼○視○面○弗○少○瞬○重○若○磐○石○幾○不○可○勝○胸○滿○氣○喘○欲○號○而○噤○不○能○聲○然○至○雞○鳴○物○不○驅○而○自○去○故○亦○不○之○懼○二○月○朔○之○一○日○楊○購○牛○脯○歸○置○几○上○暫○出○理○事○事○訖○歸○寢○方○近○門○卒○聞○室○中○咯○咯○有○聲○異○之○故○重○其○步○伐○將○啓○門○適○一○物○衝○出○睛○炯○炯○有○光○尾○修○長○約○三○尺○毛○鬚○鬚○作○深○黑○色○儼○然○一○黑○毛○狐○也○楊○出○不○意○竟○仆○倒○比○視○牛○脯○已○不○翼○而○飛○度○必○爲○此○物○所○竊○食○乃○不○敢○獨○寢○惟○其○復○來○會○三○月○上○巳○日○早○起○經○第○一○進○儲○煤○油○之○側○廂○時○忽○煤○氣○刺○鼻○作○奇○痛○駭○顧○見○濃○煙○縷○縷○自○窗○隙○外○冒○急○鳴○鐘○告○警○已○而○衆○宿○生○咸○起○破○門○撲○滅○之○得○免○焚○如○然○損○失○已○不○資○矣○又○夜○如○廁○朦○朧○間○有○飛○石○着○其○項○俄○覺○有○物○擊○其○臂○不○痛○而○癢○奇○而○捫○之○一○長○毛○之○狐○尾○也○駭○遁○歸○寢○其○擾○益○甚○或○擲○瓦○石○或○作○怪○嘯○或○引○索○絆○人○或○撞○鐘○驚○衆○然○所○祟○者○僅○楊○一○人○殊○苦○之○而○無○如○何○後○此○校○被○火○狐○跡○稍○斂○然○仍○未○已○也○

▲奇胎

(奇仁)

清宣統庚戌歲湖北黃陂縣東坡農人周立茂妻產一男三頭六眼居中之頭最大餘二頭略小一頭吸乳則二

頭俱泣。秋收畢。周挈其妻子。養異於漢口。以博蠅頭。西人卡立脫。擬以三百金購之。陳列紐約博物院。以資博物家之研究。周不允。辛亥秋。余友張君會親見之。

▲廣州之龍

(奇仁)

光緒某年。廣東廣州府城內。忽起狂風驟雨。西北角黑雲如磐。天地晦冥。沙某西人。以遠鏡窺之。見中有巨龍。一鱗爪悉備。獨不見其尾。西人遂架砲轟之。但聞砰然一聲。如山崩。場遠近房屋傾倒無數。然龍則不知去向矣。

▲九夫墓

(霞)

常州某鄉。有九夫墓者。當前清季年。有婦人張氏。家資巨萬。夫死。止遺一幼子。婦姿容甚美。且又年少。不能守節。乃私贅一夫。又生一子。夫又死。卽葬於前夫之旁。又贅一夫。復死。如前此。終欲得一相當之夫。與之白頭偕老。於是凡嫁九夫。生九子。卒不如願。葬則以次序排立。成九墓。婦死。乃葬于九墓之中。每逢日落時。其地卽起陰風。夜則有呼嘯爭鬪聲。若相奪。此婦者。行人均不敢過。鄰村爲之不安。相率於邑。令趙某隨至其地。排衙呼皂隸。于各墓頂。重責毛板五十下。後竟寂然。

▲一角

(夢仙)

戚族鄭翁世居海濱，善漁，日可獲數十尾。家固小康，一日余適有事過其地，造其居，叩以生平所遇。翁曰：余二十年前隨父泛海，遇颶風，飄至日本海，乃漁。于是得一魚，竭數人之力始克拖起，狀殊奇特，體黃白色，且陳暗褐斑紋，鱗大如箕，閃閃發光，目巨若盤，灼灼不少。瞬鱗小，尾闊長幾三丈，重可三百斤，烹之味頗不惡，逗留數日，一無所獲，乃反棹歸。至今言之，味如仍在也。

夢仙按翁所述，卽一角之牝者，爲鯨類之一種，產於北冰洋，而於格林蘭海尤多，長至少一丈八尺，外重約四百斤左右，此猶其小者耳。壯者則上顎多一長牙，長可丈許，形直而前突，爲破冰之利器，遠望之儼然一角，故有是稱。其得至日本海者，想由乘潮流而。鯨然以北冰洋與日本海之距雖計之，恐一角雖強，亦決不能具此大游泳力。且日本海地處溫帶，天氣和暖，一角又何以能生哉？此余不得知其奧矣。姑誌之，以待博物家之研究。

▲異卵

(夢仙)

曩游洞庭，小步山麓，採叢薄中，得一鳥巢，中一鳥狀類鸞，而羽毛豐潤，作深黃色，首尾則不然，五色皆具，燦爛眩目。睛有怒脈，似善鬪者，鳴聲嘹亮，宛轉上下，幸撫曲然，聆之不禁心往神怡。行稍近，草側巢覆，鳥乃振翼去，檢

其巢中具二卵。一色黃。端尖光澤。可鑒。向日照之。似爲透明者。一則已碎。壳爲淡黃色。微帶青。合之作圓形。中一縫。口眼皆具羽毛。未生。乃懷其完全者。歸會大雨。避巖下。迨霽起行。已近黃昏。新雨初晴。路滑難行。偶不經心。致遭躓覆。衣履盡溼。卵已壓碎。黃白全無。祇清水一堆而已。

▲記光緒乙巳川河海嘯

(穎川秋水)

前清光緒乙巳八月初三之夕。海嘯爲災。崇明川沙等處。瀕海居民。悉罹其魚之患。於是滬上紳商之樂善者。咸謀所以救濟之術。摯友陸君熱心人也。亦約同志中之仁慈惻隱者。具糗糒藥餌。親往川沙賑焉。予當時激于陸君之熱忱。慨然同往。旣戾川境。亟往欽塘外查勘。一過。則見哀鴻遍野。侍哺嗷嗷。其年老者。旣多病骨支。離卽幼穉者。亦皆面目憔悴。皆奄奄欲斃。而朝風夕露。涼氣中人。肌民猶單衣一襲。瑟縮可憐。甚至有袒裼裸裎者。蓋大水來時。天氣酷熱。被災者。祇圖逃命。衣笥之屬。皆不及取出。故無衣無褐。至于此極也。而房屋之冲坍。棺木之漂流。更慘目傷心。不忍卒覩。勸至下午三時。腹枵矣。同人各取自用之乾餼。就道旁食之。而飢童皆雙目灼灼。饑涎欲滴。突一最穉者。牽予衣。淚涔涔下。作索食狀。予亟與之。而不覺淚亦涔涔下也。同人目覩其狀。亦多不忍。下咽乃悉出。以予諸童歸。而黯然者久之。而其時乃有一趣聞。趙君者。邑人也。吝於財。年逾不惑。無嗣。謀聘一筮。室以

未獲夫人同意未決也。陸君遂勸以助賑。謂如是定得天心。默助。賜以麟兒也。語爲夫人所聞。知夫之慳。而亦慮其納寵也。亟以私蓄四百元。慨交陸君。逾年果得孿生子兩人。今已頭角崢嶸矣。嗟乎。謂天道果遠乎。何若是之巧也。蓋天心卽人心。人心仁且慈。天之仁與慈卽隨之而來。人有不信天道者。盍隨趙夫人之法。以卜天心乎。

漱石生曰。民生之害。莫水患若。蓋兵燹猶可先事遠避。水災則猝不及防也。秋水昔曾親歷其境。故言之痛切。若此。真有令人耳不忍聞。目不忍覩者。然前此之災。特一隅耳。今者京直之災。幾遍全省。百萬災黎。啼飢號寒。將填溝壑。設爲秋水生所見。其感痛爲何如。卽其他慈善家見之。其悲苦又何如。宜紅十字會之殷殷籌款助賑也。

▲傲僧受辱

(維摩)

清提督陳國瑞入都。住法源寺。陳武人驕橫。入寺後。寺僧未嘗一往。陳因使部下人謂諸僧曰。主帥入都。攜珍異甚夥。將來必大有施舍。但得方丈來一見。則可矣。翌日。方丈果見陳。然意頗傲。睨修候而外。別無他語。陳往答。見方丈室中。羅列奇詭。莫可名狀。陳舉一二詢之。方丈輒合十曰。是某親王所贈。或曰。是軍機大人所贈。頃之僧又曰。今日適有某親王約談禪。老僧須卽往。恕不陪也。陳含怒拂衣出。逮覲事畢。僦裝將行。車馱布路。忽下令縛方

丈于柱已執鞭立其旁。又令部下盡取室中物裝置車中。每置一物。陳輒以鞭撻僧曰。汝尚敢言是某親王贈耶。又置一物。則又撻之曰。汝尚敢言是某大人贈耶。如是累數十百僧哀號求免。不許。請盡獻物而免。撻亦不許。陳視室中物盡裝畢。乃飭車馱先行。已乃徐出。羣僧方解僧縛。亟報官請捕。已無及矣。

▲高孝子

(聽月)

子曩客魯省時。知友黃君爲子述孝子事。有高煒者。嶧縣人也。父某業儒家貧。設館授徒。聊以糊口。數載不得志。鬱抑而歿。時煒尙三齡。母李氏深明大義。立志守節。撫孤成人。以接宗祧。顧家徒四壁。度日如年。鄰嫗或勸之再醮。母曰。亡夫在日讀書明理。深知廉恥。不幸棄妻孥而去。薄命人安肯以貧乏故再醮於人。重貽地下。羞請毋復言。更傷吾心也。於是益茹辛嘗苦。絕不言艱。藉十指度日。母子聊得溫飽。煒稍長。卽令入近村小學。讀有時廢學。母輒向空大哭。呼亡夫之名而告之曰。兒忤吾矣。煒懼持杖請罪。母怒始解。笑釋之。煒遂勤學。不輟。立圖上進。迨年十六。出校就事。近村商號之知其品學者。莫不爭相羅致。嗣爲某銀號主。捷足先得。使任司帳之職。平日待人接物。和藹可親。交易更誠實。不欺數年。後名乃大噪。各地大商號均樂與交接。境亦稍裕。願勤儉如前。布衣淡飯。怡然自得。日以甘旨奉母。並親爲烹飪。母食時。則坐桌旁。說古今諸談。以博歡笑。母因而加餐。焉人叩其故。煒對

曰是何足奇。予之所以捧甘旨進母者，欲償彼二十年來撫余之辛勞耳。予之衣食可節，而吾母應享之甘旨不可缺也。夫鳥獸尚知反哺，盡其子職人而可以不如鳥獸乎？人咸嘆爲孝子。至今其母子尚在。癸丑冬，予曾見之於齊村，時煒已娶妻矣。

聽月曰：吾觀夫古之豪傑名士，受母教而成其豐功偉業者，比比然也。若煒之苦學之孝行，亦爲受母教有以成之。雖不能上比古人，然亦足以爲後人模範。

▲李勇

(秋鏡)

余友錢君嘗與余言鄉人李勇事，爲之愕然。竊不料茫茫塵海中，尙有斯人爲此快事。玩貪官姦吏於掌上，一吐無告冤民之恨氣也。李勇者，年五十許，力大無比。本綠林豪者，獨具隻眼，知此中不可終老。遂洗手不爲，嘗語鄉人曰：縱橫江湖三十年，未嘗逢敵手也。有某縣令新蒞任，得賄於富翁，沒鄉人之田。田鄰富翁宅，遂據爲己有。鄉人訟不能勝，自怨自艾，更恨令不已。而無如之何。事聞於勇，憤然曰：何物暴令敢爾！卽拂袖起行，百里許，日初落時，適令因事外出，隨者甚衆。及目的地下，轎而轎忽空。縣令已杳如黃鶴。衆大驚，輿夫更疑訝不已。蓋中途固未嘗有變也。不得已，且以空輿歸。至署啓輿，令忽在衆。又大驚，問令以故，不答。但作驚悸狀，竟入署，取前富翁奪田。

案提富翁至令歸其出於鄉人出所受賄充公並重責富翁翌日李勇欣欣然人有以令事問者但微笑不言然人咸知鄉人之窳非李勇莫白也

秋鏡曰李勇之任俠救人豈今世所常有哉觀其不以令事告人其亦君子隱惡之意與李勇洵異人矣惜哉天下之貪官污吏多而李勇少也

▲裸姑山

(樗爨)

戊申夏大雨瀆越火車已竣工之處爲山水冲毀余自老番寨改乘三丁拐(前二人後一人)肩輿赴省某日午後抵下壩(地名)時正申初余詢輿夫今夕宿何處輿夫指矗立之山頂曰今夕宿此余仰首以觀雖曰極高然山上之牆屋則固歷歷可觀也輿夫催余速行余甚訝之及登輿乃下坎越深澗至山脚肩輿乃穿入樹林中盤旋曲折而上忽而山前忽又轉入山後其隘處僅容一人行過而攀躋石磴有時須下輿步行輿夫將筊輿舉過頭頂方能上山否則輜楨嫌長擡後肩之人無地置足也計由下壩起行至山頂時已戌正矣諺有云看山跑斷腿其信然輿到省與戴君楚卿言及戴君云此何足奇昔就永善幕永善與四川雷陂廳對峙均係山城雷陂前清時駐有武職大員天氣清明署內放定更砲永善城內仍得聞之及計其路程則須行三日蓋中隔金沙江渡

江。及。上。下。山。共。分。三。站。也。滇。蜀。路。險。又。惡。得。以。江。浙。程。途。比。之。哉。

▲毒蛇

(瘦鷗)

浦左東鄉竺橋村出一異蛇兩頭俱尖長僅二尺許其毒異於常蛇有問其氣者無不猝斃常潛于河中行舟偶經其地舟中人必觸氣而斃鄉民患之舉村爲之大擾然亦無如之何一日忽來一老丐行經是處見之告村民曰是蛇號竹葉青(卽俗名兩頭蛇)害人最烈村民以其既識此蛇必有去之之法乃環詢之丐曰諸君欲去此惡蛇請給青蚨五十枚三日內必當除却也村民諾之如數予之錢丐得蚨卽去漸行與村民約謂三日必來越三日丐果至手持小竹筒一內儲一蛇長一尺許頭上有一王字至則將竹筒平放于地並謂一蛇不能禦乃收購舊旱煙筒數百只劈取其膏盡塗丐身然後將王字蛇放出誘竹葉青與鬪勝負未分丐從旁以棒擊之始斃村民爭以爲快丐以此蛇毒甚必須以火焚之然恐其氣四散爲害尤烈乃以洋鉛空罈之面焚枯後連灰棄之于海毒虺除後丐乃復持其王字蛇飄然而去夫以二尺許長之小蛇其毒若是可謂奇矣乃一尺許長之王字蛇能與之鬪是必其毒更甚誠奇之又奇也

▲義鴉

(聽月)

萊州米商錢俊卿性仁慈。經商濟南。一日薄暮。過叢林。見獵者攜一巨籠。匆匆自林間出。籠中有烏鴉十數。大小不等。錢詢之曰。某。清晨入林。搜尋殆遍。無所獲。僅得鴉十數。茲將攜歸。作晚餐。錢見鴉作覈棘狀。哀鳴不已。似人之臨難望救。然不覺惻然憫之。乃出錢數百。求獵者放之。須臾。鴉次第出籠。歡然高飛。似向錢點頭而去。錢殊不以爲意。後錢自濟南收帳歸。仍經舊地。中途遇無賴趙大。窺其多金。出刃殺之。藏尸于叢草間。懷其金而亡。至濟南。恣意嫖賭。揮金如土。顧每至一處。常有烏鴉六七飛鳴其上。似詈其無良者。趙深惡之。一日經衙署。羣鴉忽啄其首。趙大駭狂奔。圖遁。鴉更死力逐之。旁人知有冤執之。官一鴉飛至案前。押簽立階前。官曰。汝有冤乎。可點首。鴉果如其說。官乃命隸隨之行。至叢林。亂草間。鴉忽止。隸視之。見有烏鴉五六張翼伏叢草間。下有一尸。已血肉模糊。急白之。官一鞠而服。因置趙於法。鴉遂歡鳴作頌。功聲向空飛去。不知所之。

聽月曰。鴉飛禽耳。尙知受恩報德。跟蹤捕凶。至死不撓。其志可敬。其智可佩。吾觀夫世人之受恩而不知感。反以怨報德者。是實禽類之不若矣。

▲吳媪

(夢仙)

語云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孰知有反是者。因特爲之記。吳郡吳媪。性慈善。予祖母之姑表行。祇一子。名大成。爲人

亦和藹年過而立娶曹氏女爲室生子女各一僑居滬上以攝影爲業母慈子孝一室融融癸丑春二月十六爲媼誕日子奉祖母造賀其居斯時賀客滿堂喧聲盈耳誠可喜事也媼上坐受子媳等叩賀畢忽顏色慘變手足僵冷昏然仆地譖語不絕大成惶急狀至不堪辛不許時卽懸賓客輩皆不終席而散乃自此慈善之性爲之大變一日方飯媼忽以菜碗擲其子繼以箸擊其媳且厲聲呼喝狀至猙獰大成固順孝其妻亦賢明皆忍受之絕不出怨言久而極益甚不得已乃遷之鄉間使妻隨侍媼更怒且謂將控子忤逆大成懼復移之出閉置一室開穴壁上以遞飲食等物一夜室中忽發大聲大成起視見滿室火光融融勢將燎原並聞其母作嬉笑聲恐兆焚如急破門入負之出返身撲滅之事倉卒心急意亂未加檢察致手臂被灼閱月餘始愈是年冬媼竟以狂疾終

▲記嶮巖觀瀑圖

(夢仙)

重山疊疊中介一溪棧道紆迴樹木蒼鬱一老儒攜杖緣溪行一童抱琴隨之羊腸小徑忽隱忽現樵者肩柴行山徑中沿徑而上達一嶮巖巖上小亭在焉由亭中外瞻遠及一舍峯迴路轉遙顧如霧危壁千丈銀瀑飛瀉直流溪澗中水紋漾洄抱亂石而過山崖嶙峋如鋸齒之羅列遠山之巔高出雲表風景幽邃疑非人世所有卽老

儒○琴○童○亦○古○雅○宜○人○不○愧○名○人○之○手○筆○（圖爲明文徵明所繪）境○雖○幻○而○觀○之○不○禁○心○往○神○怡○恨○不○能○身○入○圖○中○一○觀○幽○勝○之○境○

嗟○乎○士○生○亂○世○能○自○放○于○山○巔○水○涯○以○樂○其○生○享○受○清○福○較○之○世○上○爭○名○奪○利○者○之○所○爲○不○啻○有○天○上○人○間○之○判○此○中○固○大○有○人○在○也○

▲義僕

（富華）

吳○人○陸○某○佚○其○名○性○剛○直○軀○魁○梧○幼○時○曾○受○教○於○名○師○有○長○槍○一○柄○舞○時○寂○然○無○聲○身○不○能○見○稱○爲○絕○技○其○先○世○固○名○閥○頗○有○積○儲○不○數○載○卽○中○落○至○吳○某○則○已○赤○貧○如○洗○矣○不○得○已○傭○於○余○之○至○友○朱○君○警○秋○家○雅○得○朱○君○重○視○辛○亥○冬○朱○君○有○歐○洲○之○行○途○中○恐○有○不○測○故○攜○之○俱○行○以○備○隨○時○護○衛○車○至○西○伯○利○亞○斯○時○蒼○茫○暮○色○鳥○倦○知○還○既○無○逆○旅○可○投○又○乏○餼○糧○果○腹○朱○君○中○心○志○志○進○退○兩○難○行○行○忽○有○咆○哮○之○聲○起○於○車○後○如○百○計○豺○狼○追○逐○也○者○未○幾○聲○益○近○御○者○驚○而○遁○去○車○卽○中○止○主○僕○魂○飛○天○外○訥○訥○不○能○言○吳○某○斂○神○語○朱○君○曰○主○人○乎○僕○事○主○人○家○已○十○有○一○年○頗○蒙○青○睞○愧○無○以○報○今○得○之○矣○望○主○人○前○途○珍○重○毋○以○僕○爲○念○言○已○縱○身○一○躍○仰○臥○道○旁○而○不○情○之○狼○已○張○其○狂○貪○之○嘴○舞○其○尖○銳○之○爪○可○憐○之○僕○瞬○息○竟○膏○狼○吻○朱○君○乘○間○始○得○免○脫○卒○歸○故○鄉○每○向○人○述○及○

此事淚隨聲下誠義僕也。

▲犬異

(隱源)

余鄰某氏蓄有獅子狗一體小而玲瓏全身黑白二色相間殊令人可愛犬至伊家開已三載日前產一小犬其狀之奇特頗堪發噱蓋此小犬粗視之並無他異細察之則頭目絕類一小貓似甚凶猛口旁鬚鬚長而且粗伊家主婦見後急令棄之以爲其決非佳兆余聞後亟往觀且攜至余家試食之以鼠則狼吞虎嚥頃卽盡焉狀類喜甚今猶在余家每日則必食貓魚數尾其一切性狀皆甚類貓惟體性迥異耳或云此係犬貓交孕而成噫天下之不可思議事孰亦有若是哉耶特記之以供生理家之研究

▲異貓

(柏上)

民國二年夏余由金陵來滬甫上車見某甲手攜一提箱初不注意於此及車已開聞有貓鳴乃詢之某甲對曰在箱中且啓以示余見此貓禿生二足毛作灰白色如大鼠然謂得於城內中正街將赴蘇以獻諸其主人云

▲甘露寺鐵塔

(樗瘦)

京口三山自古推爲名勝而北固之甘露寺峭壁枕江危樓接漢尤爲傑出山巔鐵塔唐李衛公德裕建余十餘

齡時猶及見之。塔頂已于前清道光季年爲大風吹去，祇剩六層，純係鐵鑄，四面鑿有佛像，及光緒辛巳，余僑寓金壇，春秋佳日，不復登臨。某年夏，聞爲大風吹落江心，而鐵塔故址，遂埋沒于荒煙蔓草，不復可尋矣。先是童謠云：風吹鐵寶塔，水漫京口，閘鎮口要出三鼎甲，乙酉大水，江潮來時，幾平閘板。次年丙戌，馮夢華太史煦以第三人及第（馮籍金壇，入泮撥府學），三鼎甲之中，占一探花，以爲童謠已應，及是年冬，武闈解朝鼎侍衛，得武榜眼，文武二科榜探皆出鎮屬，奇矣。而次年春，貴州趙以炯殿撰，向人道及原籍本係鎮江大港，遠祖某以末秩分發貴州，乃占黔籍，始知丙戌文武二科狀榜探皆在鎮郡，童謠乃無字不應，尤爲奇異。噫，當此科舉旣廢時代，猶爲迷信占驗之談，豈不虛自詡文明者齒冷。然童謠則流傳已久，丙戌至今，相隔僅二十餘年，事均徵實，絕非子虛巧合。耶抑果有定數耶？請閱者諸君下一斷語來。

▲孔武

（夢魁）

孔武，吳之武進人，善技擊，寺旁有石獅，重五百斤，武隻手提之，翩翩作商羊舞，嘗獨臥鄉野間，夢道士授以二劍，曰：此神物也，汝其實視之。武驚醒，見身旁有二劍，在光錠四射，不可逼視，大喜，攜之返家，閉戶自習，不敢稍懈。越二年，技大進，舞時如滾雪，飛花不見其影，但聞呼呼作響而已。有某力士，魯之名拳師也，聞孔武名，詣求較藝，武

遜辭不能。力士固請武指室中二劍曰：君必欲我較，可取此來擊我。力士大喜，往取之。蓋心羨其劍已久，欲殺而奪之也。然重不可舉，盡其平生之力，仍不稍移動。已而汗流浹背，力既竭矣。而二劍安置如故。狀武笑曰：如何？力士跪進曰：有眼不識泰山，敢死。敢死。武乃起，從容舉其劍，輕若鴻毛。以是一鄉相戒，無敢犯者。未幾，洪楊軍起，民家紛紛遷避。武出止之曰：若曹毋恐，有武在也。衆乃仰服。其推武爲民團長，選鄉中壯士數百人，以禦洪軍。是夕賊率大隊軍至，武一人立橋上，使數百人伏橋下。迨賊行近，武大呼一聲，山谷爲震，賊大驚，反奔。武率壯士追之，雙劍並揮，首累累，地連砍千餘人。自是賊不敢至一鄉。鄉人以平安，武無子，其藝亦弗傳。及死之日，輾轉枕席間，內功弗散，終不絕。自起墮床下，室中磚石盡碎，無餘。始卒里中無賴，爭入其室徧覓，二劍蓋已杳如黃鶴云。

▲平定干戈

(樽癭)

鎮江西城外銀山觀音洞，有石瓶一座，行人登山，須過其下。城內鼓樓岡路中，有石柱一根，深地底，不知其若干尺，祇尺餘露于道上。（是名曰定，土人相傳劉青田爲明太祖扞斷龍脈，以洩京峴山之王氣。）南門越城中，有土龕一座，中塑一干盾形，土人云：毀去此龕，則城內火患不絕。網巾橋下，聞有一石洞，內藏一鐵製之戈，總名曰平定干戈。上三者，人皆見之，惟戈則在橋下洞中，無人能見耳。

▲青苔寺綠水橋

(樗瘦)

杜牧詩云青苔寺前無鳥蹟。綠水橋邊多酒樓。考青苔寺卽今鎮郡城內藥師庵。綠水橋卽千秋橋。相去不遠。祇半里許耳。雖臨運河而市面冷落。卽求一小小鋪面亦不可得。又安知唐時之爲金迷紙醉場哉。

▲十三門

(樗瘦)

鎮郡古名鐵甕城。有十三門者。在城西北隅。是爲甕口。攻此則甕城易。聞前清道光二十二年。英人攻城不克。後有導之攻十三門者。而城乃失守。專後當道者。扁蔽之。現不復能確指其址。有云卽在鎮江府大堂後者。未知確否。

▲鐵僧

(秋心)

武邑乞僧。佚其名。因其猛力過人。皆以鐵僧呼之。僧日日行乞道中。所擊之木魚。大如斗。重約數百斤。無人能舉之者。每至一家。必銜錢而去。故人皆懼之。有巧敏者。年方六歲之小孩也。善投石。一日見鐵僧於途。投一石以戲之。中其帽。僧佯作不知狀。擊木魚如故。又投一石。帽將落。僧乃怒曰。若落吾帽者。必不汝赦。巧敏固戲之。蓋究不知伊爲何人也。投三石而帽果落。鐵僧起。擊巧敏。巧敏遁。僧追之。步行捷如飛。敏方知是僧之有道也。遁益急。而

追如故敏亦曾受名人傳受飛行術且童子身輕故僧不能及途既窮敏卽轉入一豆腐店店主年已老兩鬚白如雪見敏之匆遽也怪而詢之敏告以故翁曰無妨速入可耳未幾僧至問之於翁翁曰是乃老夫之豚犬也請赦之不可且曰不出汝子考致汝死翁向笑僧怒甚以手作勢欲劈翁翁急還手攔之曰去休僧卽仆出丈外觸石而亡翁喚巧敏出語之曰汝何胆之大也此僧乃紅沙手非余黑沙手者將喪命矣試觀吾胸前之血印一條卽僧作劈勢時所致危哉余身幾變成二片也汝以後宜慎之不可再事嬉戲巧敏默然謝而退

▲巨村

(樗叟)

余友錢君心耕其岳家爲歐陽氏世居巨村嘗告余云元末劉伯溫先生未遇時曾在歐陽氏家中教讀奇異之事難更僕數某年夏陽先生放假登高過晚膳時未返主人疑在他相識處聚飲不復坐候餐甫畢而先生猝至盤殮市遠勢難咄嗟立斃檢視殘簡祇餘一鷄頭一壺酒而已主人惶愧殊甚先生怡然曰此前定數也主人笑曰先生屢言前定數豈一飲食之類亦關定數乎先生囑以閱書室以後自知主人趨視之則有詞二句乃明年九月九一個鷄頭一壺酒十二字早懸於壁上矣其他類此者甚多據云全村形勢向背乃先生審定如有偷兒入村則迷惑去路不復能出蓋按八卦之休生傷杜景死驚開而造也先生後遇朱太祖不辭而去遺書籠一具

內藏手抄奇門遁甲一部及履一雙。歐陽氏寶藏之。直至前清同治年間。有名小山者。爲鄉董。得罪於鄰鄉。里人火焚其居。而書與履乃付諸一炬。五百年之古物。一旦燬棄。惜哉。

▲羅浮大蝴蝶

(去非)

羅浮山。屬廣州博羅縣。亘數十方里。巔高萬仞。尙不及計。蘇長公會書天地二字。鑄于山腰。蓋寓別有天地。非人間之意乎。山勢旣幽邃。峰嶸森林。更繁茂。蕤蘇卽動物。亦所鮮見。有各色之綬帶鳥。及英武。不計其數。尙有一種碧鷄。最足令人一新眼界者。則爲碩大之蝴蝶。其質約重十餘兩。其形略似紈扇。其翅雖同于尋常。蛺蝶。而五色斑斕。翱翔飛舞。且振翮有聲。予入山一週。幾忘却尙有人間世也。

▲妖由人興

(去非)

當辛亥光復之翌年。薛垣葡萄架之王庭芳。與姪某。住屋毗連。一日有友過從。去時。覓所脫之馬褂。杳如黃鶴。咸疑爲臧獲輩所竊。遍搜不得。乃翌晨於溺桶中得之。尤奇者。馬褂雖從糞中取出。而絲毫不染污漬。正詫異間。磚瓦飛舞于堂。而不着一人之面。首無何。臥室中。或什物毀損。食品中。或發現蠅蛆。如是滋擾者。累月。王之家人。困頓亦不堪矣。時馬某爲江西都督。庭芳之次子。字祿芝者。充督轅總務科長。(前清馬爲統領王充馬之司令)

大權獨攬赫赫炙人恆惡家爲鬼物作祟自恃氣燄常拔刀指空而詈祟益甚王又崩角求恕並求祟表示來意
屏中卽有聲答曰汝乃縣署差役誼耳罪孽深重今雖賴汝子諂媚得官汝之威儀祇可薄親朋驕妻妾其如我
何嗣後祟愈劇王乃斷張賞格於通衢略謂有能除祟者畀以千金卽有衣服麗都之二少年造門以驅邪自承
入卽毀其所立木主（王爲祟立一主位供奉於庭以媚祟）僅向空喃喃默語不逾時掉臂而去王追贈酬金
堅却不受或謂某少年爲某鄉某宮翁子某富翁曩曾飽受王之囉哩（王庭芳充承差時）無以圖報故習
左道以報怨時予在翰且相距王宅匪遙是以知之最詳予謂報仇快事也而憑藉鬼祟行爲實非大丈夫所爲
者矣

▲萬能

（去非）

萬能者贛省南昌縣署之快班也凡重要案咸爲之破獲以是名頗著一日於江干茶肆啜茗而目注隔座某茶
客不轉瞬既而曰紅臉子（按紅臉子之稱謂乃江湖稱大盜之口號）盍去休此地有予在技倆空施耳如是
言之者再而某茶客似未聞者萬進與語茫然萬慍出繯綉於袖蓋欲拘繫入獄客見繯綉始驚詢見拘何故萬
噴其佯亟欲逮捕某客見勢已迫知不能免但云旣必欲妄拘願借寸楮一書書竟緘口畢以之付萬囑速送入

城遞某錢莊立有人來者俟友至就縛未遲萬以爲其有款存莊殆卽盜賊故俯予所請央茶博士送往已則仍監客恐逸須臾金鑼一棒中丞來矣中丞入肆卽詣客道歉一霎司道府縣咸至乃偕客乘輿入城隨繚萬焉中丞既回轅震怒鞠萬云若充捕快者盡職於指良爲盜乎學台尙敢妄指平民受誣不計矣萬至此始悟客學台惟崩角認罪中丞卽命請令立斬斬將判某督學云姑緩須臾必訊其所見而指予爲盜萬曰因見大人頸際有練痕手足頸似曾桎梏者督學贊萬果有自力請釋萬中丞詢故某督學云曾於某年獲罪天牢備受桎梏此次出試各府屬畢旋省以偷得浮生半日閒而入茶肆品茗瀏覽西日晚翠不圖遇萬能竟爲萬迫乃函囑某錢莊主據情飛達撫院以解圍焉中丞世道府縣等官聞提學所云莫不交喋褒獎且大賚之以爲盡職者勉於是萬能之名愈彰矣梁山小二劇盜也以慕萬能名而赴贛時贛方伯爲某旗人有女待字忽一夜被姦且截一腿去翠日於城樓上發現女袴一條乃以繩繫兩端于樞袴檔則大書特書梁山小二姦淫某藩之女留此表記云云案出某撫大怒立飭兩縣捕盜某縣尊及府尊立傳萬至（時萬已退卯捕快除名曰退卯）屬託善爲藏事萬曰小人老矣無能爲也奈何府縣官咸諄諄懇託萬曰豪情下問固不敢推諉但期限必寬逾月經年不可必也自有要求者小人此去必入盜穴設不生返則求恩撫卹小人之家於是成行逕遵宿遷路線以往一日

抵某鎮已薄暮矣忽見一瞽者扶杖於前萬乃躡足尾之以覘其異行不數武瞽者隨行隨言曰汝我俱老矣乃不圖相見於此然已來矣敢不歡迎萬亦遜謝且云實不得已而奉訪者屆時已行抵一萬頃汪洋之大湖瞽者曰吾儕曷步行可乎萬曰如命瞽者已以足踏水而行萬亦如之過湖又行經數十里而轉入一山凹山內闐寂無聞惟皓月凌空映射彼巍峨之樓閣瞽者止步棄杖啓目笑顧萬曰汝尚健耶萬曰然曰入吾之三重門當縝密也言竟一躍先入萬乃遵囑不敢越牆步行入第一門戶樞上飛下一刀萬承之以頸頸不傷而刀墜入第二門則有千斤鉄閘由上墮下萬以頭頂住以手推托而入及第三門無他則見方桌上置方塊炙肉一盃旁立一彪形壯士手起尖刀截肉敬客於一分鐘內連敬三塊萬一一吞之呵呵大笑而出迎者卽僞作瞽者之老翁蕭客入廳事另設盛饌款客焉翁曰子綠林中之自愛自重者以犯姦爲恥茲小二適犯故予迎君以了此重公案耳二人食罷翁曰多年不見之弟兄今夜當抵足而眠乃偕萬入一臥室室中旣無椽設並無床帳帷由屋樑雙繫二繩翁舉手曰請登榻乃一聳上繩並不以手但以背脊吸繩耳萬亦如之二人旣登榻矣翁曰夜深甚重盍以被來言甫言當有界一數百斤重之石版入先以敬客萬乃雙手捧之復界一石以奉翁翁亦捧一雲鷄唱其界石版入之二人仍接此二石版去翁與萬乃下繩盥洗畢仍盛饌送客翁仍偕萬行萬覺已非來路比及

河千小舟已候於此。翁曰：汝速返。贛小二已先。汝至矣。嗣後慎勿再來也。拱手而別。逮萬返。贛小二已先。一日坐俟于萬之私宅。萬隨楷小二以銷案。

▲奇丐

(隱源)

某日偕柏上步於蘇城福神殿附近。忽遙聞馬蹄得得之聲。然四顧並無馬影。途人莫不稱異。頃之忽有一高大駿馬疾馳而往。騎者乃一衣衫破爛之乞丐耳。途中有知者羣詢之。余亦側耳聽其所述而筆之。騎者之父係某地巡官也。為人慈愛得軍士心有戰功。年至半百始得此子。愛若掌上珠。但此子幼時不喜讀書。往往以出遊為樂事。及壯忽向乃父曰：兒願出遊各地。以壯兒志。請勿阻。且請給以駿馬一並破衣一席。乃父不可固請。仍不可再請。父無可如何。始允之。大喜遂出焉。數年後流為乞丐。然其駿馬終不棄之。頃騎而疾馳過此者。即此人云。

▲張青

(鐵崖)

北道之上。昔年馬寇最夥。尤以魯豫境為更甚。丁未歲。余小住大梁。聞友人談張青事。任俠重義。頗有朱郭之風。云有趙某者。為上邑縉紳。頗饒於資。然慷慨好友。非鄉愚守財者比。會趙女子歸。有日。趙攜資晉省。備辦粧奩。中

途遇一闊面大漢。負小行囊。一趙行。則行。趙止。則止。初見之下。深爲詫異。旣思此種行爲。必係路道上朋友。少川資耳。於是趙每於飲食間。輒邀與俱。而某爽快豪放。亦嘗稍辭。逮將抵周口鎮。夜宿小店中。某向趙曰。沿途渥承厚遇。久已銘感。無旣某姓張名青。綠林中人也。公行囊中所帶之金。某已偵悉。所以不卽劫取者。感公義。特不忍耳。雖然。明日到周鎮。時某有急需。非二百金不敷。公能允吾償當不爽。趙畏張之強。不得不實言相告。並語以晉省原因。萬一有誤。殊難爲計。張云不妨。明日公可先行。某隨卽至諒此區區之款。不致誤公。希公告我寓址。俾便尋覓。趙無法與之金。且告以寓廬。遂自往焉。抵汴之次日。客牕獨坐。正鬱鬱不自得。而張歛然至。笑顏向趙曰。別來無恙。耶。曷戚戚爲。前日所約。幸不辱命。今請倍償之。望公晒納。趙初固辭。張固請之。始受。張又曰。我輩綠林之中。空手劫財。行固不義。然商旅之財。某等亦未嘗妄爲染指。至貪官污吏。剝削小民。充裕私囊。途中一遇某等。十九不免焉。某等此番所携金正。某縣令貪囊中物耳。臨別贈趙袖劍一。矧云珍視。返時設遇不測。以此示之。可免後趙歸沿途實此是賴也。

▲酒中八仙

●車夫與丐

(去非)

某年十一月風雪漫天予驅車於途抵站稍憩（內地陸路十里一休息）入酒家沽飲乃詢車夫飲乎車夫某粲然答謂豈僅飲乎固所好者村店恆以盃代杯二人正大嚼狂飲不暇他顧忽聞有聲飛入耳鼓曰美哉酒也壯哉飲也視之一乞丐屹立雪中覬覦予飲予卽詢曰若亦解飲耶丐笑曰纔涎不勝其嚙矣予乃遜之座而轟飲而拇戰興致尙豪而日晷已移去廟鎮（由揚州東關至仙女廟鎮十八里）尙距八里且雪深沒脛礙難夜行可隨以繩爲子輓轅車夫亦奮勇驅車抵鎮尙未昏黃予重酬二人皆堅拒不受噫愚人中亦足以廣交游矣

● 某僧

某僧茹素飲則百川狂吸善拳術不輕示人年八旬猶矍鑠曩年予每乘觀潮必往該寺作十日留今竟不知所之。

● 翠子

僑居秣陵時僱用之下女（南京稱小大子上海稱小大姐）名翠子年恰舞象憨嬉得天真初不知其嗜緣子書室置小酒甕一每購必十斤飲不以器但就甕嘴吸之每甕供子十二三日之需自僱翠子僅七八日乃罄一日翠子飲已過分意醉予母暨內子輩咸喜翠子伶俐活潑諗其好酒每飲必召翠子是亦予飲中之膩友也

● 佩蘭

佩蘭南通妓也。每賭飲弗蠖屈。既飲媿媿不倦。雖貌僅中人而憨態可掬。亦風塵中不可多得。

● 荔枝灣邊漁翁

荔枝灣荔枝翳密。一水迴環。蓋由白鵝潭灌入。予駐粵既久。每屆荔枝熟時。則蒞止焉。每往必見漁翁撒網。腰繫酒瓶子。詰其同予嗜好。常於夕陽影裏共酌醇醪。亦藉澆塊磊之一法也。

● 樵與予

鼎湖山距端州六十里。山下有老坑新坑。即出端硯之穴。名勝甲全粵。乃稅駕以往。至山麓。例更筭輿。忽聞佳釀飄香。觸入鼻竅。睨之。酒帘輕颺。肆中踞一莽漢。舉杯自得。而目光炯炯。似瀏覽此大好湖山。為下酒物者。時予饑涎溼襟。渴不能已。亟就與飲。該樵微醺。掉臂担柴。逕去。去不數武。旋譚予曰。子鼎湖游罷。當止此。俟予市柴。即來也。予如命。相與痛飲者竟夕。諺曰。得一知己。可以無恨。予音得七人。可謂幸運佳矣。

▲ 戎某

(夢甦)

余曩客鄞縣時。友人張君為余述其鄉人戎某事。戎某者。慈谿觀海衛富家子也。性慳吝。視錢如命。親戚中有向

告急者輒掉首不之顧。然獨好漁色。有當其意者。千金不稍吝。年逾耳順。來滬上。眷一名妓曰翠翠。翠翠碧玉年。風光旖旎。躑名噪一時。待戎某特厚。戎某喜以爲彼。殊果有情于己也。不知紅顏白髮。初無愛情之可言。特賴阿堵物之力。耳然戎某不之知。一夕某宿翠翠家。鴛鴦夢回。忽失美人所在。詰僕婦。則以出局對。而視壁上時計。方指四時。默念夜深如此。決無應徵之理。疑訝交加。輾轉枕席間。不能成寐。忽聞低語之聲。出自隔壁。屬垣聽之。知意中人方與一少年喁喁情話。其所談之語。皆爲戎所不堪聞者。不覺大怒。推扉入其室。少年見戎至。奪扉欲出。戎于燈光下。已識其面。驚而且怒。立披少年之頰。少年掩面。忍受不動。亦不言。蓋少年非他。某之次子也。後經鴛母等出爲排解。始寢。未幾。事聞於鄉。向之告借未遂。含怒於戎者。編其事爲歌謠。使頑童唱而過其門。戎亦無如之何。逾年戎因情慾過度。得風癱症。纏綿至四年之久。始卒。

▲淫盜之媒

(濟羣)

滬城某香粉鋪主有女。年已及笄。燁兮如花。溫乎似玉。見者稱麗人焉。然名花有主。幼已許字某姓。正如禁樹之不容他人染指也。民國紀元十月十日。火樹銀花。城開不夜。各學校團體。尤蒐集各種燈彩。形形色色。窮極工巧。入晚。列隊游行。以誌慶祝。傾城士女。如中狂易。衣香鬢影。相屬於道。女亦偕鄰女。駕言出遊。中途遇一少年。目灼

灼似賊尾之弗去。女懼疑爲強暴。急促鄰女歸。堅閉重門。不敢復出。是夜魚更三躍。途人猶見。此少年徘徊瞻眺。戀戀弗忍去也。月餘。女於此事已漸忘矣。一日。女家忽來一爲婦女整容之鄉婦。俗呼薙面媽媽。柔聲問奶等欲薙面乎。時女嫂以鬢毫豐茂。損其豐姿。止物色此等人。聞言急喚之入。而鄉婦爲術頗工。一經整理。鬢盛眉修。宛然畫中人。不啻也。女嫂喜。囑月一顧其家。由是時見鄉婦出入於門。竟爲入幕之賓矣。鄉婦復善拍馬。未幾。竟得其家上下之信任。而尤與女暱。漸誘女出外。購置衣物。一日。偕女又出。中途忽言忘攜某物在家。係擬便道致某姓者。因邀女同返。女深信隨之。見屋亦華好。入內。則日前途間所遇目灼灼似賊之少年。方在也。大驚。思退。婦急挽之爲通款曲。女紅潮暈頰。初頗踟躕。後覺漸安。迨夕陽將下。乃賦歸。歟。後女遂時時托故至婦所。家人固祇知其出外購物也。翌年。女歸某姓。某姓謂女弗真。逼令大歸。女父大怒。幾至興訟。後女母私詢於女。女惟涕泣不語云。

▲施巧珍

(隱源)

施巧珍。世家女也。吳江縣人。其季父習技擊。甚精。女當二齡時。卽伸小拳。以效其季父。且聰穎異常。其母教之。讀諸書。皆琅琅上口。惟尤喜習技擊。故稍長。常求其季父授以拳術。其父禁之曰。以一家閨秀。習技擊。何爲。然女

則仍背父而私習之也。年十八，字顧氏。幼子顧氏亦縣之富翁，故成婚之夕，兩家局面俱甚顯赫。匪人之垂涎者，甚夥。逮晚，賀客既散，顧子早入醉鄉，惟女尙未就寢。忽聞窗外有聲，女奇甚，然猶不之聲。稍頃，忽小窗頓開，躍入。暴徒二人見女係新嫁娘，並不稍懼，涎臉向之索資。謂得資卽去，不則將不利於汝。女亦不稍示怯弱，答以需資乃大易事，公等勿擾。乃起身佯開箱突飛一掌，擊一盜於地。其一始大驚遁去。女向跌地之盜復擊一掌，竟卽氣絕。於是始從容就寢。翌日，家人得悉，報官驗殮。一時女傑之名大著。

▲包黎先

(吳秉恬)

同里包黎先，名開第，幼讀書，負奇氣。爲淮南八大商中包某之後裔。包氏式微後，其灶產與某商有糾葛。黎先出其健筆，訟之不已。經數年，卒得直。包氏蒙其惠而黎先亦得坐收其利焉。其中表顏某者，與城董趙姓亦有葭莩誼。幕遊所得積數千金，存趙處。顏故後無子，繼姪爲嗣。趙以其文弱可欺也，悉乾沒之。黎先大不平，而勢又不敵。乃作道情十數首，彈詞數千言，擊鼓撥絃到處演唱。趙不得已返其璧，然銜之次骨矣。黎先佯狂玩世，不修邊幅。喜與梨園子弟遊，雅慕汪笑儂之爲人。嘗言：吾輩一肚皮不合時宜，無可告語，必得於歌舞場中一傾吐之也。辛亥年，集合同志於揚州虹橋下，建設大同舞台，且盡出其所有羅致海上。諸名伶顧廣陵雖號繁華，究非通商巨

埠陽奉白雪。知音者稀。又值光復殷商。富戶大半避居申江。不三月。折耗罄盡。而黎先家業亦自此蕩然。由富至貧。情狀可想。日惟衣垢膩之衣。荷敝舊之笠。攜鳥一籠。躑躅於隋城故址之上。不數年。鬱鬱以死。黎先死前數月。衆索逋急。歌臺材木。拆售一空。惟左側一東圃。巍然獨存。予每過其地。輒爲之歎歎不置。

▲阿嬌

(醉樵)

余友鄒牛。與余述其舊鄰居。余阿嬌事。心至慟恨。若欲與吾青年男子前進諫。曰是情場黑幕也。盍慎諸。阿嬌蘇產容綽約。抱楊花性。父母鍾愛甚。視爲搖錢樹。故年二八。猶未字。其母已半老。尙有徐娘風韻。性亦滋淫。外遇可。盈。臬。父。年。耆。日。主。美。葵。城。無。所。業。蠶。食。遺。產。爲。生。阿。嬌。有。姊。二。兄。一。姊。名。阿。媛。早。賦。于。歸。次。名。阿。英。長。嬌。五。齡。亦。尤。物。也。兄。名。望。明。冠。鄉。未。娶。伍。狐。羣。一。無。所。能。偶。朋。友。來。慕。阿。嬌。故。輒。流。連。忘。返。更。闌。始。去。日。以。爲。常。客。有。年。稍。長。者。皆。屬。阿。英。應。酬。望。明。知。姊。妹。如。此。雖。覺。漸。媿。奈。以。一。家。餬。口。是。依。亦。不。之。責。惟。客。來。則。避。之。而。已。有。姜。一。瘦。者。與。嬌。情。最。殷。一。日。姜。謂。余。氏。曰。我。若。聘。阿。嬌。當。以。金。屋。貯。之。由。是。嬌。心。更。驕。而。身。價。亦。驟。鄭。重。姜。本。東。方。滑。稽。之。流。並。非。真。抱。堅。志。有。聘。嬌。意。其。言。是。者。特。有。以。探。其。耳。斯。後。姜。與。嬌。謔。觀。嬌。聲。色。遽。異。心。遂。灰。因。而。交。絕。余。氏。悔。之。尋。嬌。亦。自。悔。不。止。時。有。符。蘭。生。者。家。頗。小。康。品。殊。風。雅。嬌。心。竊。慕。之。擬。從。良。焉。余。氏。曰。不。可。彼。已。有。室。何。

取爲曰取其富耳。雖小星亦弗怨也。余氏念嬌出門則家室必殆。終堅執不允。乃謂嬌曰。茲有一計可得銀千餘。明汝可約其觀劇。歸途經某巷。與之偕行。余先遣二三無賴伏道掠其財。如何。嬌曰。是亦甚美。翌日符生來。遂約至某舞台觀劇。從之。是晚歸。符生竟蹈詭阱。計劫去約值千餘元。至今猶未水落石出也。鄒生述至此。余問曰。刻余氏尙存否。曰。自是舉後。竟遷移不知所之。

▲假狐偽藥

(吳秉恬)

同里有王某者。幼無賴。父怒而逐之。年餘忽自歸。語人曰。近得一狐友。甚親善。狐能醫。有靈藥。雖危疾必瘳也。家有小樓。乃設香案。置沙盤。題額曰仙人居。乞藥者來。焚香再拜。某立案旁。喃喃不知作何語。及拜者起。而盤沙之上。藥裹儼然矣。羣以爲神。其實某預藏藥於衣袖中。趁人下拜時。取而置之。特手腕靈捷。人不之覺耳。藥祇一品。而更迭不同。大都皆花鬚草節之類。故人莫能辨其名。有嚴某患目疾。其妻爲之禱於狐。某乃以椒實予之。嚴以爲仙賜妙藥也。煎汁塗之。目受創。幾瞽。某懼其興師問罪也。遂逃去。適徵兵令下。因入伍。民國成立後。充某營連長矣。時予亦投筆從戎。遇之於倉皇戎馬中。偶與話及前事。某似笑不答。

▲周瓊

(非余)

周瓊字羽步一字飛卿少警悟詩才清俊爲人瀟灑不以世務經懷落落有名士態初爲某大老筵室繼又適一士人士人爲一縉紳所惡陷囹圄自度不能脫乃令羽步往江北以避其鋒居如臯冒氏深翠山房者閱月篋中金蕩盡所居又陋甚破牕頽壁幾不避風雨然羽步意致倏然略無怨尤意縱觀古史書愛吹彈時作數弄以寄輿郡中人士有以詩寄贈者羽步卽依韻和答詩俱慷慨英俊無閨幃脂粉態如每憐俠骨慚紅粉肯學蛾眉理豔妝文人薄命非因妬俠女狂歌更種情雨過積泥侵屐齒風來寒色滿山樓往事易悲休省記壯心難遂且忘機錦字怕隨江雁斷詩魂還逐曉鶯流暖日不須來燕子春風爭肯逐桃花皆雄宕秀拔足救刻翠翦紅之習於七絕尤長如贈范洛仙云黯淡銷魂猶倚樓登山臨水又逢秋檐前垂柳絲千尺只繫柔腸不繫舟贈蘇貞云一架薔薇滿袖香同行誰不羨紅粧生平最愛清幽事肯惜凌波遶曲廊又寄懷洛仙云蕭騷越客獨淹留汗漫西風柳岸秋安得秋風解我意好吹此恨到揚州贈吳湘逸云絮語花陰夜未央細聆音韻轉悠揚今君幸作吹簫侶儂願化爲雙鳳皇意蓋有爲也所作長短言雖不多然亦不乏可誦者如昭君怨詠鏡云一片青銅如月照出辛顏如雪雪月兩堪誇勝如花背地檀郎情願恰似鴛鴦兩個含笑倚郎肩月中仙又謁金門云風屑屑吹冷一簾新月深院薔薇和影折兜裙紅刺密昨夜濃苔滑早又殘花濃葉閒倚紅窗尋綠蟻掀簾銀蒜揭嗣依

婁東吳梅村祭酒。後出家爲性道人。

鑣師受欺

(吳秉恬)

某年予以應童試歸里於試院旁賃屋居焉。適來一鑣師。口操北音。沿門索錢。多寡自定其數。必滿其欲而後去。時武科未廢。應試者同時集郡城。弓矢器械咸備。有大刀一口。重百餘斤。鑣師以一手舉之。運如風。復就地取石子。大如卵者。捏之立碎。屋主予以百錢。不去。漸增至千。仍不去。曰。今日苟無十千。必不行矣。予聞喧擾聲。訊得其狀。戲謂同試者曰。吾有術以遣之。衆曰。果爾。今夕當以酒食爲汝壽。脫不能者。當罰予。曰。諾。乃從容出。見鑣師微笑曰。是爾耶。別來無恙否。今日仍願一角。優劣否。乃曲予右肘。呼之曰。來。能直之當惟汝所欲。十千不吝也。鑣師不語。亦不前。惟熟視予。面片晌。竟掉頭去。然予固無縛雞力。且未識鑣師爲何如人也。事後思之。覺此舉殊孟浪。設當時彼一舉手。予臂立折。卽不然。他日相逢。亦將甘心於予。予其危矣。少年多事。是宜戒也。

大腹先生

(品腴)

高郵某生。腹大如五石瓠。善飲啖。家無宿糧。筆耕糊口。人以其量之宏也。莫敢延致。蓬華齋然。恆苦不得一飽。有富翁某。聞生文譽。藉甚。欲聘之。授其子讀。屬友爲紹介。友曰。渠有兼人之量。恐非君所能容也。翁曰。吾固夙聞之。

然安有爲子擇師而吝此區區者固以爲請友述其事於生欣然諾之詎吉入塾生家距翁宅十餘里至已逾午翁牽其子謁生禮畢日銜山矣設筵款生飲饌豐腴翁勸醕良殷生亦忘形不復爲客席罷譙鼓已起翁周旋有頃言先生倦矣當蚤休息肅揖而退僕爲生理臥具請枉何址端整既竟生謂僕曰比覺稍餒汝視廚下有何物可療飢者僕去而旋返言有鷄子製以何法爲善生曰得十枚熟煮之可矣僕大駭異如其言進之倏忽而盡翌日朝食生苦其菲命僕以巨盪盛白粥留几上令冷取鹽蛋一四分之一布盪頭成二八字如古所謂破瓜者然生乃舉盪旋轉而吸之凡四吸而粥罄食以四盪爲率翁自是供饌加盛而生猶歉然一日生命其徒告翁市一生彘肩來吾自善烹飪勿勞庖人也翁從之彘肩之重五斤許洗濯既淨挾鼎鑪偕來置庭隅切而入之生添炭沃水至以爲樂時時驗其生熟便嘗一盪熟中每食簋有常數日中僕以饌至較平日缺其一將於彘肩取足焉揭鑪蓋已空無所有亟告庖人取他物咄嗟辦之自是三數日生輒一煮生彘肩再必五斤許啖必先食而畢著爲令翁漸厭苦之然不敢違歲將暮計其飲食之費視修資倍蓰乃示意其友託言以謝生生復歸去便便之腹常作雷鳴如呼負負云

▲大力姑娘

(醉樵)

大力姑娘產魯之滋陽縣姿容卓絕嫵娜娉婷視之一似風吹卽倒人鮮有識其力者年二八嫁同里之章斌臣亦俊傑也夫倡婦隨頗諧琴瑟斌臣精武藝蓋祖代相傳以拳術名而以所學之岳家拳尤稱絕技人雖以鉅資崇師終不傳授惟斌臣雖善拳力不如大力姑娘遠甚姑娘兩臂如鋼每經其手把握若二指撮一螺卽至強者亦難輕脫故稍有懼內癖一日斌臣偶以事之閑封背負行囊山行數十里途遇盜斌臣勢孤幾不能敵幸得飛逃得脫虎口歸告其妻併誓誅此盜爲地方除害大力姑娘乃持槍偕夫往抵原址遇盜如前狀盜見姑娘至喜形於色以爲旣可獲財併可獵豔也羣盜遂趨前與姑娘肆輕薄姑娘以鐵槍刺盜首首各緣槍而墮如拋球狀數分鐘連墮十餘首餘盜見姑娘勇均莫敢前乃鳥獸散嗣後此山中盜賊不敢橫行姑娘之力也

▲李玉

(吳秉恬)

李玉某縣人幼服役於先祖父祖下世時玉年已三十出爲鎮江招商局司管鑰工心計善夤緣二十年間積資纍纍儼然富翁矣光復後卜宅於揚州舊參署傍乙卯年臘月某夕突遭回祿舉室燼焉妻與子媳及一僕婦同時慘死一女適某姓有娠五月是日歸甯並及於難玉以先一日渡江得免所最奇者時有某紳之子病彌留忽自言曰二百年前某寺謀殺之案發矣某街李姓其妻前世爲某僧乃起意者餘則爲某爲某乃加功者李某則

寺中住持初不知情，我爲火夫目覩之而不能救。今往對簿矣。言訖而逝。此子平日殊不羸，李更不知是夜有失。慎事，然則因果之說，其信而有徵歟。

▲蜂

（吳秉恬）

予幼好嬉戲，憶六七歲時，書室外有黃楊樹一株，植砂盆中，上有蜂房，羣蜂棲焉。予偶過其下，戲折樹枝之嫩者，遙擊之，羣蜂鼓翅作欲飛狀，旋亦卽止。予意其可玩也，再擊之，則一蜂墮於盆土上，別一蜂則奮翼起，直撲予。予急奔入室，蜂飛隨之，倉卒之頃，而左耳已爲所蟄，不覺痛極，而號數時，後潛往窺之，則擊落之蜂已稍舒，徐徐緣枝而上，房上有一蜂亦緣枝而下。旣近，則以口相接，若爲之慰藉，且告以復仇者。今事隔三十餘年，而當時情景如在目前，事雖瑣細，亦足知愛羣之心，物猶如此矣。故誌之。

▲瓊州盜

（達抱）

某甲瓊州人，遺其名蓋海上之雄也。瓊州地濱香港澳門，火器易致，故盜之悍者，遠過內地。甲在海上，尤恣睢，官軍不敢捕。嘗聞海豐某姓富人，也率衆以往，將劫之，使其徒散居酒肆中，而先往偵焉。夜伏屋上俯窺之，某姓方與客議奪一農民之產，謀所以羅織之附和者甚多。甲備聞之，歸告其衆，明夜亟往執甲，數其罪痛撻之，令盡出。

文契簿券咸投火中，乃舍之。惟榜其罪于其門，徒或有欲掠之者。甲曰：吾來此以除暴也。掠之將失此義，可舍之去。某姓不失一物，而破其產，謂盜有意誣之也。然事已播矣。某洋商擁厚資，戒備甚至。甲初爲平人也，者夤緣其僕爲之御。一日遊於郊外，行稍遠，甲遽掉商背，如提小兒，土窒其口，揚帆以去。其家大驚，明日得書於案，要索二十五萬，令送致某地。家人不敢違，如言送往，未及至，已攘之途中。所謂某地者，蓋以誑其家，非真也。翌日，其家樓上巨箱中忽有甌聲啓之人出焉，問往還之境，云數日未見天光，恍恍惚惚，不知何以至此也。嘗刳某地，其家知而備之，既入而伏，起身被三槍，猶能躍於垣以走，越數百塵如飛，衆莫能逐。已而創發墮茅簷下，室內母女二人聞而出視之，遂拯以起。女雖知爲盜，欲市恩，乃朝夕護之。既少痊，躍起遂去。越日投千金，其室女猶未嫁，其婿貧儒也，得金疑其不貞，將離婚。女聞之涕泣欲死，甲一夜而其婿親責之，聲色俱厲，堵不爲動。竟出之月餘，有爲媒於他姓者，合卺之夕，乃知仍曩女也。審其貞，始無間言。甲亦不再見，相傳甲嘗戒其黨，有不萬金以下不刳中國人，不勒贖，非貪官污吏不殺傷之說。後來之區，新傳贊開等皆其徒。此余友三山倪君言者，倪商於潮者也。

▲翠娥

(周愛蓮)

翠娥，慈谿人，居城中之費家橋。年三十，喪所天。徐娘半老，風韻猶存。家有老母，瞽而風者也，不能操作。有一子，又

不肖。遣之鄉。使牧牛。而赤貧如洗。難以度日。所幸祖傳舊屋兩楹。尚可敷衍。得不爲債所迫。惟獨守空房。不耐寂寞。乃招贅一壻。未幾。壻又亡。於是廣納無賴。大開方便之門。自此登徒子之訪豔者。戶限爲穿。穢聲所播。爲人不可齒。後忽患乳癰。大如甕。下垂至腹痛。不可忍。遷延數年。卒以身死。

愛蓮曰。翠娥之患乳癰而死。殆卽所謂自作孽不可活歟。

▲鄉老殉國

(周愛蓮)

明社鼎革時。慈谿北門外。有一鄉人。擔薪入城。至顏家橋而憩焉。時人言藉藉。皆謂崇禎殉難。滿人稱帝。鄉人聞之大慟。遽以首觸石。腦漿迸裂而死。時鬚髮斑白。一五十許老者也。而吾邑人士罕能道其事者。故特表而出之。愛蓮曰。鄉人殉國。實一種忠義之氣。有以激成之。不然。安肯視死如歸哉。世之亡國大夫。觀此。能不媿死。

▲記林樂庭事

(叔豪)

閩有林樂庭者。少孤貧。就食舅家。舅氏經商南洋。頗稱小康。中郎有女。伯道無兒。常用戚戚。娶妾張。又娶李。皆不育。舅氏維艱于嗣。而享于財。所營之事。蒸蒸日上。一人不可兼及。遂函招樂庭。以爲指臂之助。樂庭早喪父母。終鮮教育。其心術固難問也。居未期年。舅以病歿。樂庭威福自擅。席捲所有。而歸賣其女。並妻其妾焉。嗚呼。人之無

良○一○致○於○此○向○日○舅○氏○撫○育○之○恩○棄○之○盡○矣○樂○庭○歸○後○三○年○喜○慶○弄○璋○當○親○朋○滿○坐○興○會○淋○漓○之○時○兒○忽○作○老○人○語○曰○汝○占○我○產○姦○我○妾○流○我○女○而○團○團○作○富○家○翁○忍○令○我○終○爲○才○教○氏○之○鬼○耶○家○人○皆○大○驚○急○以○犬○血○塗○之○兒○始○不○言○然○眼○自○此○忽○啓○忽○闔○而○呈○喜○怒○哀○樂○之○容○異○於○初○生○兒○矣○

叔豪曰。鬼神因果之事。吾諱言之。惟靈魂則吾決其不滅。若是兒者。其舅氏之靈魂爲厲乎。敢以質諸高明。

▲林生

(梅癡)

閩縣林生。世家子也。英姿颯爽。志趣廓然。好游山水。幽蹤勝蹟。窮訪無遺。性溫和藹。然可親。鄰黨中無與忤者。平居恂恂。尤喜吟咏。其詩悲壯。長感。逼似少陵。書法遒勁。年念一。留學東瀛。入日本大學法科。專攻國法學及國際公法。課餘兼治陽明學禪學。故其臨事鎮靜如山。從容不迫。人咸服其有養。返國後。痛國事之日非。悵政府之無狀。遂捨身入革命黨。時張鳴岐撫粵。民不堪命。生乃偕諸同志。攻督署。瞋目大呼。所向披靡。力殺二十餘人。後遇李準之先鋒隊。生奮身向前。招撫並高聲呼曰。我輩皆同胞。當同心協力。誅盡滿人。遠爲祖宗復仇。近爲萬民雪憤。不可自相魚肉。言未畢。槍矢中腦。血湧如注。遂仆。有遺詩數首。茲附錄於下。其一曰。落葉聞歸雁。江聲起暮鴉。秋風千萬戶。不見漢人家。僕本傷心者。登臨夕照斜。何堪更回首。墜作自由花。其二曰。故國山河遠。秋風鼓角殘。

登臨悲歲促。涕淚向人難。路盡天應近。江空月自寒。不辭隨落葉。分散去漫漫。其三曰。秦始河山百二重。而今何地算。堯封會。洪義舉。斜陽冷。葛岳奇才碧。水空人。事何曾哀樂。盡野花依舊寂。寥紅魚龍殘。夜誰能嘯。祇此傷心萬古同。

▲戴某

(品腴)

戴某世家子。以觀察頭銜。需次杭垣。性倜儻。喜揮霍。其叔故爲太史公。不善某所。某無父母。叔教之嚴。至是令棄官歸。某不敢違。鄉居侘傺無聊。輒舉酒覓醉。以自遣。久而不耐。獨酌則呼村人共飲之。不足。益以行路者去。某家門百武。爲孔道。某命健僕伺人於道。上有經此者。卽邀以來。強之飲。不醉不休。醉則設榻令臥。如是。以爲常人亦樂就之。故出其途者。什八九爲戴氏座上客也。一日有新婚夫婦偕行。過其處。某偵知之。拉與俱來。夫婦皆嗜酒。苦不能多。數巡後。夫醉而眠。婦亦有酣意。某見婦面泛桃花。媚態可掬。更設法以灌之。婦醉益甚。雙眼微闔。嫣然笑。某乃絮絮與婦語。嫁後事。婦縷述無所諱。某入樂。然不及於亂。無越禮事也。某所爲多此類。越數年。卒困於酒而死。時年未四十也。

▲義婢

(莫釐秋白)

浙杭有富翁楊了石者。一日行山中。忽聞哀號出林間。尋聲而往。見一女年約十餘。坐地上。方掩面而泣。雖梨花帶雨。而丰姿楚楚。絕無凡俗氣。詢之。云彼父早喪。昨又母亡。無錢買棺。是以泣也。翁憐其子然。一身舉目無親。解囊慨助。并收之爲婢焉。翁之鄰有徐某者。母子二人。耕田爲業。貧不能堪。幾於不獲舉釜。一日其子忽病。垂旬餘。母束手乏術。且憂田中稻禾。今當秋熟之時。無人顧問。豈不被人竊割。憂悶殊甚。因外出籌款。爲子求醫。屋中祇留此子。偃臥床褥。忽一白色紙包。自門外遙擲入。疊花一現。見其背影。則宛如楊富翁了石之婢。及母返。告其事。拆包視之。則纍纍青蚨。並附有一小紙。出以示人。則紙上所書一勤字耳。一村聞之。相率傳誦。而義婢之名大著。至今猶稱道弗置。聞義婢之錢。皆出自私蓄。并悉此女係江蘇香山人。汪其姓。麗英其名云。

▲妖由人興

(老朽)

狐能祟人。俚俗相傳由來久矣。然言者既衆。聞者亦習焉。不察積非成是。視爲固然。余曩居杭州時。有顧姓家。忽遇狐患。其事頗足引人發噱。且可知妖由人興。作霧自迷。召魔自障。世之愚夫大抵皆如是也。

顧本翩翩年少。世充布政使署房庫。歲入頗豐。父又早歿。日惟樽蒲聲色是務。某年其家忽有狐患。室中陳設器。具。往往不翼而飛。翌日於他處得之。時顧方遭祖母之喪。客廳中靈幃在焉。一日靈座中之俑人。忽失所在。遍覓

不得翌日忽出現於字紙籠中。又一日願鴻余等至其家作麻雀牌之戲。會晚餐就食他室。食既畢相將入座。竹牌已缺其四。則東西南北風各一也。秉燭四覓不之獲。少頃其僕聲稱得之于廚竈中。諸如此類。經日必見竊疑。此屋建自洪楊亂後。垂四十年。廳樓中向無人居。意大仙必寓其中。乃爲之設位朝夕焚香以祀。且頗敬憚。苟非素相識者。必不以告。某日適有遠客至下榻其家。時方嚴寒。客有氈帽一。蓋御之以睡者。是夕又失所在。客甚懷喪。而又噤不敢言。次日偶過僕人臥室。適僕外出。隨意閒覽。見牀帳之轉角。陰露旱煙袋痕。入室細視。果主人前日所遺失者。再檢他處。則氈帽亦於枕畔得之。羣始悟妖狐作祟。皆僕人故爲狡弄。預爲竊盜地步。遂將此僕即日開除。所有歷來遺失物件。不與深究。其家旋即相安無事。

▲趙忠

(梅癡)

明季末時。吾邑某紳將受賊僞職。其僕趙忠年七十餘。修髯鶴髮。神志爽邁。聞此進諫曰。奴雖臧獲。然頗知大節。竊思覲顏事讎。毋甯食薇首陽。今明社已屋。主人不椎心泣血。而惟祿位之是求。忍恥偷生。豈仁人義士之所爲乎。榮樂事小。喪名事大。乞主人三思之。某紳不聽。且痛責之。忠曰。主人忍爲賊官。奴不願爲賊官。服役遂絕。食而死。

梅癡曰：趙忠下役小人，史乘所不屑載。余於舊聞中得之，豈非所謂樹節瑰奇，抗志天壤者歟。

▲某相國軼事

(梅癡)

清某相國督鄂時，欲設文案房於署中，命科吏某擬稿。某卽草以進，其首句云：爲札委文案房事。相國閱之，不禁大笑。召某入詢之曰：首三字是札委例語，否？某答曰：是。又詢札委三字下是文案二字，否？某復答曰：是。再詢文案二字下是房事二字，否？某乃不答。相國故作莊語曰：本部堂統率文武文案，固在其內。但文案房事，非本部堂之權力所能干預，且毋庸本部堂札委言已。擲稿於案旁。某知房事二字不應聯用，面赤而退。

▲某翁 石僧

(梁溪仲堪)

乾嘉間江西某鎮，有某翁者，設盜鋪於鎮之東街。翁年已七十許，鬚眉清朗，日灼灼有英氣。少時曾從父兄習武術，頗得其中三昧，然不肯輕以示人。會里中盜劫，黑夜鳴鑼，鎮人驚起圍捕，盜駭走，輕捷如飛。翁奮身追之，力擒數人。由是翁名大噪，鎮有古廟，歲必演劇祀神，紅男綠女，皆以一與盛會爲樂。故每屆是日，異常熱鬧。翁亦乘興往游，立人叢中，雖甚擁擠，意向安之。旁有僧人殊不耐，仗有勇力，以身在衆中搖曳，當之者紛紛傾跌。惟翁則屹立不少動，僧慚甚，衆復互相嘲笑。僧無如何，怒謂翁曰：此非用武地，少停當，相見於廣場可乎？翁察其貌，瘳惡，笑

言無須抽身。逡返。囑店友如僧來。可以主人未歸。辭自踞內室。避之。僧自翁行後。意猶悻悻。向人詢翁居處。好事者據實以告。僧蹤跡至瓷店。問翁在否。夥對如主人言。僧似失望。旋復托稱購物。手指各貨。徧詢價值。夥一分晰以答。反復久之。迄無當意者。便即辭去。翁在內出曰。好好。今日生意大好。店夥不解。所以翁命檢看貨物。如何夥訝滿架整列。初未損少毫末。及驗其聲。皆撲撲然。細察之。俱起有碎紋。無一完者。翁曰。余因兩雄相角。必有一傷。讓一步。原所以息事耳。適間聞有琤琮聲。紛然雜響。知僧毀吾貨物。然余與彼僧初無仇怨。乃因偶然細小之事。竟忍出此手段。其心狠矣。留之。必爲世害。可爲我喚回。除之。翁乃倚門以待。未幾僧至。對翁一揖。聲言得罪。翁還揖之曰。去休。僧長嘆一聲。踉蹌而去。翌日僧已僵臥野外。觀者羣集。然終不知其來歷。忽一老者笑曰。石僧亦有今日耶。衆環詢之。老者自云。湘人。經商於此。僧爲其同鄉。少入佛門。性殘忍。自恃學有技術。橫行一方。鄉里畏惡。皆以石僧呼之。後以殺人亡命在外。不期於此處見之。所謂天道好還者。非歟。衆皆憬然。

▲旋風

(滬春)

癸丑之夏。劉河鄉間大雨雹。巨者如拳。南村有農人名阿珊者。方自田中歸。行至溪前。忽爲旋風捲入空中。昏迷不知人事。比醒。臥於八里外之茜涇口。手中之鋤。已不知去向。翌日有人行過三里橋。見橋下遺有一鋤。方知

阿○珊○被○風○所○捲○已○約○十○里○之○遙○真○奇○事○也○

▲耳中長蟲

(滬春)

吾友鄒明江君。梁溪人。素有聾疾。耳中常覺蠕蠕然。似有物伏動者。如此二年。醫治無效。日前余約其至全羽春。淪茗正談笑間。見鄒君耳有長蟲。蜿蜒欲出。聞人聲。遽縮。余突前伸手。拔出之。長約三寸。鄒即昏仆於桌。良久始甦。耳聾遂失。

▲奇夢

(叔型)

曾文正公應試郡中。夜宿蘭若。夢一神告之曰。富貴無心想。功名兩勿成。公醒異之。既而擢爲進士。歷官至丞相。乃細味夢神之語。所謂富貴無心想者。乃應官至丞相也。無心之想。卽爲相字。功名兩勿成。實係成名需待戊戌之歲也。蓋戊戌兩字。與成字相似。而實皆非成字。故曰兩勿成。公擢進士。適在戊戌年。噫亦奇矣。

▲六壬術

(叔型)

吳縣周某。精六壬術。言事多奇中。人咸以半仙呼之。設攤賣卜。生涯頗稱不惡。家中妻而外。子女三人。幼婢一。怡然自適。不患飢寒。願有怪癖。其作業限定時刻。逾時不肯爲人發一言。雖豪家不能屈也。一日日已向暮。某整其

什物方欲作歸程。忽二人狂馳來。見某求卜。謂母劇病。且瀕危。未知有無性命虞。請先生一決之。某以時已逾矣。堅不允。曰：子歸矣。子待明晨可乎？二人皇急萬分。口不能言。嗚咽泣下。某憐之。曰：然則吾爲子觀機如何？二人曰：先生神術非吾曹門外漢所得知。先生所云僕等安得有異議。某乃翹首四望。忽曰：爾曹其速歸家中。老母已死矣。二人卽馳歸。則果已哭聲達戶外。於是某名益噪。好事者奇其神。叩以術。某曰：吾觀其來也。後尾一犬。夫二人二口也。後尾一犬。以之拚字。非哭字耶？吾是以知其已死耳。十餘年後。竟成小康。子孫克紹。基裘。今則儼然封翁矣。

▲濟陽渡河

(樗癭)

余車至濟陽河。岸日猶未午。御車者卸裝待渡。余視對岸。不及一里之寬。一葦可杭。以爲頃刻間卽登彼岸矣。乃登渡船。後有壯年絳夫數人。上岸拉絳。溯流而上。約數里之遙。然後放舟。絕流而渡。及中流。爲浪所逼。又迫北岸。復由絳夫牽往上流。如是者三次。方獲渡河。已日影西斜。滿目蒼茫暮色。據云儘有一二日不能渡者。亦可見水性之湍急矣。

▲濟南名勝

(樗癭)

余至濟南時正酷暑。聞北城內有大明湖。一城之名勝也。湖內有鐵公祠。卽靖難時山東左布政諱鉉公。是鐵公爲成祖所執。不屈。背立丹墀下。成祖怒烹之。令武士於油鼎內。以鐵棍夾持。使面向內。曰。子亦朝朕乎。屍在鼎中。躍起。仍背立如故。其心也較之方孝孺。景清諸公尤慘。廟食千秋宜也。夏令湖中荷花一望無際。不亞南方風景。城內有歷下亭。卽杜工部所題。歷下此亭古濟南名士多處。小亭一角已歸茶寮。珍珠泉在撫署內。余未得見。撫署卽明東藩故宮。故亭台樓榭極其富麗。西城外趵突泉。上有呂祖殿。殿前之池。卽泉所由涌出者。日夜跳珠不絕。亦大觀也。東城外千佛山。以酷暑未游。聞卽左傳齊頃公安革之戰。兵敗三周華不注。是究不知華不注果卽千佛山乎。抑千佛山左近。另有華不注山乎。尙存疑待考。

▲鄭烈女

(香)

陶德昭聘妻鄭鳳姑。西樵向南里太學生友如之女也。婚期屆而德昭死。訃至。鳳姑脫簪珥。換縞素。亟請於父母。乞奔喪。舉家感愴。僞許之。而陰使諸姊妹。至以淫詞褻語動之。鳳姑正色嚴拒。絕不稍假顏色。或以守節鮮克。有終爲言。或以陶產薄爲慮。鳳姑曰。鳳之必歸陶者。爲舅姑老。夫弟幼。故代死者少。盡其職耳。雖貧奚憚。爲父母無法。乃擇期歸陶。而又過緩。其期適父患目疾。鳳姑親視湯藥。屆期目未痊。鳳姑乃不果往。倏忽月餘。父疾稍愈。乃

跪○父○母○兄○長○前○以○歸○陶○爲○請○族○人○又○勸○阻○之○風○陡○萌○死○志○某○夕○與○姊○妹○絮○絮○敍○豕○常○至○更○魚○四○躍○衆○人○皆○睡○從○容○更○易○新○衣○自○縊○而○死○陶○氏○聞○之○迎○其○柩○發○德○昭○墓○合○葬○之○在○青○山○之○西○南○麓○兩○棺○長○短○如○一○莫○不○詫○爲○奇○事○

▲錢串幻蛇

(閑閑)

光緒初年，蘇州宋仙洲巷葉氏母夜坐床沿甫解衣忽聞潑刺聲見一鉅蛇從屋梁落地少頃更大昂首盤旋作吞噬勢懼甚呼婢燭之則錢串繩一支耳方疑年老眼花須臾又動首尾矯繞羣各駭走鄰有李四胆大往觀以快刀斷之投諸淨桶中翌日啓視惟草繩旁附一布帶黏滯毛髮蒙茸紛亂是亦異矣

▲應氏婦

(閑閑)

甯郡十字港應氏婦年三十一矣夫死期月離於黃古林之成衣虞某中秋日虞備小船來娶媒婆與喜娘二人伴行未及數里婦忽病狂滿口謔言更將媒婆毒打自稱我乃掃蕩白虎鼠輩意將何往欲將小船踏沈伴娘等懼再四哀求比到男家時已昏黑甫入門卽將新郎扭住謂欲殺却療奴以洩吾恨衆見此婦病劇俱以爲前夫憑依否則當有邪祟細送還家而虞之聘禮已歸烏有矣或曰婦本無病此媒婆串放白鴿也余曰不然婦之改嫁必非本心計無所出始裝瘋耳可惜者虞某未見紅鸞照命反致白虎臨門未免大失所望耳然婦之苦心亦

可嘉矣。

多寶串 上卷

九二

▲天后宮

樽瘦

登州天后宮。祀天后。頗著靈感。相傳后爲福建莆田林氏女。生有異稟。性最孝。年十四。卽成神。泛海者如遇風浪。危險之時。雖天地晦冥。檣摧舵折。如遠望有紅燈一盞。則長年三老。胥慶更生。隨波逐流。卽可引登彼岸。間有觀娘。娘現形於雲際者。雲鬢霧髻。玉珮珠環。猶是女郎。丰致余庚寅遊此。正值甯波海船演劇酬神。聞卽遇颶風。而隨紅燈以入口者。亦可徵神道之說。非盡子虛矣。廟貌壯闊。塗堊輝煌。丹墀下左右列石峯六座。色如黃蠟。高約一人有半。阮芸台太傅題名坤爻石。蓋象形也。

▲余節婦

(樽瘦)

余節婦。實貞女也。與予爲中表姊妹。長予十餘齡。予從堂姑母適支氏之女也。姑母孀居。祇此女。愛若掌珠。幼受余氏聘。而夫病瘵。挽媒妁以冲喜之說。請姑母不願。節婦乘間請曰。女子從一而終。兒旣字余氏。卽余氏婦也。冲喜之說。果驗。則生死人肉白骨。余氏感母之德。脫有不諱。則侍奉翁姑。孝養老母。兒之職也。兒一身任之。無怨。若欲強奪兒志。兒當死。母前。予姑母允之。倉猝成禮。交拜時。兩人掖新郎。勉起立。而暈仆。禮成。異室而處。次晨謁翁。

姑○並○廟○見○後○遂○侍○夫○湯○藥○夜○不○交○睫○夫○病○革○瞪○目○視○節○婦○曰○吾○負○汝○氣○乃○絕○蓋○祇○三○日○名○分○夫○妻○耳○節○婦○寡○居○孝○事○翁○姑○老○母○鄰○里○無○閒○言○母○沒○節○婦○未○幾○亦○抑○鬱○死○予○稍○長○悉○其○顛○末○作○長○歌○以○記○其○事○篇○名○烈○婦○行○附○載○於○下○

(烈婦行) 雌雁失其雄終身不雙飛烈婦喪其夫義獨守空幃空幃無人秋夜永夢中恍惚夫魂歸蟋蟀一聲驚夢覺不見夫魂空淚垂白頭老母年六十祇生此女無他兒自從婿沒來作伴每聞女哭心傷悲知女賦性多激烈不忍明言暗寓規汝生一週汝父沒呱呱襁褓何所知家貧族單母不怨憐汝弱小須扶持母生與汝爲性命汝無所生將倚誰青年苦守柏舟節門楣自可生光輝但須早作身後計母老幾日能相依母言未終意已曉強揮痛淚前致詞幼不讀書明大義女子從一復奚疑去年十九兒出嫁祇三日夫病危離鸞夜泣別鵲叫恨不泉下相追隨祇因老母無侍奉安能決絕棄恩慈卽今當母誓母生兒不離白石未必爛南山安可移滄海與黃河滔滔無竭時以此比兒志鬼神實鑒茲請從今日始繡佛奉慈闈待兒花甲日母壽適期願此四十年中孺慕情怡怡彼蒼鑒苦衷所願當不違惟願我母壽無極常使依依寸草戀春暉

▲金小媛媛

(香)

錫山西北二三里。近桃花港。港西偏爲惠山之泉。甘芳且冽。是曰惠泉。繞惠泉山而北。有亭翼然。望湖閣在焉。唐宰相李紳。建以望芙蓉湖。故名。錫山爲靈氣所鍾。代產名姓。顧淪落不偶。時有所見。卽如海上歌姬。際遇之塞。未有如小金媛媛者也。媛媛錫山人。幼聰慧。美而文。見者嘖嘖羨及。笄以刺繡名。顧家無恆產。籟又營謀於外。免凍餒憂。無何父卒。依寡母。十指助生活。勺米束薪。悉資針黹。久之。生計日蹙。炊煙屢斷。泣然曰。天乎。吾母子所賴以養贍者。坐仰十指耳。今若此。將終絕也。坐而待亡。徒苦母無益。嚮歌自活。韓娥已先我矣。乃摒擋家業。奉母來滬。賃屋一椽。綴榜安樂里。雇阿寶司房政。條理井然。凡六閱月。折蝕殆盡。母歎甚。亟貨妝奩。相將之漢皋。作背城借一計。舟發。皆淚盈腮。見者酸楚。幸抵漢後。爲某顯官所屬意。乃厚卹母。寵之專房。得安飽以終云。

▲再生奇緣

(陋夫)

浙西李生。倜儻風流。年逾弱冠。中饋尙虛。親友作伐者。接踵於庭。皆未愜意。因憾焉。又以世道波譎。心焉憂之。遂抱鴻極主義。入山隱居。一日。方枯坐吟咏。見林薄間。隱約有人影。諦視之。則二垂髫女。狀似一主一婢者。款步來迎。詣生前。似主者曰。以君骨格非俗。且宿緣未盡。故來相迎。會當服君以靈丹也。曷請偕往生。以如此空山窮谷。安有人跡。疑爲妖。固拒之。二女乃不得已。去頃之。蹄聲得得。來一黃衫老翁。詣生前。下馬而請曰。小女與君宿緣。

未盡今日良宵當納此美姻也請勿棄言至懇擊生乃諾翁命之乘而已爲執鞭馬行速翁隨之跬步不離經十餘里見崇樓傑閣朱門半啓二女佇立門次及下馬相與挽手入奇草異花迥非世有錦茵匝地精美絕倫陳設諸品無不光怪陸離輝煌奪目相與拜告訖坐未幾一婢以香茗進呼生曰秦爺生茫然不解試嘗之則味香特別而同顧諸人則已似均相識因問故女主曰君前生本秦姓妾卽黃瑤仙君妻也余與父及諸婢皆服靈芝而得長生君未服而天耳生至此似有所記憶並追想秦氏家政如歷歷在目妻固黃姓方悟婢所進者乃靈丹也遂歡然仍與伉儷後百年皆白日昇天去

▲張秀寶

(閑閑)

張秀寶湖南人隨父宦浙江寓后市街居與前清行宮相鱗接廚下短垣僅數尺梯而望之凡宮內樓台亭榭瑤草琪花如列几席間每當風晨月夕秀寶輒攀登垣上一覽勝景久之垣遂頽宮久閉人跡罕到相傳有狐仙蟄居其中一日秀寶攜婢媼從垣闕處漫游宮內疊石爲山依花作徑別饒佳趣紆徐石洞中覓繡履一隻紅綾繡花纖小不爲握疑之意謂必狐仙物不敢拾歸亦不忍置乃潛易其處翌日往觀鞋仍在賦履已足大小不差累黍私禱空中曰大仙若肯賜我更請其一俾成雙璧當備酒醴奉酬遂躑躅而返次日以事未往隔三日再詣

其處則秀小雙翹宛然在亭子上。秀寶喜不自禁。望空虔拜。袖歸闈中。不敢告人。暇輒玩弄。旬餘時。方午夜。碧天如洗。秀寶正倚窗翫月。若有人從背後至。撫其肩曰。卿何愛月。遲眠者。其不患清輝玉臂乎。回首視之一。慘綠少年也。衣白袷衫。丰度翩翩。美麗若子。都嫺靜如處女。秀寶驟然見之。使狂呼捉賊。家人麤聚。倏忽不見。婢媼固疑是狐。然亦不敢明說。恐遭彼祟。惟時時陪伴秀寶。不令一人獨居。跬步相依。已歷數月。亦無他異。防範稍疏。一日時值中秋。閨中有拜月之舉。秀寶忽見前少年。紆迴庭畔。忽隱忽現。秀寶復禱曰。君若狐仙。當以朋友相交。幸勿怖人。使奴魂魄俱碎。若欲非禮。當牒告城隍。勿謂奴無情也。禱畢。年忽不見。此後安然無事。從不見形影。偶檢前鞋視之。則已破敗不堪。非帛非布。似以樹葉爲之。恨甚。擲棄牆外。自是不敢再遊宮內。又年餘。見案頭有詩一首。詞曰。當年失却鳳頭鞋。遍覓天涯與水涯。知是阿兄偷贈汝。而今返壁幸無瑕。下具玉英漫草。秀寶讀之。悔棄敵鞋。倩婢媼往視之。已不翼而飛。父母廉知其情。遂遷居他處。後秀寶字願氏子。伉儷甚篤。終身無所見。嗚呼。正能克邪。秀寶有之。彼身受狐惑而貽譏聞者。其設心殆不如秀寶耳。

▲黃碧霞

(滌煩)

金陵黃氏女。字碧霞。年十五。隨父至江西貿易。自幼與表弟許某。有白首之約。會表弟隨父至關外。女父於商界

上碌碌數年感疾而歿女及笄遂返故鄉無何母與兄亦次第俱逝女迺寄居城南觀音庵依一老尼貞信自守擬詳訪許某以完婚約不圖二十餘年音問隔絕女佛火蒲團大有終老之志會辛亥革軍起義組織臨時政府於金陵許某固革命中健兒也逮民國成立許某憶及女約遣人四處探訪不數日蹤跡得之叩庵求見詎女遣尼婉謝許乃籲請於長官倩作主婚長官諾之女猶固執如前後經人極力勸始允然結婚之日新郎新婦兩鬢蕭疏蓋已年皆四十餘矣

▲玉梅花館主

(閑閑)

杭州西湖之南萬山疊嶂間一道斜通紆徐四五里有村曰西溪地多梅樹老幹橫枝有數百年物每值臘尾春頭蠟屐探梅遊人如織過此則世外桃源人跡罕到矣同治甲戌有皖南張氏女築室其中藉蔽風雨題曰玉梅花館張固巨族女父聽鼓浙中偃蹇以歿女時年纔十九既無伯叔終鮮兄弟乃縱情詩酒飄然有出世想然才名藉藉求婚者踵相接女少所許可日與管城子爲伴所著詩詞半多禪悅時剛正月村中寒梅着花清香撲鼻都人士來游者每有題句或鐫枝上或寫壁間女每流覽輒嗤淺陋彭城錢生以省親來杭偶偕同伴薄游西溪一見女貌中心若醉以款曲難通題句于老梅幹上悵悵而去有異日和羹終仗汝勸君莫悔嘗音遲之句女閱

之亦不甚着意。錢生返寓。若有所失。奄奄而病。眠食不時。父母疑失魂症。遍處祈禱。毫無起色。生於朦朧中。時詠題句。或謂其詩。魔糾纏。當覓友。人中之能詩者。相與作伴。俾可遣懷。錢唐王生子。惠與。最善。並通詩學。乃招之來。與生共晨夕。生始告以西溪遇豔事。王生轉達其父母。將訪問家世。爲生納聘。乃知玉梅花館本張典史女。時生父以佐雜需治杭垣。乃以寅誼情。成人納采。焉女欣然從之。絕不留難。結褵之夕。賀者盈門。莫不驚爲天降。自是神眷屬到處唱隨。著有玉梅花館詩草若干卷。後以遘返皖中。不能傳其隻字。惜哉。

▲記金壇庚申之難

(樗瘦)

洪楊之亂。屠戮慘死。事最烈者。江北一六合。江南一金壇耳。髮虜以全力圍困金壇。城中食盡。而守兵通虜。城乃陷。時咸豐庚申閏七月十六也。余遷居金壇者十餘年。聞遺老云。是日天色微明。聞南城守兵絕城降虜。知縣李公淮。芒鞋草帽。率民兵巷戰。被執死。最烈虜入城後。詢降者云。城中守者有康濟侯乎。降者云。乃本邑城隍也。爰趨入邑廟。決泥像首投井中。蓋虜圍城久。每夜見城樓有康濟侯燈籠巡城。及破城先一夜。方不見。故疑統兵者有一侯爵。恐至是決圍逃走也。據城後出示安民。畢責降兵以何不早降。必待力盡方獻城。降兵曰。某等本願早降。因土民二人夾外兵。人助守無隙可乘。故遲至食盡方冒。也。虜首大怒。復下令屠戮。而壇邑人民。

遂無噍類矣。據云亂平後，招集流亡，祇千餘人而已。哀哉。

▲嚴桐孫

(柏上)

嚴桐孫，清初人，精於技擊，嘗在蘇杭間有武人與之角，莫不爲其所敗。一時嚴桐孫之名遂噪於三吳兩浙間。杭有某衣匠者，亦精斯技，聞其名，遂與之爭。嚴竟爲衣匠敗，大憤，因復隱山習技，十餘年始出，易其名，人莫知之者。後曾演技於蘇滬間，能置刀於胸，以椎擊之，雖刀入亦不覺其痛，且其虜祇起紅痕一線，並無鮮血外溢云。

▲題壁詩

(劍厂)

題壁詩於北地逆旅，恆見不鮮。間有佳者，乙卯冬，余由秦中歸於咸陽道中，見一題壁詩曰：昨日看花花何繁，今日看花花已落。春風陣陣苦相吹，吹盡繁花回林薄。林薄深去黃鳥飛，高樓思婦淚沾衣。却恨夢中化蝴蝶，明駝不見送君歸。君不歸兮向何處，滿園春色教誰主。去年含淚別城隈，今年淚鵲啼樹哀。無那花飛春復春，幽情脈脈與誰論。落紅滿地東風惡，暮雨瀟瀟獨閉門。不署名，未知何人所作。詩頗哀而可誦，惜不知其人耳。

▲縣署狐

(大炎)

山左某縣署，上房極寬敞，綠陰晝靜，庭宇沈沈。夏屋五椽，崇樓三面，窗下海棠台，抱高出簷際。花時爛漫，春色醉

人樓無人居。其間爲男女大仙。東西占踞。陳列牀几。位置井井。夜鼓初動。輒騰笑語。雜以碎步。一夕月明。聞窗扉驟啓。潑水琅然。天明視院中。初無點滴。樓下左近二廂。亦成禁樹。據云入此室處。禍譴立至。余不之信。開扇投以行李。乃詰朝適巨案作。倉皇遷出。自此無復有問津者。樓近女牆。居民恆見有白髯老者。兀立城上。少女俊男。經過或頷之以頤。餘者不能博其靄色也。

▲潘道士

(樗瘦)

潘道士者。吾鄉萬壽宮住持也。俗名道泰。生時家世式微。且賦性愚蠢。十餘齡猶若童豎。在某肆習藝。日竊金錢。購市脯爲食。夜酣臥後。必遺洩滿床。肆主惡之。乃寄宿於萬壽宮之斗姥閣。每晨興後。竊見燃燭於庭。香焚於鼎。而門戶扇鎖。依然異之言於住持。住持疑其昧取香資。故作此疑。鬼疑神語。面斥之。潘憤極。輒終夜不眠。以窺其異。果於五更時見一女子。焚香然燭。向神前膜拜。潘出不意。突前擒之。女驚。回眸一顧。豔若天人。潘雖呆賢。亦却天而胡帝已。潘出酒肴酌之。使飲數杯。以後女乃沈沈入醉鄉。潘天真爛漫。不知羞懼。輒抱女使臥於榻。而垂帳焉。已則據案酌其餘。瀝竊見帳中有紅丸跳躍。其赤如火。潘揭帳攜丸納入口中。蓋當時並不知其爲丹。祇以爲出女之口。入吾之口。諒必無毒。吞之無妨。吞後心地頓明。知女子必爲狐魅。坐俟其異。女酒醒後。知丹已爲潘。

竊吞歎曰。千五百年修煉之功。一旦敗於君手。數也。妾復何言。惟洞居在四川峨嵋。失丹卽不能來。往自如。君如憐妾。乞攜妾回。峨嵋免致葬骨異地。潘允之負女于臂。一躍而起。金光罩體。瞬息卽至。抵洞後。狐贈以書。一劍一委地。化爲元狐。而沒。潘自後遂爲萬壽宮住持。潘旣竊食狐丹。又得狐所贈之書。頗習符咒。驅神遣鬼。不自斂抑。一日作法。誤拘魁星。至以筆點其頭。點處遂終年腐爛。膿血淋漓。潘卽以此膿血爲人治外症。無不立愈。於是互稱爲仙。然卒以不自斂抑之故。未獲正果。屍解以去。相傳龍虎山張天師入觀。路過鎮江。守土官吏均至江干迎迓。城內居民更屬興高采烈。舉國若狂。爭以一觀天師顏色爲幸。潘在觀中以瓦盆一滿注清水。置一紙糊之舟。由北吹送至南。將至盆邊。輒復噓氣吹回。如是者再。天師之舟在江中亦容與中流。不復得達南岸。官吏疑之。度必潘道士有意戲弄也。遣急騎往覘。果不出所料。挽人說項。潘乃收法。而天師之舟平安抵岸矣。後天師微有所聞。暗至萬壽宮。察覽形勢。知地脈幽秀。應一代出一真人。因囑潘雲游之日。至觀中謂其徒曰。觀門外橫截溪渠。上祇一橋。故一代祇出一真人。若添置一橋。則一代可出二真人。徒信之。鳩工建築。破土未數尺。有一白鶴冲霄而起。以羽毛未豐墮地而沒。風水旣破。潘之後遂無復出真人矣。此事余幼時習聞之。茲霽青言之較詳。錄之以供談助。據霽青云。潘沒後仍留仙蹟於萬壽宮。一翻洗之酒罈。一濯白之桴炭。蓋至洪楊之劫。方燬於火云。

▲花妖

(達抱)

余居里中時友人林奇清君恆來談話君爲言一事甚怪瀋陽南台有士人家植桃樹數百株花時燦爛如錦士人輒飲酒花下一日恣飲大醉倒臥樹旁家人扶掖入室忽張目曰二女何在衆以爲醉言漫應之及夜士人酒醒告其友某君曰吾夢一女前來各以素紙乞書女年皆十七八丰致娟好一絳衣一青衣吾受青衣者紙書雲想衣裳花想容句子之謝而去絳衣者復索書吾觀其右手執紅巾戲語之曰貽我繡巾予汝佳字絳衣者笑曰吾以爲文十乃輕薄兒耳擲巾自去拾巾存之今猶在枕側也友索觀其巾乃桃葉一片嗤以爲妄士人則堅言醒時此巾猶是因相謂爲妖明日忽見一桃樹枝頭題句在焉始恍然大悟

▲葉嘉生

(達抱)

葉嘉生者吾邑巨紳之子也膂力過人通少林術好大言常飲於友家酒酣縱論技擊等法手舞足蹈旁若無人四座莫不歎服以爲葉某真豪傑也俾假十萬兵爲國家効力何患不封侯萬戶哉一末座客年八十餘疲癯倚桌執杯冷笑葉不禁大忿曰某自束髮以來卽喜習此今十餘年矣君默而冷笑豈不足於君乎客笑曰是烏用怒爲我嗤非別嗤大於言者未必精於藝耳若不見夫松柏乎終歲常綠不實不花有餘其外豈非充實於中蓋

器小易盈，謙謙受益，何不猛省而反用怒爲苟君誠多技藝，何不一試以豁吾輩眼光耶？葉曰：諾。遂徑往庭中，手提一巨石，環行數匝，舉而擲之，出數十步外。客曰：此懸力耳。言時以杖遙擊石，石砉然而裂，葉大驚，豪氣頓消。自是謙退自守，不敢以勇力誇人矣。

▲亳州盜

（蔣鶴鳴）

蔣公養吾，余之先叔也。孔武有力，精拳術。宗少林派，晚年家居，嘗語余輩以昔日貿易遇險事，聞之毛骨悚然。爰錄其言如左，亦可見當時匪風之熾矣。

余（先叔自稱）某年偕一友攜一僕之亳州銷貨，貨盡得資五千，顧當時匯劃不便，遂將現銀分置於箱籃之內。擬僱騾車返，爲盜所知，聞將有六人隨余車，在路攔劫，乃急暗命友人攜資先由水路歸，余則攜行李數事，緣陸乘騾車而行。路經某鎮，憩焉。六盜已先在，見余入，均耽耽視余囊，余佯爲不知也。者故命僕取烟合來，僕尋無着，余自翻箱倒篋，遍覓之，且故意大聲曰：箱篋盡在是焉，有不見之理。旋復至騾車內搜尋，似又未得，盜已知，謂其同伴曰：何故漂了？（江湖切口）速返，可由洋路追也。遂去。余心始安，逆料彼輩折回再追，友船必已不及。翌晨行至某土岡，傍忽迎面有一老人，鶴髮童顏，精神矍鑠，捐一棍匆匆而來，離車前約里許，將棍橫置車前，侍立。

路○左○以○待○余○知○此○路○一○有○著○名○考○盜○急○躍○下○車○以○兩○指○將○棍○夾○起○擲○於○路○右○上○車○復○行○老○者○視○余○點○首○微○笑○而○去○蓋○其○棍○爲○鐵○質○重○約○六○十○餘○斤○設○不○能○舞○必○遭○彼○毒○手○矣○至○今○思○之○猶○覺○懷○然○也○

▲寺前薄荷

(梁溪仲堪)

吾邑南門外數里有保安寺者百年來修行刹也三面皆曠野前有小徑可通人寺宇不甚寬敞殿前老樹數株頗饒幽趣惟以地處靜僻游踵極稀每年十月十三日爲此寺祀佛之期至今香火猶盛也相傳於洪楊亂前寺有石臼一一日有某甲來操異省音願以二百金易之僧怪其出價之重問將何用甲笑不答固詰之但云自有處方丈但自得值奚窮究爲僧暗思奇貨可居也請益之增五十金再請至三百金議定約明日成交堅囑勿動而去曰固終年無人過問者其設置也亦不知何時日爲風雨侵蝕斑剝殊甚曰內積水幾盈已生綠苔鮮碧可愛至是羣僧推測咸謂曰必含有寶質可去其水苔一觀異彩見旁植薄荷一角卽去臼中之水以灌注之白底立現初與常石無異但稍瑩白而已於是益滋詫異詰朝甲來見之拂袖欲去僧人驚問何故甲浩歎曰昨日之約奈何勿違今水苔何在僧以實對並詢底裏甲云白水曾有鳳凰浴其中得其氣凝結成苔日久自活如浮萍然不易得也購之將以昇歸一二十年後取以製藥可醫目疾瞽者亦能相救今已矣須思一石白豈值數百

金○哉○僧○大○懷○喪○後○薄○荷○大○盛○鬱○蔥○婆○娑○迥○異○往○昔○觸○膚○生○涼○非○復○尋○常○凡○種○一○時○寺○前○薄○荷○之○名○大○起○爭○相○往○購○僧○由○此○竟○獲○大○利○四○近○村○人○皆○向○僧○乞○種○子○僧○亦○不○靳○翌○年○播○種○流○傳○極○多○惟○年○復○一○年○種○亦○變○復○原○狀○至○今○其○地○猶○有○種○之○者○然○已○與○尋○常○者○無○異○矣○

▲夢兆

(梁溪仲堪)

無錫惠泉山之旁有錫山山之麓夢神殿在焉祈夢者日有其人去必在殿中過宿一宵臨寢通說來意吉凶休咎入夜皆可得諸夢中相傳有某甲者佚其姓氏襲乃父所遺薄有資產性好遊懶不務正業一日市楮燭往問終身夢神賜與圭版一細察之上有(面前有路徐徐走多福多財在後頭)十四字大喜而醒由是日事遊蕩家漸中落或勸作小本經營以資糊口甲以夢中情形告之且謂靜待時機神必不我欺也衆嗤之以鼻甲意氣自若故態依然遂漸不齒於人貧益甚家中所有典售一空窮蹇幾等行乞有父執某操舟爲業憐之適船夥缺人即令承乏其職甲至此稍能安苦惟念夢兆何竟不驗一日滿載貨物貨主押載而行風逆拉牽甲亦與其列頓悟圭版上十四字云云此身已達其境不覺涕淚交流然悔已無及後竟以操舟終

或問神不警告之而反戲弄之是神而近於謔矣余曰否神之賜夢不過示人以隱機幹旋進退仍在乎人

甲○當○時○苟○能○奮○發○銳○進○多○福○多○財○正○未○可○限○而○必○欲○坐○待○其○成○恐○世○間○無○此○便○宜○事○也○甲○之○愚○不○足○惜○今○之○人○以○夢○中○之○言○爲○言○者○觀○甲○事○亦○可○惕○然○悟○矣○

▲殺虎

(李夢癡)

徽郡多虎。常出殺人。鄉中有唐某者。新婚未久。亦被虎所殺。其時妻方娠。後生一遺腹子。待子長。其母泣謂之曰。汝未生時。汝父已被虎所殺。今汝若不能殺虎。以報父讎。非吾子也。其子亦大泣曰。兒誓必殺虎。以報父讎。遂鬻其田產。學殺虎之術。於四方。久之。學成。乃返鄉。殺虎數十。老而以術授其子孫。故唐氏子孫皆能殺虎。名播遐邇。鄰郡某山。亦多虎。獵者捕之。反爲所噬。聞唐氏善殺虎。故特使人以重幣聘之。逾數日。唐氏至。郡人皆聚而歡迎。之後。見來者爲一老翁。髮白而背僂。貌瘠而氣喘。隨一童子。年十五六耳。郡人見之。皆大失望。但既聘之。不得不具酒肴。款待翁。見郡人皆輕己。遂謂郡人曰。吾請先殺虎。而後飲酒。未晚也。郡人姑使朋大者導之入山中。翁且行且嗅。至一林。曰。虎在此矣。遂命導者退。後翁伏地作虎嘯聲。俄而風大起。飛沙走石。一虎躍出。直撲翁。翁側身以避之。手一小刀。當其衝。虎墜地。卽不能起。視之。則自領至腹。皆破。血流滿地而死矣。翁遂命人舁虎以歸。郡人皆大喜。遂設盛筵以慶之。蓋唐氏之所以使老翁與童子來者。固欲炫其技。

也。

今世之人皆以外貌爲重。見老翁與童子。以爲安能敵虎。豈知其殺虎。乃如是之易乎。

▲龍涎香

(蠹魚)

鐘山西有樹。村多樹。故名。樹形奇特。人每不識其名。深林密菁。琪花異草。叢生其間。採樵者不辨。禾黍統而束之。入城兜市。某青衿購之時。已過午。妻待炊正急。見夫回。雀躍甚。覓火炊爨。柴夾土段三約重二十餘斤。棄於牆隅。閱日雨後。香溢滿室。咸訝之。既而知土香。識者謂曰。龍涎香。性舒氣平。肝取而售之。杭城慶餘堂得資數千金。青衿鳩工。庀材建精舍數椽。蒔花一圃。吟嘯其間。夫唱婦隨。以終老云。

▲袁瞎子

(蠹魚)

秣陵有袁姓者。瞽目也。手持竹竿。日走街頭。癡婆怨女。問休咎。卜行藏。趨之若鶩。於是袁瞎子名噪全城。迷信者益衆。而瞎子囊囊益充。不數年間。舍求田。家小康焉。瞎妻王氏。精明幹練。家政井井。育子亦瞽。人曰。小瞎子善繼父業。娶妻生子。名福兒。遽疾。醫謂驚風藥無驗。奄然一息。家人見其無救。置孩門側。及昏。口吻展。啓氣息。漸舒。疾瘳而霍然矣。孩語人曰。予姓奚。賈人子家資富有。年舞勺時。父執孟浪平先生。執斧柯。擬聘王女。係儒家裔。工文。

墨能吟咏議將成。子母素迷信。倩小瞎子卜之。謂女命硬非宜。卒使良緣莫締。子抑鬱無聊。賴以病療。終追源禍。始非小瞎子妄言。何由致疾而死。洩恨報仇。今其時矣。家人以其語近荒謬。且病已就痊。初不在意。越五年。小瞎子聯舉三兒。福兒已十齡。頑皮跳浪。不受拘束。冒母怨弟。而與父尤無禮。某夜。小瞎子朦朧間。高聲喊叫。家人疑其囑語。凌晨妻喚之。不聲。推之不動。捫之不氣。蓋早已僵斃。家人大哭。福兒則大樂。哭愈甚。樂亦愈甚。始信前言非謬。未幾。瞎夫妻相繼逝。福兒年已長。流蕩不事生產。弟輩癡駭。過於乃兄。不數年。產蕩家微。分飛乞食。四万竟流爲丐。

蠶魚曰。瞎騙財產。其不能享也。宜矣。報仇洩恨。事涉荒唐。然不無可信。觀福兒事。可知好鴛鴦爲瞎星士打散者。不知幾多。安得人人痛報之者。

▲計飛久

(朱甦)

計飛久。滬東舟人也。父業舟。常客燕豫。飛久幼從父游。因得習藝。少林既長。歸理父業。往來於甯韻蘇越間。爲客載運貨物。時髮亂初平。盜賊徧野。凡商買往來者。輒被所害。惟飛久載之。可保無虞。而亦不過昂其值。故商人皆爭迎之。初飛久載貨渡太湖。有盜舟十餘艘。圍劫之。舟人皆驚匿。飛久獨踞船首。隻手與羣盜敵。羣盜紛紛墮湖。

中無能上其舟者。其盜首能射飛。又連發三下。以擊之。飛久。雙手承二。而以齒拊其一。三叉俱獲。乃返擊之。中其臂。而殪羣盜。大駭。乃佯言。搆和。給飛久。入飲。而豫伏健男於兩側。飛久。隻身入。毫不顧忌。筵既設。有以和刀刺肉進者。飛久。張口承之。凡十餘次。而刃端俱折。乃吹氣噴之。刃峯紛紛射柱上。相離各寸許。既而酒至半酣。羣盜息火。出伏。卒盡起。刀刃紛下。如雨。齊撲飛久。座飛久。縱身竄樑上。靜觀其變。未幾。伏卒出。羣盜攜火來笑語曰。飛久。殆齏粉矣。及入。見猶兀坐破椅上。神色怡然。盜乃驚怖。萬狀。瞠目無所措。皆倒拜乞恕。飛久。笑挽之。而亦不加。以青言盜魁。感其仁。厚禮送之。且贈以小方旂一。以誌紀念。自是。凡樹有此小方旗。渡湖者。不論船貨。若干。咸得安全。無事。一時名震遐邇。雖婦孺莫不知有計飛久。其人者。尋病歿於家。哀慟全村。迄今。父老能言之。誠滬東之豪傑也。

▲跛僧

(石龍)

揚城有湯世清者。壯士也。精拳術。善技擊。名噪一時。無其敵者。故人嘗以鐵拳名之。性好客。嘗召飲於家。座滿樽盈。宴如也。一日。正觥籌交錯。杯盤狼藉之際。有跛僧。托鉢門外。家人予以錢粟。迄弗受。亦弗去。家人怒而逐之。湯正酒醺。聞喧囂聲。大怒。詢家人。知其情。遂憤然辭席。出而醉諸僧曰。何物禿驢。敢肆猖獗。擾人清興。竟不知鐵拳。

之名乎。僧目之，捧笑曰：老衲固耳大名。此來正欲一嘗君鐵拳之味也。湯益怒，揮以拳，拳連三擊而未中。僧恥之，曰：君拳固鐵，不中老僧，奈何？湯怒不可遏，施其煞手。僧合掌曰：善哉！老衲固藏拙久矣。今既遇子，能不一試乎？言畢，用手指擊湯肩中，湯卽木立如雞。家人駭其術，羣相求救。僧惻然，重一揮手，湯遂豁然而蘇。僧莞爾曰：鐵拳技至此乎？湯忸怩，泥首稱謝。當卽邀入中堂，重置齋饌以款之。僧亦不却。於是酬酢甚歡。湯叩以身世。僧卽席自呈曰：老衲本綠林中之強梁者，走馬燕衛，聞念餘稔。從未遇敵。某年秋夜，有孤客滿載貨財，投止於某刹。是地本余輩出沒之區，見而輕之，夜靜乃結伴往劫。余友某先余飛牆而入，無何撲刺一聲，友已踣於寺外，撫之已僵矣。余大怒，卽飛簷越屋，巔甫立，瞬見白光一溜，撲余而來。余瞥覩知遇劍俠，不敢敵，急避不及，而足已受創，身卽倒地。幸有友救，余歸始脫虎口之危，而足創已深，不可救。

▲牛護幼主

(岳)

徽邑山巒叢雜，每有狼患。當日沒崦嵫時，恆相出覓食，引吭悲鳴。聞者心悸，故鄉人每至薄暮，相戒不敢獨行。東村有周五者，農人也，性頗慈善，祇子一人，年十有四矣。家畜一老牝牛，卽令其子牧之。一日，周子騎牛至村外，覓草行行，重行行，忘路之遠，近迨夕陽將下，始踽踽言旋。將近村，突見一狼當道，怒目張吻，直撲周子，而牛見小主。

遇險卽奮角與狼相抵。奈周子驚懼之餘，竟由牛背墮下。狼突前攫之，牛急展四蹄，護小主於腹下，仍與狼決鬪。正在危急之際，周某因其子日暮未歸，率村人覓至是處，羣將狼逐退。其子始獲無恙。周感牛之德，象養終身，不復使作力田之事。世有食人之祿，而臨難不相顧者，對於此牛，能無愧死。

▲八先生

(朱甦)

浦東三林鄉有八先生者，技師也。凡刀槍拳脚，無不精習。嘗授藝於滬左塘橋鎮，其門徒數十人，咸能力舉千斤。先時里有王某者，勇武絕倫，爲全村冠。耳先生盛名，往訪之，見其恂恂無他異，乃於相別時，舉手猛抑之，以試其能。先生略揮手，而王已墮數尺外，踣地不能起。後經契友緩頰，始爲醫治，自是無敢犯者。

▲朱坤寶

(朱甦)

朱坤寶，滬左農人也。狀貌魁峨，膂力浩大。其二臂能分二牛，勇敢倍常人，惟酷好杯中物，日與無類飲，終夜不倦。性豪俠好義，凡里有難，莫不首當之。里人之有交鬪者，坤寶至，無不立解。故同里皆尊之。一日，有僧自北地來，向某店勒化錢五十貫，店主增至錢十緡，僧猶不可。時坤寶適偕友飲，有好事者馳白之。坤寶怒，立趨至，見猶趺坐。地上乃揚手麾之，去僧不理。坤寶益怒，遂舉拳擊之。僧略以胸挺逆坤寶，退二三武，神色頓變。僧乃徐起，拂袖竟

去頻行。語朱曰：「若果招余者，七日內當於某寺恭候。」坤寶鵠立不之答。迨僧去，既遠，嘔血盈盃，昏倒於地。同伴扶之歸，亟延醫診治，數延皆罔效。日就危險，病既急，有勸之乞僧醫治者。坤寶曰：「余生平不屈於人，甯死不願低首下心，效婦孺乞憐態也。尋竟以嘔血過度而亡，嗚呼慘矣！」

▲黃彪

(甄靈)

諸暨縣捕役黃彪，性機警，多勇略，破案累累，以功得升捕目。一日晨步出東門，至茶肆啜茗，適一鄉人牽牛入城，衣長衫，殊不類農夫。彪異而詰牛之所從來，則以借自鄰居對居，何所對以讎城十里之石門鎮，因須耕耘，故晨間往借云云。彪乃語之曰：「若爲事魯莽如此，詎不慮捕役之見疑耶？焉有借牛而復負犂者？且早露正濃，汝來此十里而身不沾溼毫末，則爲竊來無疑矣。牽牛者大驚失色。黃彪乃拘之一詢，而服科以律，復數日。彪因公乘航船赴杭，夜半忽哭聲起於隣艙，衆皆驚醒視之，乃一三十許男子，衆詢之，乃曰：「予姓趙名申，傭於城內某巨室。今因女公子于歸，在卽，主人與我洋三百，命予赴杭購辦嫁奩，藏之枕畔。今視之，已遺失矣。歸必見責於主人，是以悲耳。衆憫之，乃詢洋面有圖記否。趙申言有之。衆思洋必被竊於舟中，乃各爲之搜覓，一舟殆徧，卒不獲。方疑難間，黃彪乃排衆進曰：「君等何愚之甚耶？夫求之急，則適足以敗事。舟身非小，欲求無遺，勢必不能。予有一策，當

不令竊者免脫也。乃集衆人曰：若等速張爾口，吾將試吾策。衆人不解其意，何居以彪促之急。乃各張口，有頃指三人曰：是卽竊洋者，謂我不信，試詰之可耳。三人強辯不服。彪曰：吾固知爾之不服也。吾將爲爾證。吾知汝三人，在途中必已見趙申囊中豐實，知有利可圖，乃尾而至舟中，乘其熟睡而竊之，繼而恐有圖記之足敗事也。乃各以口抹去之。若固以爲洋既去，其圖記則人將無疑。汝者固不知舌端黑墨足以破汝等之狡計也。三人乃無語。衆人亦驚服。趙申立出洋三十元，以壽黃彪。彪笑曰：予豈爲利而援汝耶？特憐爾誠實被竊耳。此後當謹慎將事，無復爲穿窬輩注目爲要時舟已抵江干，乃一躍登陸，不知所往。

蘧齋曰：觀黃彪之所爲，其機警智略固較他人爲多，而見利不受，更豈庸俗人所能及哉！故記之以箴見利忘義視危不救者。

▲婚姻趣聞

(梅癡)

紅顏白髮爲婚姻中之數奇，而錢牧齋之於柳如是，則千古譜爲美談。牧翁爲文章泰斗，其流風餘韻遂爲後世鷄皮鶴髮之風流家所崇尚，人亦忘其不類矣。吳江宋翁幼琴，世固窈窕人，一日其祖近郊外，忽有一雉，導之至一山穴，得白金萬餘，遂以起家。里人咸稱之曰宋野鷄。乙卯冬，翁續娶雲間沈氏女，時壽已五十四，而沈女芳齡方

過花信有好事者探其閨中則鵝鶻蝶其樂甚於畫眉洵婚姻中之趣聞也

▲義賊

(岳)

吾鄉莊燕貽家道小康一子早世遺一孫號貽孫夫婦鍾愛若掌珠令就外傳讀聰慧過人惟性謹愿見人輒覲覲不能作一辭年十七莊爲其娶何氏女爲室女年十六世家之麗姝也合卺之夕貽孫爲朋輩勸飲逾量洪醉歸房卽酣睡不醒時將午夜女伴等闔戶去新婦亦擬卸妝就寢見衣壁中突出一人直前調笑新婦年輕畏羞不敢聲張其人見其可欺將行強暴新婦抵死不從忽聞牀下大呼捉賊聲其人以爲貽孫酒醒倉皇遁去家人聞聲畢集於床下覓得一視之近村許某也詢其故許云近因博負見女妝奩豐盛於晚間潛入洞房欲施其肘篋手段迨見一衣藍袍者對於新婦將施無禮義憤填膺忘己之爲賊也不覺失聲大呼今旣被獲懲治無怨莊義之酬以金而釋之歸惟不知逼新婦者之主名越數日貽孫同學陸某久不到校探其館舍亦無蹤跡始大疑之回憶是日陸之衣色與許某所言者若合符節蓋陸涎女之美而欺貽孫之醉故岸然爲此也語云謾藏誨盜冶容誨淫不圖於莊氏兩得之

▲石鼓

(逢抱)

幼時讀韓蘇二公之石鼓歌。輒神往其物。而以未得親見爲恨。前月偶與友人共游京師國子監。乃得見之。其數凡十。陳列於大成殿外之前廊。外護木柵。內貫鐵鎖。自柵外視之。不甚分明。惟其一剝落特甚。上塗黑漆。文字已全沒不存矣。其外廊置有仿刻石鼓。其數亦十。石鼓全文可於仿刻上讀之。真國寶也。距置石鼓處約百步。有槐一株。枝幹老蒼。蓋二三百年前物。有枝一粗如大盃。偃蹇下垂。距地約二尺許。相傳魏忠賢當國時。親至大成殿行釋奠禮。行至樹旁。枝忽折下。以阻其行。忠賢驚懼而退。小人禍國。樹木亦知惡之可畏也哉。

▲石工

(達抱)

吾閩西郊黃塘江以外。石工精絕。能以數寸許之石。琢山水人物於其中。鬚眉之細。亦不稍忽。又能以徑四五寸之石。鏤爲球。球中復鏤人物玲瓏剔透。見者莫不詫爲鬼斧神斤。巴拿馬賽會有以一石球而得特獎者。

▲丁海珊

(冷人)

丁海珊。浦左川沙縣人。孔武有力。不畏強禦。好騎射。雖讀書不多。然能深明大義。急人之急。慷慨解囊。無吝色。年念一。舉武士。時值紅羊劫熾。風聲鶴唳。一夕五驚。所到之處。蹂躪殆遍。川邑知事暨各軍人。都相率先遁。海珊聞之。慨然曰。國家養兵。千日用。在一朝。兵之責任衛民而已。今先民而遁。地方其何以堪。我人欲爲安靖地方。保全。

身家計非結團體集兵自衛不可乃出其所有財產招募附近子弟二百人自成一軍日夕訓練以期一戰未幾敵果至由縣城而西逼近是鄉公乃分所部爲二隊與族兄鶴春各率一軍鼓噪而進親臨前敵躬冒矢石敵軍五百餘人當者無不披靡轉戰良久殺敵及半數敵坐是不敢再逼越三日敵以大隊來攻敵首梅某以驍勇聞猛攻十餘日公盡力梭巡刻無甯晷會上海援師至得免於難後以戰功位至參將事平後退歸田里耕稼自給至今父老之談其佚事者猶令人景仰不置云

冷人曰晚近之世兵驕將悍攘權奪利誤國殃民丁公獨能以保民爲天職以殺賊爲義務功成身退長揖歸林較之若輩汲汲於名利權位者其賢不肖爲何如

▲記沈孝子

(冷人)

孝子名應科清溪人父炯文乾隆朝謫陝西渭南驛卒於戌叢葬焉越十年孝子甫成人徒步往求父屍不可得輒大慟一牧牛者哀而問之具以告其人曰盍問荷鍤者張世凝因指其居孝子詣張則病已亟哭拜牀下乞指父屍張瞠目曰我幾忘之爾父瘞處我埋三巨石於其下若品字然下汝父屍也言訖而逝孝子拜出徧覓不獲後至一所有石微露竭力搯之果得三石如張老言再搯則棺具見木已朽矣炯文少時嘗折一齒驗之果然遂

負骨歸里中人咸稱沈孝子此事始見邑人徐晦堂未刊稿歲月湮遠筆墨零落武康王存之搜得此條病其不著爲撰長歌三百十三字以褒之今亦不傳予故錄其事入叢話發潛闡幽夫亦昔賢之遺志歟

▲瀚海車圍

(達抱)

嘉峪關外西爲依犁哈密再西則爲南八城再西則俄羅斯界欲至其地必經瀚海大沙漠行旅須聯合大車圍輻露宿則以之作圍翌早起視則四車中央之隙地沙厚數尺四圍如壁而其中則一沙院落也若不如是則入夜風烈車必傾倒人多埋於沙中氣塞而死瀚海無車路行車須用指南針以視方向世謂行必中道否則掉入沙中者傳聞之誤也

▲貴妃遺像

(達抱)

陝西臨漳縣西門外有坊曰大地陽春內卽驪山溫泉相傳唐楊貴妃沐浴之處東曰明皇池西曰貴妃池石刻貴妃像如生並爲紗一口鐘服式膚肉光潤隱約可辨我國著名之手工也

▲王道平

(岳)

吾郡兩遭髮軍蹂躪庚申之役死者什九慘不忍言先是醫者王道平賣於市已歷數載人咸識之迨髮軍薄

城之際。一日忽傳王爲髮軍間謀。實平道王也。一倡百和。風靡全城市民。爭至其家。不容分辯。挺刃交加。頃刻支解。事後亦不知謠傳所自來。殆殺機之先兆歟。

▲葉成島

(達抱)

海中島嶼。往往有螺蚌之壳。或珊瑚之巢穴所結成者。然在動物則然。植物亦能如是。則未之前聞也。乃南洋有一島。相傳古時狂風暴起。竟有無數樹葉。從遠處捲送而來。久之黏聚不解。遂成此巍巍之巨島。至今以火燃之。其土尙能生烟。土人呼之爲葉成島云。

▲驟車比賽

(達抱)

京師多驟車。每逢歲初。比賽於白雲觀。以行速者獲上獎。惟每歲獲上獎者。必王公大僚。某歲有陸某者。來從京外。亦與賽。而每賽必捷。貴介銜之刺骨。乃厚賂王三。以制之。王三者。京師巨猾也。翌日復賽。陸方據轡。執鞭揚揚。自得王三挺身立道中。一臂輕舉。人駭俱躓。陸自是不敢與賽。

▲白雲觀道士

(達抱)

白雲觀。去京師約三十餘里。觀中道士。多與巨紳大僚相結納。故奔走於其門者。絡繹不絕。歲初游人甚盛。一老

道坐橋洞中岸上人爭以錢擲之一日之間盈千累萬問其故謂擲中老道者流年順利可致巨富迷信之可笑如是而老道則大獲焉

▲祝由科

(岳)

祝由科一道事近迷信且世罕真者故人多忽之余在禾中所見一事其理有不可測者東門外沈姓婦年逾不惑早喪所天去春左乳忽患一癰潰爛年餘痛苦欲死一日婦在門外納日有江湖醫生經其居見婦呻吟狀詳詢顛末曰易事耳取水一碗喃喃不知作何語令婦出乳以水嚥之又持筆在牆上畫一圈由右向左愈旋愈小回視婦之患處亦漸收漸小至最終之點取刀自點中刺入癰上餘毒亦由小孔而出須臾其病若失婦本貧寒酬以一金受而不較揚長而去

▲某幕僚

(靈靈)

李琦世居三江口雄於資設肆於臨江市中一日被盜琦亡去死生未卜家人恐懼訟之有司吏謂里正之黨盜也責其獲屍償罪案久懸訖不得直琦家更責諸吏吏乃限里正以三月不得則將償命里正終日奔走山崖水澗間限將屆而屍終無着其婦憑溪枕石而泣適一幕僚經其地見其哭甚哀詢之曰嫂何爲泣曷語我苟可爲

力者當爲若謀。婦曰：空言無補，徒傷心耳。曰：若曷姑言之。婦乃嗚咽言曰：拙夫不幸，舉爲里正。官吏警卒，叫囂於門。少不如意，則鞭撲隨之，受其苦辱，屢矣。此次李家被盜，官責我夫，以三月必破。今期已至，而屍終不得，將斬決。以謝李家，以是悲也。幕僚曰：是無庸汲汲曷導我至爾家，當有術以救若夫婦。疑信參半。姑導之至家，殷勤款待。有頃，其夫歸，婦具告所以。幕僚索公文觀閱，一過，卽取筆加一直於三江口之口字中，曰：如是則若事畢矣。可居家靜候，屆時聽審。定可還爾自由也。語畢，擲筆而出。里正夫婦方欲挽留去已遠矣。屆時吏上之府，里正居被告列。府閱公文，讀至三江中句，府尹曰：是何言天下甯有失人於江中而可以責及里正耶！立釋之出。

▲殺子慘

(失名)

戲劇中殺子報一事，本出南通。至今廟貌猶是，人物已非。此等惡劇，久干例禁，以其奸僧媒孽之形，惡婦淫兇之狀，匪特不足以懲奸禁惡，適足以敗壞人心，廉恥道喪，莫此爲甚。不意京都首善之區，乃亦演此慘劇。辛亥五月某日，安定門外有孫氏婦，與鄰人譚某通，乘夫出外夜去，明來竟無虛夕。譚某舊有尙症，婦疑之甚，或戲謂之曰：人心煎湯服之可愈。婦信其言，乃將其八齡小兒，突於夜中出利剪刺殺之，取其心以湯進，嗣爲夫黨所知，控於官，捕治之。嗚呼慘矣！倘有好事者從而點染之，不尤甚於殺子報哉！

▲馬賊

(達抱)

東三省多馬賊。善騎射。日俄之戰。日人嘗以爲前驅。射法至精。使一人右手持蛋。立百武外。射之無不中的。昔增韞爲吉撫。嘗畫行山中。見數騎。荷鎗上崖。疾如飛隼。增飭侍衛詢以何往。皆不答。舉鎗下擊。適中帽頂。侍衛驚惶。失色舍之去。又有張某。爲增所招撫。射擊尤精。一日增賜降賊數十人酒肉。某賊懷利刃。欲傷增。張覺之。舉手力擲。增增仆地。衆方驚疑。忽一彈飛來。擊中麟閣。增得無恙。賊遂成擒。伏法。

▲灤州逸士

(達抱)

某君遊行至灤州某山。嵩陵崩。勞攀援以登。抵山巔。見一古刹。苔斑剝落。僅蔽風雨。一老者服古衣冠。盤膝危坐。膚色指甲皆如黑炭。某君趨前揖之。不爲報詢。之又不應。問能識字否。則微頷其首。乃相與劃塵作書。始知其爲逸士。自言明末。偕其友隱於此。庭中有柿樹數株。逸士摘取其實。曝諸日光。及汁枯皮皺。成爲柿餅。卽取以果腹。其年已四百餘歲云。

▲泥人張

(達抱)

天津張某善造泥像。稱泥人張。其所爲像。狀貌衣冠無不畢肖。嘗爲王某造像。數日像成。探知王爲里中豪富。索

五○千○金○不○與○張○憤○甚○肖○其○貌○作○數○十○小○泥○人○將○售○諸○市○王○惡○其○貌○似○卒○與○五○千○金○亦○可○謂○惡○作○劇○矣○

▲葉成忠軼事

(艸)

葉成忠字澄衷海上鉅商也。設廠肆肆不下數十處。卒時付託得人。故其業多能至今不替。當葉氏在時。虹口老順記五金號為其常駐之所。今其眷屬在滬者猶寓焉。葉氏管理店夥甚嚴。夜自宿門樓。店夥有作狎邪游者。歸不敢作剝啄聲。常與關者約。別以機振報內入。則袖以金。一日某夥靳不與金。關者怒。次夕機振頻叩。關者故不聞。某夥遂不得入。然窮窘固百計之母。某夥此時忽異想天開。見牆低且有窗石可駐足。於是緣牆而入。關者方揚揚以為爾其破壁而入乎。而不知某夥已從天而下也。次早見某夥出自臥室。不禁大奇。然益思所以害之。遍覓其入室蹤跡。知來自牆上。遂取桐油塗之。不令某知。是夜某夥歸。仍緣牆而入。及至燈下。則見衣服盡染桐油。大似飛將軍之戰袍。滴滴胡兒血矣。某夥事後明知關者害已。然如啞口吃黃連。無如關者何也。且其後袖金私之。恆視他夥有加。葉氏久有疑於關者。一日故夜出。十時餘歸。變其聲呼開門。關者固知為主人。故不再呼。則曰。主人有命。主人命不可違。葉氏聞言以關者誠奉我命。未嘗或違也。及告以主人而入。則嘖嘖稱關者曰。而慤而可用。亦賞以金。所謂君子可欺以方歟。葉氏治事。日有定程。幾時命車至某肆。幾時命車至某廠。常不爽時。

車夫久亦知之一日葉氏子於其父在某肆時謂車夫曰此時父不需車而爲我繞某路一周車夫從之及歸葉氏詈其子並責車夫蓋是日適有意外事於時需車也車夫曰我以主人出行日有定程故於此不需車時爲小主人挽而游行葉氏方盛怒曰而尙喋喋而尙欲噉飯此所乎車夫曰吾何不欲噉飯此所惟欲噉飯此所故媚小主人主人老不媚小主人何以久噉飯此所葉氏聞言不以其語涉咒詛而爲加怒轉喜其質直焉車夫遂得留用

▲縊魄

(岳)

蘇州張某讀書天平山一日晨起聞林中鳥聲瑣碎有如鸚鵡異而視之見枝頭立一美女長三寸許赤體無衣身白如玉捉而畜於籠中對人呶啞作語了不可辨有識者曰此名縊魄凡樹經三度人縊者冤氣不散聚而成此畜之不祥張某懼舉而放之山中不知所終

▲甕中之龜

(岳)

吾邑吳山之麓地曠少人居甲午之後各省競練新軍統帶雷雲谷擇於是地建築營房掘地數尺得骸骨無數有色紅者有色白者有灰敗者移葬他處又於其下發見頽屋數椽形似庖廚井竈位置依稀可辨竈旁一甕取

而視之。有一龜生存其中。大於甕口者幾三倍。蓋龜能服氣。故絕食不死。然長大若此。恐非百年物也。後爲文案戴某取去。

宅怪二則

(達抱)

蘇州楊某作客京師。新喪媳。遷居某胡同。召堪輿勘之。大凶。楊疑其妄。遂居焉。一夜楊擁衾臥。忽一人入室。衣冠奇古。謂楊曰。子將於七月十二死。當亟隨我去。楊推衾起。詢何人。曰。行耳。奚詢爲。曰。向平願未了。能緩至來年否。曰。不能。楊遂驚覺。汗雨涔涔。翌晨詢諸鄰人。云是宅有怪。乃遷居他所。及期無他異。

昔某君攜眷僦居京師大醬房胡同。同寓楊鐵權。余之至友也。一夜方縱談。忽聞屋瓦橫墮。聲疑爲賊吐之。聲益厲。乃知爲怪。楊有小婢名銀福。宿廂內。忽狂呼有巨手捉其臂。由是不敢居而遷。

義俠

(池春)

前清道光年間。吾鄉有張叔芸者。貿易松江。年終雇定畫舫。挾巨資歸。舟行遇雨。不數十里。卽傍岸。忽有冒雨呼求搭船者。衣襟淋漓。狀至可憐。張憫而允之。延之入艙。易以縑裘。食以酒肉。其人身高七尺。貌和藹。可親。故叔芸相與抵掌叙談。不厭也。是夕有盜匪六七十人。持械登舟。行劫。截止去路。同船人皆手足無措。坐觀待斃。忽搭舟人

大呼曰：有我在，毋恐。鼠輩誰敢非禮？乃一躍出艙，持篙兀立船頭，連擊數盜，落水盜知不能敵，遂引去。同舟人得保無恙，惟斯人因以寡敵衆，亦略受微創。登岸後，向叔芸珍重一聲而去。叔芸雖欲竭力挽留，已杳如黃鶴矣。

▲記翁雪梅遇盜事

(雪泓)

至友吳鶴齋，性好談，以翁雪梅遇盜事語余。雪梅，錫山西鄉人，七齡喪父，阿母熒熒一釐，家固匪富，苦無所依。於是隨母改適，年十二始入鄉校讀。雪梅資甚穎慧，未三年學識頗富，遂棄儒就賈，常作客春浦。時值七月，忽接家報，知母病危，因匆匆賃舟歸，抵錫時已二鼓矣。而離家尚遠，欲投逆旅，暫宿，惟心憶老母，恨不插翅返，乃信步夜行。淡雲微月，忽現忽滅。甫約里許，過一古刹，曩聞人語，刹爲盜窟，心殊惴惴。然足繭不復，可行不得，已姑叩門求宿。有小沙彌數輩招待，入內，晤住持僧，軀幹魁梧，濃眉高穎，目光灼灼，然諦視之，令人生畏。因略述投宿始末，僧諾之，令大沙彌導往寢室，盤旋曲折，繞歷坊廊，無數忽見壁端懸假面具及髮辮數串，知蹈虎穴，驚愕萬分。乃佯言尚有一友在途，接踵可至，故欲略待，遂復覓路而出。小沙彌隨之，雪梅立門外，作俟友狀，未幾果遠，有人影至，雪梅卽乘機飛遁。小沙彌不及入告，住持拔步自後，狂追昏黑中，偶踣於地，而前之人影亦不知所往。雪梅適過一小溪，溪水已涸，綠草蒙茸，幾沒人脛，因側身匿草間避之。移時，見羣僧列隊而出，四處搜捕，幸未至溪畔，紛

擾○良○久○始○廢○然○散○雪○梅○由○暗○中○窺○視○明○處○歷○歷○在○口○驚○懼○幾○無○人○色○直○至○東○方○微○曉○始○匍○匍○由○草○間○出○踉○蹌○而○歸○自○是○不○敢○復○履○其○地○

▲蜀人捕狼

(慶椿)

蜀○地○山○嶺○崎○嶇○而○狼○之○生○殖○甚○多○於○是○鄉○人○有○以○捕○狼○爲○業○者○其○捕○之○之○法○甚○奇○先○鑿○地○成○穴○上○以○木○板○覆○之○板○有○圓○孔○人○伏○板○下○攜○鷄○一○至○夜○半○狼○出○捕○食○卽○以○鷄○擊○之○使○之○鳴○狼○聞○之○疾○趨○而○至○及○知○其○處○以○爪○探○入○板○孔○人○卽○以○手○捕○之○負○狼○與○板○而○歸○

▲藥弩

(血莢)

藥○弩○爲○苗○人○所○製○古○時○兵○用○弩○弓○其○矢○或○敷○藥○治○藥○者○爲○補○籠○之○狎○家○謂○之○補○籠○藥○最○著○名○采○雜○毒○物○碎○而○煎○之○以○爲○膏○相○傳○鷄○犬○婦○女○白○衣○生○人○皆○不○能○見○凡○七○日○更○以○藥○召○駒○者○合○之○塗○於○矢○上○插○而○懸○之○火○側○時○時○溫○養○之○勿○使○敗○壞○然○後○用○以○射○人○無○不○立○斃○又○有○苗○能○醫○治○之○其○法○用○利○刃○自○頂○至○踵○寸○寸○割○之○使○血○流○出○以○口○吮○之○血○盡○則○敷○以○他○藥○於○是○能○生○駒○藥○產○粵○西○不○得○駒○則○藥○不○驗○嚮○此○者○多○粵○西○猾○盜○獵○戶○間○用○此○弩○以○擒○虎○豹○惟○其○毒○藥○須○先○試○之○於○蝦○蟆○若○體○肉○潰○爛○而○立○斃○者○卽○合○用○否○則○藥○性○未○烈○仍○不○足○以○射○人○立○斃○而○擒○獲○猛○獸○也○

▲張勳軼事

(達抱)

予友陳君嘗爲予言張勳微時嘗隸清廣西水師提督蘇元春部下爲差官適清廷有興練海軍之議命沿江海各水師提督測繪軍港要塞地圖以進蘇旣飭屬繪圖工竣命張賚之入都道過滬濱大肆冶游盡喪其資斧困莫能行會都中總理衙門嚴電詰蘇謂各省圖已奏齊該總督獨何延宕乃爾蘇大駭急派親信之文案某蹤跡至滬得張於逆旅資之金命回桂省而某文案乃自提圖星夜馳入京師迨差竣出都過滬張尙滯滬囊金又盡聞某來大懼而逸某回桂以告於蘇蘇大怒乃電張之原籍地吏官嚴查下落遞解至桂而地方官乃以張未回籍覆蘇蘇固寵張意頗懊喪乃未幾而張自行回桂見蘇詢所自來堅不肯吐蘇嚴責之而心賞其能乃荐於袁項城爲副將後以迎駕西安授爲統領夫孰知今之赫赫有名之政治犯乃當年滬上落魄無歸之人耶

▲遇鬼記

(夢甦)

甬商某甲販棉爲業人頗誠篤一日以事至姚城日暮投某村逆旅而宿時方深秋販棉者多會於斯甲至旅舍盡滿僅餘一側室殊湫隘似久無人居者不得已姑宿之夜三鼓甲將就寢忽人飄然入謂甲曰我胡仁寶姚城某肆之主人去年某日死於此室家人尙未之知今聞君欲至姚城故特來相煩爲告吾家人攜骸骨還鄉則

吾目瞑矣。言訖不見。甲驚且異。然猶疑夢。嚶毫。不爲意。翌日以事告居。居停曰。去歲確有一客。病歿於此。惟不詳其姓。字籍貫。故無從送之。還今尙寄柩某廟中也。甲曰。有是哉。抵姚後。卽訪死者之家。攜其柩返。且爲之安葬焉。後某甲夜渡錢塘江。遇暴風。舟覆。一綠衣人救之。得免於難。或謂此綠衣人卽甲所遇之鬼云。

▲東坡裔

(血羹)

瓊州城南有粟米泉。泉側有東坡亭。水木清佳。蓋東坡謫居瓊州時之遺跡也。多山林。幽僻人罕至者。民國三年仲秋。有州人吳某。偕數人入山。勘視林木。凡所經地。則植立竹竿。以爲歸途標識。山中瘴癘絕盛。日中惟數小時可行。餘則伏處深穴中。行十餘日。餓糧將罄。乃循舊路歸。而其所植之竿。已爲大風吹折盡矣。遂迷不得復出。及抵一高峯地。頗坦平。且疆理井然。遍種山芋。知必有居人。復上行。達峯巔。瞥見一老樹。後人影憧憧。卽前迹之。則樹後雙扉微啓。衆逕進。有數男女出。彼此問訊。言語不通。須臾一叟出。延衆入。出筆楮曰。可筆談也。叟字剛健。而含婀娜。得坡公之神髓。衆咸怪之。叟曰。余輩類能文字。余姓蘇。爲東坡後裔。衆愕然曰。東坡蜀人。乃遺種於此。耶。叟乃詳述顛末。蓋東坡居瓊州時。嘗眷一妓。坡旣去。妓不能從。會遭亂。妓被虜。其傭徙家具。從之。卒與妓逃居此峯。上妓有胎孕。旣而生子。卽叟之妣祖也。妓諳文字。教兒讀書。以仕途險惡。戒勿出山。逮後宋亡。子孫更不願履。

胡地且不與外人通。故後世確守遺訓。無一外出者。衆爲歎。息問之曰。今民國共和。滿清覆亡。可以出矣。叟曰。唯。卒爲衆指示迷途。得復出云。

▲記漁郎救難事

(慶椿)

余師葉袖東。嘗於課餘之暇。以漁郎救難事告諸生曰。定海有漁郎者。素習泗水術。某日天將晚。有商船行經定海之外。忽遇颶風。波浪驟起。商船機輪盡破。勢將沉沒。舟人號呼求救之聲。不絕於耳。岸上觀者如堵。皆以風浪甚烈。不敢冒險往救。漁郎歸告其母。意欲赴援。詎母不允。蓋因其父出海捕魚數年不返。故不許其子夜涉風濤也。已而隱隱聞海中求救聲甚哀。大有感觸。始命之往。漁郎欣然駕小舟。出往返數次。舟中人皆賴漁郎之力得生。而其母自漁郎去後。心甚焦灼。不能安寢。至天明。漁郎與一老者偕歸。其母出視之。老者卽其夫也。於是家慶團聚焉。

▲義童

(夢齋)

義童張鼎。字彝。如廣東澄海人。爲余之同鄉。七歲而孤。母以紡織自給。年十一。始就學。聰穎過人。每於晚餐罷後。輒溫習舊課。時至深夜。不輟。一夕。鄰居失慎。童尙未寢。聞警後。卽在己井汲水。赴救。奈時當臘月。北風怒號。居人

早入黑甜而龍所又距災處約五里許急切萬不能至乃大聲狂呼救火四鄰皆從夢中驚醒第風緊火熾勢不可遏童奔走於火餒中攫出衣箱數隻並救出鄰居一三歲之獨生子逮經鄰人幫同將火救熄明日視之則張已爛額焦頭而怡然毫無怨色以是鄰居皆以義童稱之此道光七年事也

▲某富翁

(九臣)

富翁某佚其姓名湖都菱湖人也性鄙吝視阿堵物不啻第二生命式微親戚之登門求貸者必被厲聲拒絕甚或揮之門外故銅臭之諺著於遐邇一夕飲於市中迨酒闌人散已譙樓三鼓矣幸月色溶溶照耀如畫乃踏月而歸行半里許見廣廈一所橫亘道左鼓樂喧天燈燭輝煌室外麇集多人抵掌而談然音細不能辯乃就門縫窺之見堂上燈紅彩綠熱鬧異常新人一對跪地交拜拜畢門呀然闢一大漢手持竹籬滿盛金錠一分給衆人翁亦雜其間得黃金一錠覺重甚急納懷中疾馳返家將錠置枕下乃解衣就寢翌晨天未破曉即披衣起揭枕視之則金錠已不翼而飛所存者僅一壓扁之紙錄耳翁驚訝不已疑爲宵小所竊然門窗未啓賊由何入滿腔疑竇終難冰釋因至昨晚得金處一探究竟至則白楊颯颯青草茸茸荒墟古窳不知凡幾翁憶前事不禁毛戴力抱頭而奔心急足違傾跌者再歸後即病數日竟逝

▲再生緣

(岳)

湖州士人蔣蘋洲。世居南潯。娶江氏。能吟咏。情好甚篤。某年蔣赴省鄉試。榜發獲售。是夕即得噩耗。云江氏暴亡。蔣星夜遄歸。因天氣尚熱。先已棺殮。竟不及見。蔣悲痛之餘。誓不再娶。親友有以嗣續計爲勸者。輒默然不答。忽三年一夕。夢江來云。感君情義。今生緣已盡。未能復續。請俟十七年後。當再締良緣也。臨去留詩云。一別檀郎。今幾年。白楊風起不成眠。常思往日閨房好。泪滿衣襟損翠鈿。蔣醒後誌其年月。屆時遍訪嘉湖杭紹蘇松一帶。迄無所得。一日有贛南巨商某。因避讎至潯。膝下一女生。而能言。某以爲不祥。飲以不潔。遂成瘖疾。故年十七。尙待字閨中。蔣聞其異。使人乘女出窺之。面目舉止。宛然江也。蔣即求聘爲妻。某因異鄉作客。照拂無人。遂允之。合卺之夕。女忽能言。叩以往事。笑而不答。逾年舉一子。再二十年。夫婦患疾先後卒。袁潤齋孝廉言之甚詳。

▲姚景亮

(岳)

蘇州當光緒丙午丁未間。城內富紳如汪潘尤費等家。均被竊。失物甚鉅。聞之大吏責捕役查緝。而竊案仍繼出。無已久之。終無所獲。不得已置之。先是有湘人姚景亮者。自稱某科翰林人品。既極雋逸。書法文才亦一時無兩。攜一妻一妾及子女傭僕輩。僑居於大石頭巷。舉止豪富。於官場時相過。從性極慷慨。能濟人之急。故人咸樂與。

之交。丁未八月間。姚東裝歸里。已登舟待發。總捕署中有一婦來云。有機密相告。總捕王某命之入密調之。據言歷次竊案。均姚所爲。姚實有飛簷走壁之能。出入僅由一窗穴。既無徒黨。每於甲省得贓。後藏之數年。銷於乙省。故從未敗露。王某問以汝何從知之。婦囁喘而對曰。已實姚子之乳媪。與姚有私。故能知之。王察其意誠。卽命全班捕役隨之。而往以送行爲。由登舟相訪。談次以言餌之。姚知事機已洩。托故圖遁。幸王已佈置周密。卒不能脫。檢其箱篋。不特蘇紳所失之物俱在。又有大箱六。滿貯珍貴物。蓋得自他處者也。詢其妻。乃湘中某士人女。固大家閨秀也。姚之所爲。亦不知情。乃遞解回籍。姚則判以監禁十五年。後因越獄被獲。改判永遠監禁。庚子秋間。因主謀反獄事。洩處以環首之刑。吾杭濮紫泉方伯時守蘇都。監視行刑云。

▲方佩蘭

(夢魁)

方佩蘭。武進人。父爲少林名拳師。無子。傳藝於女。故女雖娉媵。弱質而孔武多力。尤善技擊。能於百步外飛劍射人。無不中。一時江南豪俠。莫敢與敵者。後嫁秣陵某生。生亦以劍術鳴於世。結褵未二載。被世仇之虎而冠者所陷。誣爲盜死獄中。並欲捕女。時女年二十。遽喪所天。痛不欲生。遂削髮爲尼。偕老母出亡。不知所終。次年虎而冠者被殺。屍旁遺一劍。上有方佩蘭三字云。

▲馬寶

(朱魁)

馬寶藥中之珍品也。能治百病。而於瘋狂虛癆諸症。尤有奇效。惟市上所售者。大都以偽亂真。蓋其物得之非易。如犬牛之有黃然。千百羣中。罕一覩也。家君酷好象馬。自壯及今。凡馬之經其芻牧者。不下千百匹。閒嘗馳騁郊野。廣交少年。以故遠近咸知。今雖年近古稀。而精神勃勃。仍不亞於壯夫。歲已酉。有以牡馬進售者。毛鬣鬚鬣。皮着於骨。家君廉其值。姑置之。未幾。易羸而肥。臨長嘶。宛有餘韻。家君喜不自勝。常乘馳郊野。誇耀羣衆。易歲之夏。馬忽絕食。腹脹如鼓。家君疑其爲中毒也。亟延馬醫診視之。無效。遂斃。於是邀近村健男。從事剖割。冀售其皮肉。時余尙年幼。求學於塘橋小學。午膳適歸。目睹其狀。心甚不安。有剖腹者。探腹出一物。形圓如球。色黝而褐。酷類古式炮彈。塞於肛門之口。蓋卽此馬致死之原也。余見之。亟馳白家君。曰。我馬之死。迨遭奸人暗算。不然。何腹中有混然炮彈耶。家君聞言。矍然曰。有是哉。殆馬寶歟。盍與我一視之。遂向索視。果係馬寶。不覺掀髯笑曰。得此妙物。不負生平畜牧之勞矣。遂命余珍藏之。未幾。風傳漸遠。有某甲者。踵門拜訪。自言爲邑城某藥號司事。受店主之托。願以若干金購此寶。家君曰。余生平別無善事。今此爲儻來物。將留以行方便。縱有厚金。不願脫售。於是遠近傳播。踵門求贈者。日漸衆。數月以後。幾無虛日。未及一載。而此可愛之馬寶。已損其四之三。遂稍稍拒絕。凡

非○奇○特○沉○痾○概○行○謝○絕○約○計○治○愈○之○症○以○虛○癆○爲○多○而○以○某○木○號○司○事○某○君○之○子○患○童○癆○爲○尤○著○其○他○嘔○血○瀉○血○之○疾○亦○經○治○愈○數○人○而○家○慈○之○心○疾○亦○賴○以○得○愈○雜○疾○則○更○不○可○枚○舉○誠○珍○品○也○今○其○物○行○將○告○罄○特○誌○其○崖○略○如○此○

▲李俠仙

(程半帆)

俠○仙○李○姓○吾○鄉○之○隱○俠○也○豪○風○俠○氣○時○流○露○於○眉○宇○間○遇○不○平○事○未○有○不○赦○者○惟○裝○束○奇○異○頗○不○可○測○有○時○老○叟○有○時○跛○足○有○時○少○年○有○時○少○女○他○人○驟○視○之○祇○知○其○爲○老○叟○跛○者○少○年○少○女○而○不○識○爲○英○氣○勃○勃○之○李○俠○仙○也○幼○時○曾○習○袖○箭○百○步○射○人○不○虛○發○一○日○閒○行○郊○外○遙○見○劇○盜○二○人○方○逼○一○少○女○少○女○堅○不○允○勢○處○萬○窘○俠○仙○大○怒○目○眦○盡○裂○大○呼○曰○青○青○者○天○朗○朗○者○日○豈○容○汝○輩○作○此○不○法○事○耶○曷○速○釋○此○女○不○則○當○取○爾○鼠○輩○命○也○語○次○探○手○入○衣○袖○始○知○忘○攜○袖○箭○而○注○視○二○盜○則○俱○怒○目○相○向○勢○甚○獍○惡○乃○急○俯○拾○小○石○以○投○之○盜○面○部○受○創○遂○棄○女○而○遁○俠○仙○不○追○亦○不○與○女○通○一○詞○祇○云○以○後○慎○之○毋○再○獨○行○揚○長○而○去○蓋○恐○涉○男○女○授○受○之○嫌○也○其○後○俠○仙○娶○室○洞○房○之○夜○新○夫○婦○相○見○各○皆○愕○然○蓋○新○人○卽○俠○仙○於○郊○外○所○救○之○女○郎○也○

▲王個士

(富華)

王儁士通州人。少林子弟也。以劍術名於時。性溫厚。與人無所忤。人或忤之者。則付諸一笑。未嘗與人齟齬也。鄰有孫姓者。家甚貧。早寡。無子。祇一女。略具姿色。荆釵布裙。風采煥然。一小家碧玉也。里中無賴多垂涎之。一夕。月暗。星疏。萬籟皆寂。忽有無賴數人。皆披髮及頸。擦拳攘臂。共擄女去。婦痛哭。計無所出。自付以卵抗石勢。終不敵。遂仰藥自盡。聞者皆痛惜。然莫敢誰何。儁士聞之。義憤填膺。思有以處之。緣有程某者。素無賴。儁士造其居而詰焉。且曰。汝之無賴。遐邇共聞。孫姓女被劫。事汝亦偕往乎。速實語我。否則不爾貸。一時聲色俱厲。程懼。瑟縮而言曰。事雖余爲。然計非余出也。出斯計者。爲王某。住郊外某寺。言已跪而乞命。儁士不之顧。逕往某寺。甫入門。見殿中陳方桌一。旁立數十人。皆手利器。有一頤而肥者。踞其中。一女子跪桌前。一若審判。然儁士識女子。卽孫氏女。乃掇小石向踞中者擲之。中其頤。血流滿面。儁士奮其利器。殺旁立者數人。餘則縛之。送官一訊。而伏。遂各科以相當之罪。

▲酒狂遇崇

(我美)

慈谿有某甲者。佚其姓氏。嗜酒而狂。遇人必狎侮之。清明日。與友乘醉而返。道經叢莽間。荒塚疊疊。突見某塚上。露紅裙一襲。繡鞋一隻。友戲謂之曰。汝遇人必狎。敢狎此棺中物乎。甲微笑。允之。舉手招之。曰。汝喜杯中物乎。曷

借吾飲如是者。再友服其壯而別。甲亦浩然歸。時有黑影尾其後。聲啾啾然。曰：儂固飲酒者。汝何食言而不我共。耶。甲知爲鬼。欲思奔避。則氣已餒。因沮然曰：汝喜飲乎。請偕往酒樓。若何。置壺一杯。二沽酒。縱飲。輒向黑影酬勸。旁人無所見。疑爲醉而癩。不之理。任其所爲而已。俄傾甲忽謂黑影曰：我去。卽來。汝其盡量飲之。語次。潛出。踉蹌取道。返氣呼呼。如牛喘。痰涎湧逆。翌日竟病。病卽死。

▲李陸交

(李癡漢)

蓉城醫士陸某。居近市。與銀號李翁友善。往來稠密。無間。時夏月酷暑。李邀陸手談。天大雨。溝澮皆盈。陸遂止宿。李室時鋪夥收銀二百。作兩封交李。李置銀牀頭。與陸飲。各寢。一榻。次日雨止。陸歸。李鋪取銀。失去一封。徧覓不得。羣疑陸竊。恐李勿信。乃斬牲盟神。置鼎烹油於堂。將各自白。正紛騰間。陸至。驚問所自。李以告。羣目陸有冷笑。頤指者。陸窺羣意。屬己。知不可辯。笑曰：君等亦知呼冤而惶惶耶。昨收銀時。我與李兄飲不謹。而擲牀頭。我故懷其一。以覘今日之作。鬧啓後日之小心也。李喜夥衆亦改顏。讓曰：公雖一戲。幾使我儕蹈鼎鑊。殃陸笑曰：固恐戲爲禍。故早至耳。李仍治具。歡飲。別去。數日後。始懷銀。至則非原銀。陸曰：偶有急。挪用。今另市者。仍款以去。從此數月。陸絕跡。李意其病。使人探視。陸已售業。遠遷。陸固貧。薄田數畝。茅屋數間而已。李失陸交。心常悒悒。鋪夥笑曰：

陸某羞前事。避去。不然。戲取何得。擅用斯時。不置鼎鑊。壁豈復爲趙有。李初疑久。亦是其說矣。越五年。夏雨滂沱。十日不止。江泛入市。釜有遊魚。及水涸。牆壁多塌。李舖營室。忽於牆下。拾銀一百紙。封糜爛數符。囊失蓋。李榻抵牆。地板日久脫縫。攔時已墜。牆下者。由是羣皆驚異。李浩歎曰。誤矣。陸君嚮產蓋全交耳。彼如此。我何顏相對。乃密探其居。遠在百里。貧無立錐。爲人守塋草屋。數椽。門生荆棘。陸日入山掘藥。市錢以活。一日。妻方出汲。置乳子牛衣中。汲已就乳。忽見白金纍纍。積兒左右。驚喜無措。陸荷鋤歸。婦道其異。陸拾金權量。數浮三百大相詫異。妻曰。陋室無人。銀非天賜。而何。陸喜偕妻叩天。移家近市。設藥室。營運醫名。亦譟歷數載。置田一頃。一日。李翁偕子拜其門。陸以故交。倒屣相迎。情好如舊。翁折柬於案。曰。後月日。陸某賤辰。君我故人。敢邀移玉。以慰鄙懷。陸唯唯。款留終日。及期。陸往祝劇筵。大開賓客。如雲。皆相顧不識。翁意陸亦回憶。是日。非翁壽辰。而翁盛服出揖。陸首座。再拜。宣言曩事。且曰。君貨產全交。負不潔名。窮遁乏食。苟非天啓其衷。而五年水露。則李某百年何顏對君於地下。君妻出。汲子臥牛衣。人之不恤。常情也。李某豈可矐目而喪心哉。牛衣中區區之贈聊以報隱德耳。聲淚俱下。陸亦感泣。賓客交相贊美。後兩翁皆壽。近期。頤子孫亦顯達。人謂分金管鮑。似有遜李陸之交矣。

▲貓妖

(哈生)

狐鬼爲祟。列見於稗官小說。其言不無可信。然不謂藁鬻狸奴。日玩弄於掌股間者。亦能祟人也。子家居無事。嘗與太夫人談狐鬼以消遣。太夫人謂幼時舍於某酒肆之旁。肆中蓄雄貓。歷年既久。貓身甚偉。盛夏之時。更鼓初動。溽暑漸退。時捲簾迎風。推窗納月。於皎光如水中。見雄貓危坐屋尖前。足作拱手勢。向月膜拜。吻時擺動。如嚼物。每夜不息。乃知此貓竟能弄月。丁卯偶至甬城。逆旅主人爲予言。其家有貓妖。尙不能化人。恆於夜分逾窗入。壓人頭腦及胸部。重量勝常。貓萬倍。初祟其婦。特請天師符懸室中。復供鍾馗像。是夜貓復至。見符像亦不懼。擾如常。婦覺而啼。婢媼聞聲至。時方六月。窗戶洞闢。貓竟不越窗。逃環走室中。男子持兵入。貓匿壁縫中。縫極狹。以長戈自上戳之。洞腹遂斃。尸長二尺餘。又有一頭時祟其子婦。及傭婦。主人述子婦言。一夕獨臥。見花斑巨貓。自窗入。竟登榻眠於頸側。面部如被泰山之重。覺雙頰爲扁。驚極欲呼。苦不得語。良久始出聲。婢媼競入。貓急入牀下。燭之果在。覓械將撻之。遂奪窗去。往後此貓猶時一見之。往來屋脊對之。猶心悸云。

▲俠女

(夢魁)

清咸豐時。武進王紀棠。方伯自蘇州任所。挈眷返里。賃舟以數十計。齋重之盛。哄傳一時。次日薄暮。舟泊某村。炊烟四起。晚鳥投林。公方偕某姬散步。艙外閒眺。野村風景。忽見一少女。孑孑而來。簪首裸足。衣衫藍縷。而瘦骨珊珊。

珊○態○度○殊○娉○婷○不○惡○既○至○要○求○搭○舟○公○憐○而○許○之○視○其○貌○則○娟○娟○此○豸○似○曾○相○識○特○一○時○不○能○記○憶○爲○誰○因○命○姬
呼○女○進○易○以○華○服○飲○以○美○酒○女○大○感○至○於○泣○下○是○夜○三○更○突○有○盜○百○餘○人○持○械○登○舟○肆○行○劫○掠○舟○人○大○驚○計○無○所
出○惟○束○手○待○斃○而○已○正○危○急○間○驀○見○白○光○二○道○自○艙○中○出○而○數○盜○之○頭○落○地○矣○後○至○者○大○恐○紛○紛○作○鳥○獸○散○女○徐
徐○起○曰○何○物○豎○子○敢○施○姦○暴○我○公○驚○也○未○今○已○殲○其○三○喪○魂○落○魄○決○不○復○來○矣○公○初○驚○異○不○知○光○從○何○來○聞○女○言
恍○然○始○悟○感○謝○不○已○因○詢○一○弱○女○子○何○以○擅○此○絕○技○女○笑○曰○略○獻○薄○藝○不○足○報○大○德○於○萬○一○笑○謝○爲○且○公○亦○識○兒
否○兒○武○進○某○拳○師○女○也○吾○父○女○被○人○冤○誣○幾○死○獄○中○非○公○清○廉○安○能○昭○雪○恩○感○二○天○久○欲○圖○報○近○聞○公○攜○重○金○過
返○念○必○有○覬○覦○之○者○因○以○附○從○自○任○今○願○既○償○可○告○別○矣○言○次○一○躍○登○岸○不○知○所○終○公○欲○留○之○已○不○及○次○晨○榜○人
入○告○謂○船○篷○上○有○小○旗○一○方○上○書○某○拳○師○三○字○不○知○何○來○公○心○知○女○所○爲○遂○命○插○之○船○首○自○是○一○帆○風○順○數○日○抵
家○卒○無○敢○犯○者○

▲ 俠丐

(譙國子)

丐○者○許○某○魯○產○也○性○戇○直○生○有○膂○力○食○量○絕○大○能○盡○斗○粟○本○爲○傭○工○主○人○每○患○其○貪○饕○輒○遣○之○去○久○則○一○鄉○皆○知
無○傭○之○者○遂○流○爲○丐○轉○輾○乞○食○至○浙○之○富○陽○鄰○邑○餘○杭○有○王○大○年○者○土○豪○也○結○納○官○吏○魚○肉○鄉○民○靡○所○不○至○其○同

邑人周伯言。文思萬斛。倚馬千言。一鄉有才人之目。惟秉性疏狂。輒喜效灌夫之罵座。會春祈於城隍廟。王周均在座。周微醉。後故態頓作。將王之隱惡肆意譏評。王大怒。托故先歸。周歸已夜半。被殺於途。衆心雖疑王。而事無佐證。報官緝兇而已。周子年十八。諗父之仇。千方刺探。稍得其頭緒。欲控王於官。恐勢不敵。欲肆王於市。曹則力不敵。躊躇隱忍者已三年矣。一日遊於富陽。遇丐於途。奇其貌。與之談。爽直動人。邀與俱歸。爲供酒食。數月未嘗稍衰。丐詢之曰。丐者廁身卑賤。自分旦晚必填溝壑。乃蒙優待。若此。不知君意云何。脫有用丐處。雖湯火不辭。周子始告以殺父之仇。丐躍然而起曰。食人祿。忠人事理之常也。旣食君祿。矣有不爲君効死者。有如日請從此辭。君其靜聽好音可也。乃仍衣丐服而出。自是絕不登周門。越數日。王獨行市中。與丐相值。丐奮力撲之。脇骨折者凡三。立斃。丐自投於官。訊之。惟承與王有宿怨。無一語及周子。初丐自富至餘杭。日處周子家。固無人或識。至是。未有疑及周子者。縣令因其自投。未減免死。流三千里。得歸故省。周子潛亦舉家從之。後丐遇赦。遂迎養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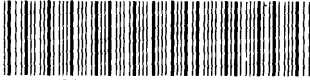
海上漱石生著

中國偵探小說

一粒珠

現已出版全書一冊定價大洋五角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3 7949B

467